原富

原富部甲下

英倫斯密亞丹原本

侯官嚴復幾道翻譯

篇十

論業異而庸贏不同之故

夫苟聽民之自已而不加擁塞驅禁於其間則一國之中民生諸業凡所以致其力而役其財者將苦樂利不利相若都邑鄙處風氣棣通使一業之獨腴則民將自趨使一業之獨瘠則民將自抑趨之者多則轉而不腴矣抑之者衆則俄而不瘠矣民將各審其內外之分而自爲其最宜以與其所居之群相得不必爲其上者爲之焦勤也惟爲其上者爲之焦勤而後民失其自由而業之不齊以著故曰民如水自趨平文曰國助不如民自助

夫歐羅巴者天下之業場也或役財焉或勞力焉孜孜撅撅其贏與庸莫有同者此

其異爲由起乎本業殊致嗜不倫或利微而所甘或利優而所苦起於其業而異者一也國異政鄉殊俗附離約束不平以生起於政令規約而異者二也是故吾論庸瘉之異也亦可別而二之焉一曰業品之殊次曰政約之異

以下論業品之殊

業之優絀不同其所抑揚損益使之平均者一者五一曰本業之可欣可厭汙潔休劇榮辱二曰學操之甘苦廉費三曰售業之恆不恆四曰執業者責任之重輕五曰所業期成之可恃不可恃

所謂異生於本業之可欣可厭汙潔休劇榮辱者如當都會之地凡縫紝之工通一年之所得劣於織紡之工縫紝休而織紡劇也織紡之工劣於冶鑄之工織紡休而潔冶鑄劇而垢也冶鑄之工六時之所得不及采煤者之四時冶鑄者之於采煤事潔而不殆也夫榮辱之分生於人意而其業之酬乃以大異榮業所得大抵常微鼓刀而屠海處也而其業之取庸以厚刑人之隸通國之所憎使非厚庸則莫有爲之

者矣。

故漁之事居狉榛之世則生事所必資進而文明則爲好樂游戲之娛而倚此爲業者皆窮窘矣漁之業微自希臘上古而已然而英國今日之獵戶例苦于以其事之根性而易操是故爲之者衆數獲入市所得者常不足以贍其勤而其業遂至絀矣此不僅使庸之數與事贏率不均有由此者市酤酒肆之主人與傭保雜作往往爲醉人所揮霍業之煩溽者也然而斥母少而贏得多者一區之市酒壚往往稱最濫所謂與生於學操之甘苦廢費者其事得以機器明之製造之廠設一機器爲費若干故其贖償於此機也及其未毀最此機之所出必與機價相敵而尚有贏焉夫而後其機用也人之學爲一業也其技巧習絵必勞力需時而後能故責償於其業也納製造者之於機課其所獲必常庸而外更有以酬前者之勞費計母爲子尙有餘焉夫而後其業可學也且以人比機則機之長短可豫知而人之壽夭至難測人生一世之中能治生者率三十餘年止耳故其取償又以重也是故業有專常之別專

業受庸與常工異者致由此耳歐洲常法以梓匠金玉諸作與凡製造之家為巧工為專業而田野山澤之事則為常傭故各國律令操前業者必自從師為學徒始徒有徒限寬苛之制隨業不同徒限之中徒之力役皆其主若師之所奪有徒之衣食取其於所親或如學子然行束脩而後授業也設其家貧不辦此則書券展徒限為之傭以贊之其所為於徒則多損而於其師亦未必利也蓋展限之中多傭徒至於農卝山林之事則人以為不學可能乃無為徒從師之事今如田傭當其受雇之時即其學操之日計力受庸稍足自養以是不同故歐洲專業之工餘廩皆較常傭為厚而在編民之伍流品亦緣是而稍高以日庸而計之如麻枲如木棉所受者以比常傭為優蓋微而通一年為計則以受雇之較恆其積則比常傭多也第其所多每不敵其學為是業之所前費者至於精詣之業事資學問尤遲久而難成則得技之糈彌厚不倫焉此如繪塑之工如律師如醫士是已

案農卝之業不需為徒從師特當斯密時如此今大異矣

至於斥毋立業。其贏得之上下。則未嘗以學成之難易淺實論也。若專以殺財治生之事而言。則諸業之難易相若。或士著之貿易。抑四國之通商。任舉一塗。皆不能此繁而彼簡。其為業既相似。其贏得宜略同也。故課毋責贏。而優絀不由斯而起。

所謂異生於售業之恆不恆者。如製造廠局之工。都會貨工之傭。當一身無疾病。皆得勞其力以受食。獨至築垣疊石之工。嚴霜淫雨。皆可輟業。又必俟雇者之呼於其門。而後能奏其勩也。是故一年之內。坐以待雇者半之。則其受庸也。不僅資當日之養。必有以均其作輟。且務償其望工之苦。與其不或必得之虞。此所以常備之日廩。石工圬者常加半。抑倍之矣。使其地常備七日之廩為四五。先令則斯二工必七或八。前者六七。則後者九十。前者九十。則後者十五或十八焉。此皆驗之於吾英倫敦與各部之庸率者也。且此庸獨大。非以他故而然也。天下易能之事。莫築垣疊石若。倫敦猊几之匠。夏則為石工圬者以取優。冬則執倚凳之業以補闕。知其事夫人能為也。此以知其庸之獨異。起於售業之無恆。而非由他故也。

且徒以技巧而言則梓人之業固比之石工圬者勝矣然而都市之中梓人之受庸往往比石工圬者為過蓋其業不以寒燠雨暘為殊其有待於雇者之招邀亦不若石工圬者之已甚此其庸所以反過也歟

又如有操業者在他所則常得僦而獨於一所不然則其庸亦比例而大今如倫敦之俗凡手藝之工主家雇之隨時可令之去與他所之短工同是以在倫其庸獨大常傭日十八便士者彼則三十之如倫敦綫紙之工休業者常以旬計夏日尤甚故其事如此此在他所往往所得以比常庸尚微劣也

假其售業無恆與其業之煩溽勞苦合則可使極拙之工售庸過於精業也蘇格蘭之紐喀所及他諸部其中煤工業短雇者所稟常倍或三於常傭之率此起於煩溽勞苦者為多而由於無恆者少蓋彼自苦之而不顧長勤也獨至達眉河游卸煤之傭其煩溽勞苦誠無以異於入山采煤者然以煤船到步之不常是以其業多作輟而取庸獨優常倍或三於常傭之率平情論之雖至四五不為奢也數歲之前吾嘗

親考其事知此種傭民其所受者常日六先令至十先令不等但以六先令言則於常庸已四倍矣常庸日十八便士者也此其庸雖驟視爲甚優究則傭市供求相劑之自爲而非人之所能設也使此率爲優不止償其煩苦與無恆將來者日多其庸自然減矣烏得以爲厚利耶

至於母財贏率之進退未嘗以售業之恆否爲差蓋母財之行滯在人而於業固無與也

所謂異生於執業者責任之重輕者如治鑄黃金之匠琢磨玉石之工雖精巧不必過他工且有時而遜之顧其計日受庸常比他巧匠過者無他爲付託之重而已故醫療之工病者性命精力之所託也律例之師訟者身名財產之所託也其所託之重如此此不可以付諸卑賤人甚明故其得稍貴酬之厚必使若人有以自尊其流品流品尊而後廉節重節廉重而後有以受重託而不觳必然之理也況之二者爲業事資學問學操業難二因既合而醫士律師之庸有非常工所敢望者矣

至於贏利之不同。又未嘗有待於此矣。人役己財以治生。則無所謂付託者。而其人爲市廛所信否。又不在業也。視其人之財產聲譽才具於時人意中爲何如。是故業異而贏率不同。勢不能起於付託之重輕也。

所謂異生於所業期成之可恃不可恃者。一羣之中。民各有業。皆童而習之。然而成否之數。業之爲異至多。大抵勞力粗下之業。幾夫人可成。而勞心名貴之業。則成否至無定也。生子而使之業爲履。其長而食於是業也。若操券焉。生子而使之業爲律師。則其長而食於是業也。二十得一而已。故其事如占鬮焉。二十人共爲鬮。十九失而一得。則此一得者。收十九之所失者而獨享之。至公之道也。夫人業爲律。稽古而諷今。年幾四十矣。而後收其報。世但知其稍厚也。而不知勤一世而不得稍者。外有十九人焉。且合而計之。彼一人之所收。終不敵此十九人之所費。今使取一邑勞力之業。如爲履者織屨者。總其同業之所費。與其同業之所收。則所收之財。常逾其所費者。至於業律之家。則最顯著諸公之所得。常不敵其同業所歲耗者。斷可識矣。故

其事不能如占圖之公得與失常相敵也律之爲業固然矣而他勞心之業仿此食於其群雖若甚優而其實則得不償失也

其業之得不償勞如此然而一國之秀民猶爭趨而勸爲之者有二故焉天下惟名可以勝利業精則名自貴舉爲名高一也人之自詭常過其實微倖情勝以爲必成二也

夫與衆共循一塗不企其中平而不能而我乃能爲其至者此所謂豪傑願異者矣故業爲勞心名貴之業者其所收不僅在厚利也其半亦爲名高而名之上下亦與其能之上下相副名即爲其所取償者矣此在醫業已然律業或過至於學爲文詞名理格致之學者幾於皆名而無所利矣

度越曹偶魁倫冠能人情之所歆羨者也獨至用此以弋利干祿則人情或以爲汙惟人情以爲汙故其所得不僅取償其前學之勞費必且有以酬其業處之汙今夫俳優歌舞當不求利皆爲名流及其自售風斯下矣其索賴也常若邱山何則能獨

而處汙故也。不知者疑其流品之下。而索賴之優。不悟其索賴之所以優。乃即在流品之下之故。今使人情忽變。而不以術技自鬻爲汙。則其業之流品升。而業爲其事者將衆。衆斯競。競斯微。其利入不能如是之厚矣。且俳優歌舞者。固有待於天資。然不必如是之罕遇。世固有獨具精能而恥以牟利者。使其業不爲世所鄙夷。則所謂度越曹偶者。固不必如是之寥寥也。

至自詭過實。而每設微幸。尤爲人情之至常。其求事自試。常過於其才之所克屑者。古之知人情者。言之詳且盡矣。獨至幸成諱敗之心。則尙未深發其覆也。世之傾覆顚沛。坐此者至多。蓋常人方血氣之未衰。其計事也。往往於成得之數自與則甚多。於敗亡之數自例則甚少。此其心之用事。觀於圍博（俗呼彩票）保險二事而可知。今夫圍博者。天下姦利之一也。而售此者所在致富。蓋人所爭趨。彼之所收。必大溢於其所與。此其所以利也。使爲公道。而收於與平。其事將廢。故每圍之眞値。十常賦其一二三以至於四者有之。其事之不公不廉如是。然而人方爭購之者。徼倖之心

勝常自詭於可得也執數金之資而覬萬億之獲雖有智者未嘗以爲誕也且也其標愈大其得之數愈微而人愈樂趨之使其標小而得之數多則相顧而不屑甚則以求得之股而多購之不知數學之理購圍彌多其去得彌遠設其盡購則百失無一得者矣其自與於成得者過未嘗考之以數而求其實也若夫人情之詭敗而過則保險者其事與圍博相反其得利亦與之背馳者也保險亦數術之一事今使其業能存而斯民之宅家舟車免夫水火之厄則通所收保險之費不僅有以償禍敗之常率將必有餘饒以爲治其事者之俸養與夫一切之經費夫而後事可久也故使保險者之所收無過乎此數則人之所出與其所保者正相抵而無贏天下至公之業也乃今觀之則業此者雖有微贏未嘗以富即此爲論知其業之不盛而其業之所以不盛以人樂鋌走而預爲善敗之計者希也今者合一國而言之則以屋廬保火險者百不過一二焉至於舟行之險以禍災之可畏保者較多然即至戰爭之頃風颶之時空行不保之舟尚至衆也或謂鉅商之家連檣接艫多者數十百艘勢

已自相爲保。節其保費足救禍災。故其不爲。尙非失計。獨慳少之商。不保者乃爲愚耳。然其所爲。未必生於計數。大抵事不經心。而以天幸爲可常已耳。

案此言自斯密氏時如此耳。至今日則保險之業大旺。而圖博稍稍衰。獨吾中國通商諸步。其民情乃與此合。呂宋闔票售於吾國者最多。較而論之。足以覘民智之高下進退矣。

人之擇術。多在弱冠之年。而輕視險巇。自詭必濟之情。此時爲甚。其擇術多疏而終受其敝者。固其所矣。常人處難之情。常不敵其幸成之意。觀於從軍少年與行海新貫。尤可見也。鋒銳奮發。義不留撓。不屑恆靜寬閑之業。而慕僥來難冀之功名。編伍從軍。英制用召募。不由徵賦。月糧微薄。殆劣常傭。而艱險勞勸。不翅倍之。乃每當戰事新起之秋。兇藻黨趨爭求入伍。雖其人材力了不異人。皆盛氣高步。若時事方殷。封侯食肉。俯拾地芥也者。雖以此橫尸疆埸。不暇計也。至於浮海之業。以此從軍。固不若是之失多而得少。故少年浮海。多稟其父命以來。至於從軍。未嘗如是。然而少

年人尤樂從軍從陸軍又過於從海軍蓋海之提督其爲俗所歆羨不及陸之將軍海戰而勝其所收之名利亦不若勝於陸者之優隆海之甲必丹雖例得與陸之啖納樂比肩而世俗之情終輕彼而忻此此其事如圖博然大標少則小標多陸軍多大標故所欲甚難得海軍多小標故其願稍易倘若由此而論之彼擇業於斯二者之間當亦知所從事矣雖然浮海之優於從軍亦僅耳海軍之兵其拔舉超擢悉優於城市之備作且畢生所爲皆勤劬危殆之烈課所爲酬莬無所獲不過遂其賈勇喜事之雄心與履險如夷之可樂耳其月所廪給與近地之常備無以遠過舟所出入地多故不如地著之備勢常以地爲隔而輸有重輕大抵常以泉船最多之步之庸率爲之倫致常備月之所獲皆於[illegible]搭而英之水手比之於蘇之水手多者不外月三四先令止耳平時倫敦商船水手月二十一先令至二十七先令不等而常庸之率乃四十至四十五先令其不同而劣如此雖水手月廪之外尚有膳食然所廪者不足以敵其差即或過之猶無益耳舟中之餘賜固不能與妻孥共享之也

故危殆艱險者，非豪壯少年之所懼，往往緣其如是，著功好名之子，轉勸爲之。是故貧甿之慈子也，遣兒學書，計避海藏之學館，恐其濡染歆羨而樂遠遊也。夫血氣方剛之人，樂蹈危機如此，故海船雖有風波之險，不足以優水手之庸也。擇事而欲庸優，必辛苦而其事煩溽，不利養生，或損神而常致疾，而後如此。此既已前論之矣。

案不懼艱險而樂從軍走海上者，歐洲之民大抵如此，而圖敦日耳曼之種尤然。此其風氣與中國所甚異而絕不同者也。歐羅巴能雄視五洲以此，支那常恐爲其所逖齕而終不足自存者，其端亦在此。觀於斯密之論，斥爲鹵莽之愚，可以知其根於性習者至深，而非由樂道而誇大之者矣。嗚呼，用詩書禮樂之教，奬柔良謹畏之民，期於長治久安也，而末流之弊，乃幾不能自存，此豈立治擾民者之所前知者耶。

至於贏率，亦以所業成濟之難易爲差。內賈收利，可必之數過於外商，且同外商也，利之必收與否，又以地而異。北美之商業，貴事課贏，比其南島雅墨嘉之經營爲穩

固矣。是故贏得之厚薄。與其業之危否。若正比例。事愈無定。則偶贏之為數愈多。第通而計之。則得也常不如其失。此且作夕僨倒荒商業之所以滋也。貪得情熾。詐敗牟成。而計失之數不精。凡人俱恐翹。驚之者多。故其利遂減。偷漏征稅。關出闌入遊闌者。姦利而至難恃者也。使天幸可常。則朝莽可以致巨富。然而仆者何多也。無他得失之數既不相彌。通而𣪚之。反比他業之常贏為絀。雖間有厚利。其業終不足以久長矣。

業品萬殊。庸之參差者五。而所以致贏率之異。僅有二焉。曰本業之可厭可欣。曰期成之有難有易。然自其前而論。則其例之行甚狹。贏以之異者少。贏之從同者多。自其後而言。則暫得雖饒。通而課之。其得終不償失也。是故合五事而觀之。一鄉一國之中。雖勞力役財。業之分殊至眾。究之庸之為異。或懸贏之為異。不相遠也。以理擬之如此。以事核之亦然。掃除之隸。所廩至微。醫士律師。常收厚糈。才地既懸。則其庸不可同日而語矣。至商賈之將居殖貨。贏得之率。賈論皆同。則有時兩家贏利。有若

相懸實則吾人觀物不審往往混庸嬴而一之非真嬴也

市之賣藥者其嬴得之不倫殆爲市廛之口實雖然此嬴也其實庸也其別驗製合之務精邃於常工者不待論即其責任之重去爲醫者特一間耳貧者之疾無論重輕所求診者不離藥肆富人微恙亦於是乎咨之以前者之第二第四例言之彼之取庸固宜甚厚而厚庸之所由取因以名藥爲最便也故其藥當市所售上者歲不逾三四十鎊之値使其利不相十或以一而嬴五則其庸無所出而莫有爲之者矣故曰賣藥之奇嬴合庸而後大也

又有時生業甚微嬴得至厚析以爲論其事同茲今如海陬小集之中有取生事之所當需雜儲爲肆此所謂坐列稗販者也稗販之嬴十當五六其斥母不逾數十金而鄰賈動斥萬金之貲以治生逐利者至多値百嬴十止耳此其故又可得而言也其所持之物大較皆居民所必需又以市場之褊小勢不足容絕大之母財此雖稗販然既已爲之則不容他騖故其業必有以贍其生又其能必與其業相副具母矣

必通翰札，解會計，能別數十百物之貴賤良窳，與其地產之所從來，而後有以入廉而出多，而獲倍稱之息。此其能事賢，則與大賈相若，所不同者，直擁貲少耳。若此人之庸錢，雖歲數十鎊，不為多也。今於其贏得之中，取此數十鎊以為庸，則其所謂贏者，去常率固不遠矣。故此與前事，其為異者皆庸，至於言贏，固不能大異於常率也。斥母財以求贏利，則鄽商之贏率劣，而稗販之贏率優，而二者之優劣，在都會其差少，在鄉鄙其差多，其大較也。假如前喻，使其人之具母可至於萬鎊之多，則執業者之庸，如勺水之入大川，不可見矣。此時稗販之所贏，其率將與鄽賈相若。此其貨所以在鄉鄙則貴，在都邑則賤也。雖然，稗販之雜貨物，可以賤至於酒肉麥穀，則往往不能。蓋物不出於其地，務遠以致之，而本值以貴。致雜貨物，都會於鄉鄙之為遠均也。而牛羊米麥，則都會距其所出之地，遠於鄉鄙，遠則轉輸之費以增。雜貨物之所以賤，以都會具母之既多。酒肉麥穀之所以不能，以都付轉輸之較遠。具母多則庸小而價廉，轉輸遠則本增而價貴，二者相消長，而都會鄉鄙之價乃相若矣。皆見一

國之中牛羊五穀之價隨地而殊獨至雞麴脧膳則邑野相同者其諸二者相消長之故歟

案鐵軌未興則如此至道里縮鐵軌繁則邑野之物價日趨於平也且以城市鋪場之恆百貨叢集之便故繼今以往都會物價稍稍廉於鄉鄙者有之邑居之中四通輻湊之衢僦肆之租什佰往日坐列者以逐利爲競之殷往往一屋之肆不能全而有之皆坐鐵路既興物價流通趨平其母甚大贏率甚微故耳此西國今市之情形也

無論大賈零售其贏率皆在鄉鄙爲優而在都會爲劣然而營業之始微而終鉅者乃必在都會之中鄉鄙固無有也蓋市場隘小則雖有鉅母無所用之故其業之增高繼長難以少本而求奇羨母贏相課其率固優顧率優矣而總其所獲之數則未嘗大也如是則歲進之利微獨至都會則不然贏率平平而覔廣輻湊故其業日以發舒歲所有贏輒將爲母銷場日闢母本漸恢故贏率雖微而最其所贏什百賤者

以是之故雖僅數歲之間由稗販零售而至鉅商賈駔可也凡此皆業於鄉鄙者所不能也又有異者懋遷致富有二途焉一曰經業一曰屯偫經業者計母爲嬴不修持久忍欲纖嗇勤苦逐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漸以致富者也屯偫者牟籠百貨屯廥待時買賤賣貴以規大利頓而致富者也故屯偫殖財者逐時而遷不規規於專業今玆積穀明年置釀爲錫爲莎或爲茶荈時用知物與俗上下利進則先人而爭利退亦先人而罷故其嬴利折錢與營經業者無所比例其趨利也若鷙鳥猛獸之發或一發而致富不貲或增擊不中而顚沛窮通者亦多有之顧此非處四通穀擊之區固不可耳蓋必市場浩廣消息靈通而後可逞其術也

此篇前言五事雖爲民生諸業庸嬴二者所以不齊之由實則所以登寡益多稱不足損有餘使天下無甚苦甚甘之業者也然必一國之中政令平均并兼無有擇術遷地悉聽民之自由而後其例之行可以見也設有其壅閼鞭敺而不令萬物之自已則其效或不然且政寬而民自由矣又必有三形焉而後其例之行乃益信外是

則其效又或不盡然何謂三形一曰其業已舊甘苦利害爲國人所周知二曰際其平時而不在變動非常之境三曰以爲專業待之資生而非旁及兼營之事一所以知五例之行必其業已舊而爲人所周知者新創之業甘苦利害旣爲時俗所不諳委人持兩端憚於趨業於是倡其業者必設厚庸重稍以來之此所以新業之庸常較舊業之庸爲厚必歷時甚久而後其庸可漸減以與他業爲平此不必民智日開之國而後有之玩好飾觀之事朝忻夕替變滅無常不成爲舊而已化如綺羅之片段器用之型模各國如此獨至質樸之物生事之所必資常歷數百千年而無變是故操後業者其庸常平逐前事者其庸時起耶以吾英爲論蒲明罕一部之製造前事之比也舍非勒一部之煤鐵後業之倫也蒲之庸優而舍之庸平職是故耳至於贏率之事大抵新創之製造新設之步頭新法之樹畜其事理皆與屯儎規利者齊觀倡首之家常自詭以無窮之美利然事濟而如願相償者有之不濟而敗衄困窮者常數倍也其盈虛損益與斥母而守常業者無比例之可言即濟矣其始

之得利至僅及其歷久之餘人知其事者衆則競者日與其贏利終與他業等矣二所以知五例之行必際平時而不在變動非常之境者各業力作之市時旺時衰則旺過平衰則不及平自然之勢也今如田作當夏耘秋穫之時求常過供而庸隨之長戰事方殷之日水手由商船而籍海軍者率常四五萬於是求亦過供而水手之月得二十餘先令者至此皆月二三鎊矣此見於業旺而所得過平者也至於業衰如製造疲歇之日其中力作工匠畢於徙業常減庸而爲之此見於業衰而所得不及平者也若夫贏率則自與其貨價相乘除價騰則其率過平價跌則其率不及平亦常道也顧騰跌之事貨有不同或在此易見而相去度多或在彼難爲而相差度少大抵人爲熟貨視求爲供計一市一歲之所銷售而爲之辦致雖不讖合亦稍相敷是以無騰跌甚過之事此如英之麻枲氈罽諸業各廠之所指不殊諸市之匹段相若烏從過乎而於非常之市則亦有之如國有大喪元緇頓貴而平時常物則無是也然天生之生貨與視生貨而成物者則大異此每歲之力作同而以天時不

齊。致產大異。如粟如酒漿如錫如菸葉。皆此類也。故其價不僅在供求相劑之間。而常在豐歉不齊之際。此其騰跌所以易見而爲度多也。其騰跌之差既如此。則其贏率之優絀亦從之矣。是故貴賤穀物之事。常在天生生貨之中。知其將歉則急收。察其將羸則亟發。操舍得則大利存焉。

三。所以知五例之行。必其專業而非所兼及。兼營者。其人治一業以資生。而不必竭年之力以爲之。使當業隙而售其餘力。則其責庸也。常比以爲專業者廉。古蘇格蘭之民。有所謂噶特爾斯者。（譯言廎丁）至今尚間有之。其傭於田主也。介乎長年短雇者之間。例受宅一廛。圃一區。可種菜。芻幾束。足飼一牸牛。外是或下瘠田十餘畝。可以耕。農事殷。田主每七日更給傭雀麥二乘。値十六便士者。然而常暇日。自治分地。之外猶有餘。則相率爲人雜傭。冀得事耳。不甚計庸率高下也。故其責庸常比他庸爲廉。此在古日尤衆。今者國財進。生事周。所謂噶特爾斯者。稍稍。蕤矣。蓋戶口不蕃。田疇未闢。田主農頭。蓄長傭則甚費。不蓄則無以趨時。此法最便。故噶特爾斯

所廉不可以全庸論田牧居居當其庸大半矣而世之論食貨者不察常取此以謂古今庸率迥殊之證可謂失其實矣工廉則貨賤故如是之備其成貨索價之微非他工所能及蘇之織機常比機織者尤廉大率此曹之所產也許德蘭出機歲千雙雙五便士者七便士無逾者其地庸率率日十便士又常紡麻每七日勤者得二十便士而止使非旁及兼營而以此爲專業雖欲爲此賤勞不能也

案聞印度民常織樹皮爲料布樹名優底布名公尼然優底公尼價相若則亦旁及之業也

夫治一業矣而備有餘力主有餘財資以旁及兼營者業之不廣斯可見矣故此皆貧國邊鄙之事富國通都無之雖然設有他故時亦有之都邑屋租貴者莫倫敦若而使僅僦一二分房家具供張辦者其廉又莫若倫敦法之巴黎蘇之額丁白拉皆不及其相反如此蓋分之所以廉即在全租甚貴之故租之貴都會皆然地價百倍於鄉一也工貴二也材木磚石皆遠致三也而倫敦之俗宅之僦者上天下地必全

而僦之例不可以析與巴黎二都之俗異故業賈者宅既全租矣則以其下爲肆以最上層爲家中間一二者則設供張家具以待寓者若逆旅然彼之治生視其業矣而析宅得租則其所兼及者也故其勢可以廉此與前之喻特爾斯事異理同者也

案今時倫敦無此俗又都會租貴自緣供少求多而以得貴租故雖有三者爲梗而人猶爲之斯密氏言此爲租貴之由則犯名學倒果爲因之例學者不可不察

以下論政約之異

案此半篇所指之公政私約所以叢過利權使之不平不通者今大抵皆廢不獨辜榷專利舍一二業如醫如律外皆所不行即所謂業聯徒限擇業移工諸事今亦聽民自由無爲沮梗者此可以見英國政令之日以寬大與其國富之所由來後之計政者其亦知所從事矣夫

合後三者之因緣而外則勞力役財者所得之不同不出於前五事此雖民氣至伸擇術自養一任自由不能免矣然其不同生於本事是故雖名爲異實則所以爲平

獨至歐洲國與政，業殊約，擁塞壅激，不能因任民情物理之自然，於是庸贏之畸重畸輕，弗然而起，以比前言五事所圖尤鉅者也。

其政令約束所為擁塞壅激者，大抵不出於三。一曰限其人數使之少，二曰增其人數使之多，三曰禁其徙業使之不得自然通流。民失其情，物失其理，自此始矣。蓋一群生業，譬如水焉，水之所以終於至平者，以任其就下之性，而莫為之壅激也。生業之利害所以定於和均者，以縱物之自趨而莫為之擁塞也。乃今於歐之政約不然。

一所謂限其人數使之少者，蓋恐任其自至，則勞力役財以操其業者將多，競者眾而利薄也。故城市之業，首為眾聯焉，合同業之家，以持獨享之權利，次為之徒限焉。使欲操其業者，非始於為徒不可。劑為約章，以定其一時所得納之人數，與夫學為是業之幾何年，背之者皆有罰。此無他，不使競於其業者之多，為之供常劣求，用壟斷其厚利而已矣。限徒之數，徑而為是者也；定徒之年，使學者費重，來者不多，紆而為是者也。其所以圍人數於至少，一也。

英國薛非勒之劊工一時不得納二徒那爾福泊那威支二部之織工亦一時不得過二徒犯者月罰鍰五鎊充官國中若新舉地之帽匠人傳一徒多者月罰鍰五鎊充官半與告發者凡此皆業聯之所自爲而又請官立禁者外是則倫敦之絲業聯者僅一年亦立約禁其工不得一時納二徒後由議院專令廢也

歐洲有聯之業其徒限皆七年所由來久今之學校稱優尼維實地者本工聯之號考拉體諾本義如此古攻金之工織袋之匠皆有優尼維實地故見於治城邑典志中是知以此名專屬文業國學者爲後起之事則令人入國學執業歷年經有司考閱學業中程者予學憑稱藝師（其品第視中國舉人）藝師之名亦古工聯所用也凡業皆有藝師不僅文學蓋師者有弟子之通稱常人就傅七年則可售業受徒稱師此在百工然故在文學名貴之業亦然古之業凡須學而能者皆如是無清濁貴賤之別其有清濁貴賤之別而獨文學醫律之倫得稱藝師博士者（博士西名達格特爾其品第視中國貢士凡醫例稱達格特爾律家格致家亦用此號）非古

義矣。

額理查白五年著學徒令凡國中民業諸技藝名術取先就傅七年而後任售之不如是者禁勿令售由是工聯私章前行於一鄉一邑者著於國令矣其立法期通國共守之然不行於邊鄙蓋邊鄙戶口稀一民之身取具數業必使皆經爲徒則其勢不能必業有專工則市場狹所庸不足以自養故其令不期自廢也

令既不便則民巧舞以與法相遁彼以謂釋令之文乃指當時國中所已有業業起令後者所不及也於是抵牾遷反有絕可笑者如四輪車令前無有而輪人則舊業也前令行則輿人不得爲輪而輪人可以爲車輪不由輪人爲犯令而車不由輿人則無罰其窒礙不通如此製造之業降而日滋孟哲沙之布業薪明罕武累罕布敦之機器操其業者皆免於七年之徒限皆以不及令之故

案學徒令於若耳治第三之五十四年能

法蘭西各業之徒限部殊而業異如在巴黎則大較限五年於英爲輕顧徒限五年

之外又有火限火限者五年徒限滿矣不得驟稱藝師而自售業必更爲其傳之火伴五年通十年而後得自立也（聞徒限之制前德意志之茂賢克最嚴茂爲歐洲大都會其中操業者自三年至五年爲率徒限畢則火限又五年同業考校行賈諸邦如是而歸官乃給憑爲藝師其拘礙如此）

工賈諸業之規約蘇格蘭最寬殺不煩苛業各有聯聯各爲約雖至精之業徒限不過三年設學者猶苦其滯久得納財自贖令稍短促邑有工聯其應享之利登新進者入貲如約則均沾之其新近業如麻枲織紡及鑄造織機輪簧諸工可不出貲而入聯他如常業之倫皆自用無所拘凡此皆歐洲他所之所無而吾蘇獨有者

案此所謂聯西名歌頗魯勒塞猶中國之云會云行云幫云黨歐俗凡集多人同爲一業一事一學者多相爲聯然與中國所謂會行幫黨有大不同者蓋衆而成聯則必經議院國王所册立有應得之權應收之利應有之責應行之事四者缺一不成爲聯故英律注曰聯有五例一曰惟聯無死權利事責與國永存二曰聯

一成體有功過可論其於律也可爲原告可爲被告三曰聯得以歛費立業其爲議院所準者得抽外捐及强買業顧其事必議院準之而後可外此雖國王所許不得爲也四曰聯有名號鈐印其行事以此爲憑不以頭目長老五曰聯得自定其章程約束以治馭賞罰其群具此五德斯稱爲聯故西國有學聯各國國學皆由此起有教聯教門之事自律自治於國家無與也有鄉聯凡鄉凡邑凡屯凡屬地皆有之相時地之宜而自爲律令與國家大法有異同而其地之土功水利非里巡兵多爲所獨斷者今中國各步租界所謂工局者舉此制也有商聯如印度大東公司及今之滙豐鈔商皆屬此有工聯則如此爲所指是已其事與中土之社會差同而規制之公私基業之堅脆乃大有異故其能事亦以不同此所以不能譯之曰會而强以聯字濟譯事之窮焉

吾前者不云乎百產基於力役故力役者斯人各具之良能而天賦之產業也小民之所得於天所受於父母舍手足之强力便給無他焉設於此而拘囚禁制之使不

得奪其強力便給者。蓋無異奪其天予親遵之產業。逆天殘民。孰逾此乎。侵奪者雖奪其衛說。末由解免者也。且人道之相資。事與使二者之相爲擇而已矣。無取於其三焉。僕於其間也。彼僕於其間者。不特侵事者之自由。使之無以爲事。抑且侵使者之自由。使之不得善其使也。事者之善事與否。利害損益。使者當之。惟其於己也切。故其爲擇也精。而去取也當。今乃謂彼爲不必精不必當。而獨煩爲民上者閔閔然爲之擇而去取之。曰必如是而後精且當也。是侵使者之權而奪事者之利也。是徒糾紛殺亂而作爲無益者也。

夫考工之政。所爲斤斤然於必久之徒限者。蓋固曰必如是而後有良工。而市之器物不盬惡也。顧徒限立而器物之盬惡如故。彼不知器物之盬惡。不由於操技之粗疏。而起於人心之欺僞。欺僞非徒限之久所能祛也。商標官印。加於產物成器之側。使一國之政誠行。而斯二者不可以假託。則絕欺塞僞之爲。如是足矣。持金入市者。固惟斯二者之審。何嘗問工人之學藝曾否七年耶。

抑考工者之爲此將使百工習於勞苦而能爲勤耶則又欲南望北者矣夫小民之所以彌勤惟酬其勞苦者之優且疾足以使之故賃工之傭以枚售者其機必厲而不自知疲至於學徒之功反此彼徒爲勤而不見其利也故勗民之勤莫若使之早食其勤之報久於徒火之限者彼將以其業爲徭爲罰怨咨疾視之不暇尙何能以勞勩爲甘也哉國家嘗收孤兒使習爲業以衣食之出於其師故其爲徒尤久而此曹多惰工可以見矣

今之所謂徒歐洲古無有也今之師若徒相與之事載之國律者可謂詳矣而吾考羅馬律未嘗及之希臘拉體諾二種之文殆無徒字蓋今所謂徒非師弟子之義也祇爲之界說則徒者僮奴爲其主作以若干年爲期期之中徒者不受庸而主者教以其業者也

且人學操一業不必歷甚久而後能也故徒限之設常無謂今夫業之精工至於時表過常工者可謂遠矣然亦不必待其深年月而後能通其秘也蓋成器利用之事

其雖常在創而不在因常在作而不在述方時表之始爲也輪牙笱篩相得之用極之鷃絲秋毫之間此不僅成物之不易也求所以善事之器已大難矣故心力聰明之竭或畢生而後得一當至其物之既成而立之成法矣則明體達用雖中貲之少年旬月之教足以與之至於庸劣蹇淺之功數日授業無不喻者夫固非秘妙難企者矣彼久久之徒限何爲者若謂甘苦疾徐心手相得雖在常技必歷久而後然而不期之妙固不可傳即習而能又不可求於徒限中也爲此有道在習者樂執厥功而用志凝一欲其樂執厥功而用志凝一則莫若早稱事而受庸勤而善則利優惰而苦則利遜夫而後其精奮其巧得而爲習者之門也此豈爲束縛困苦者所得貌襲而取耶雖然彼一業之人所樂爲是約而守若訊盟者亦自有故徒限設去學業者不待久而成無七年不庚之備是主者先失也操業之易如是競爲是業者必多勢且供溢於求業利坐減是徒者亦失也徒者失則操是業者皆失也此其所以不爲而終以徒限爲公利也然而計學之事固必取通國之損益而計之使取通國之

損益而計之則富國之道在費力省而成貨多一業縱損乎固合群之人有待於是業者之益也人之自爲業者一而有待於他成之業者不翅百故使舉國之業而皆去徒限是人勉一損而受百益也所益不亦大耶

是故工聯之設本旨無他所以固其業之物競蓋物競既興市價將跌市價跌則庸與贏自趨薄也歐洲業聯之制始皆城邑之民所自爲無關君上之事獨英倫民設業聯必待上令而後立此非以惠小民禁并衆實亦陰靳其權以之朘利己耳是故凡業欲聯貨賂朝行劄可夕下從此罔利不貸犯科其無所入貲而私自爲者乃號奸聯私會然雖覺察不必廢也但令歲納緡容之稅則其聯自若凡一地之工商業聯皆總而屬諸其地之鄉聯鄉聯尊於諸聯所立之規制約束有考察之權或許或禁鄉聯得主之不必國君也

案凡約聯壟斷之事皆於本業有大利而於通國有大損若總其全效則貨棄於地者亦已多矣且其事必絕外交而後可使其國已弱力不足以禁絕外交而他

人叩關求通與爲互市之事則貨之本可賤者吾既以法使之成貴矣而他人無此則二國之貨同等入市正如官私二鹽並行民間其勢非本國之業擅地無餘不止是故壟斷之業可行於自封之時必不存於互通之事灼灼然也前此歐洲各國幾其然也於是立爲護商法入口者皆重賦稅以困沮之乃此法行而各國皆病洎斯密氏書出英人首弛海禁號曰無遮通商（亦名自由商法）而國中諸享權壟斷之爲不期自廢蕩然維新平均爲競此雖其智有足稱然亦以英貨之通於他國者多故樂用也自此以還民物各任自然地產大出百倍於前國用日侈富矣百姓樂成乃益歎斯密氏所持之論爲至當而不可易云

順鄉聯雖有如是之權力而主其政者則皆業聯中人皆云爲此所以持衆審庸毋使入市之貨過多令供逾求致折閱實則務使入市貨少供不及求以多取贏也一業既聯他業踵起相率尤效乃至無業不聯故居一邑之中人人皆買貴物而屈伸相酬亦家家而賣貴貨彼固謂此爲裒衆湔嗛衡從相等雖有業聯而同邑操業諸

家不因之而有所失也獨至以與郊鄙懋遷則邑中諸業皆有以贍其所以自厚而致富者用此道也

然而邑中衣食之源舍郊鄙無從出也其所與郊鄙爲易有二道焉一曰以都邑之熟貨易郊鄙之生貨如是者益以操業或貨者之庸與其斥母養工者之贏二曰以所致遠方之生貨若熟貨易郊鄙之生貨如是者益以勞力運轉者之庸與其廢居居邑者之贏前之所利在化生而爲熟居肆成事工之利也後之所利在移多而就寡遷地爲良商之利也而二者之利皆兼庸與贏而爲之故都邑有業聯制爲約束其潛挈權以使庸贏兩益而究極言之則皆務以都邑之少力易郊鄙之多力已耳夫如是則工商利優而農民利遜始本平也有業聯而自然之平勢壞一國之所歲出利分於在邑在野之民自爲業聯制斷之則在邑之利優而農人始病矣

案農桑樹畜之事中國謂之本業而斯密氏謂爲野業百工商賈之事中國謂之末業而斯密氏謂爲邑業謂之本末者意有所輕重謂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輕

重也。或謂區二者為本末。乃中土之私論。非天下之公言。故不如用野邑之中理。雖然。農工商賈固皆相養所必資。而於國為並重。然二者之事理實有本末之分。古人之言未嘗誤也。特後人於本末有軒輊之思。必貴本而賤末者。斯失之耳。物有本末而後成體。而於生均不可廢。夫啖蔗者取根。煮筍者擇梢。本固有時而粗。末亦有時而美。安見本之皆貴乎。必本之貴者。不達於理者之言也。故此譯於農工二業。野邑本末雜出並用。取於人意習而易達。不斤斤也。

財者易中。而未嘗為易之終事。是故穀畜資材之生貨。邑之所受於野者。即以邑中所出之熟貨為酬。野邑相受。多寡之數。大較略均。故熟貨之為售重。即生貨之為購輕。此本業之所以傷。而末業之所以利也。

案中國之往外國者。無熟貨。外國之來中國者。悉生貨。故中國之於外國。猶郊野之於都邑。本業之於末業也。斯密氏此書。其所反復於野邑本末之間者。取易其名。固無異直指今日中外通商之利病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亦在善讀者耳。噫。

今夫歐洲之生計。其本利常絀而末利常優者。何必徧覽深觀而後能得乎。都凡爲言己可見矣。無論何國其始以徵本經營而終於富厚者。由於製造商賈者百。由於溉田立種者一而已矣。然則或勞力焉或役財焉。其勞役於末業者獲優償。其勞役於本業者蒙觳報。有斷然者。而力與財之擇優而舍觳者。又自然之勢也。故其趨事也常舍本而之末。附邑而棄野。

都會之民。叢居而州處。故易相合。雖甚微之業皆有聯。即有一二未經約束者。或以其事之邈於專利。不得頌言而爲之。而其間逐利恆態。黨同業。妬異門。受徒常患其多。商情必深緘祕。務使倖逐者希。獨牟厚利。凡此皆不約而同。不期自合。不必立爲條規藏之盟府。夫而後有聯之效也。且操業之家彌少。則其爲合也彌無難。試觀羽毛之業。其中紡織之工千人。而櫛毯者六七家。惟堅持聯約。不納新徒。乃不能盡收其利。且有以把持羽毛全業之利權。而櫛毯之贏之厚。遂由此而逾等。分之爲私。不其見歟。

至於郊野之民。其勢反是。孤懸暌處。難以合從。故農業向不為聯。且無欲聯之意。人業為農。從無徙限。彼固以其事為不學而可能者也。顧自我觀之。天下之業。舍士而外。其有待於智巧閱歷之多。殆莫農若。試觀文物諸國。農學諸書之繁富。則其事之非易了。可以見矣。他業雖極工巧。大抵一卷書。益之圖表。則畢其說。獨至於農。則事資心手之相得。且不可獨於文字求之。故有盡讀農術之書。其智不如一常農者。蓋天時地利人功。在在與之相涉。三者不齊。田法立異。非至精審。無以為之。業工方之。邈然遠矣。

此不獨農頭田主。有督耕指麾之事者為然。即至樹畜常傭。其巧習之能。亦較都邑諸工而過。何則。工之為事大卒。庀器飭材二耳。庀器者察其利鈍。飭材者辨其良楛。彼攻木攻金諸工。材等器同。為變差寡。至於田事。則所用者馬牛之勁物。有柔很馴驁之異性。所加功者草木之植物。有腴瘠強弱之殊資。其間天時水土。俯仰遷移。故其責效施功。非有審別之精。作息之信。必不可也。世但見扶犂之工。服鑪之僕。楔隙

蠢愚而不知彼於田事操舍緩急之間固未嘗一不當也徒取色貌辭氣動容周旋以與市工爲比則固爲木彊而難通而自觀物察變擇地施功言之則田傭固常過也此無他田傭於人間交際事少而心所察度措注者於田事爲繁市工多見紛華而其業則早暮一致所爲用心者簡故也人苟往還邑野而深交於二者之間則彼此之優劣可以立見此所以支那印度亘古重農其流品利獲乃在太半工商之上使吾洲而無業聯禁制之事則田傭今日所處或不至如是之卑卑也

歐洲政俗工賈之業優於田農其所以然之故不僅業聯爲之國家政令亦有毆之使然者今如賦稅關征之政皆主入國畸重出國畸輕此其爲放正與業聯等耳蓋有業聯以爲辜榷則雖貨價騰躍其利非本國之民所能爭入國之貨重征則外貨壅閼不行而土產獨牟厚利又不患爲外人之所奪然二政既用物値大昂其害終有所底被其毒者野業是已夫田農既不能自聯又未嘗禁他賈之爲聯而工賈私家囂然持保護商権利不外流之邪說以熒衆心無有知此實工賈一二流之私利

而斷非通國之公利者而務本地著之民愈益病矣

案自斯密氏此書流布泰西風氣一時爲之幡然英國後此百年其民情與此所云正反工商之家原始要終知護商之法自塞利源得不酬失則主弛關之說弛關者內外平等不於入口諸貨畸有重征也其業聯私約凡所以爲龍斷辜榷者亦稍稍捐除至今而盡獨其中郊鄙農民乃轉創爲田約欲以保持利權重外輕內議起以與其時之計臣政府爲難而計臣政府亦聯通人爲會號反田約黨相持爭論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皮勒當國反田約黨大勝而後無遮通商之黨法始行然而田野壟斷之私至今猶一二存而未盡去故有時而請免麥稅有時而請立牛羊進口限使此說行則何異前之護商者乎利之所在民智雖開如此然合前後而觀之足以覘泰西世運之升降矣

英國農末利懸今差勝古試權野邑之間則耕夫之庸差及製造而營田贏利亦不下城市之工商此十七稘所不能者也間嘗爲考其由蓋由前此邑業過盛之故邑

業盛贏利積而母財日恢本業業均贏率日薄業場有畛而競者無窮必至之數也以其利薄故用母者棄城邑而輸之郊野郊野之中本增事業而求備日多此斯率之所以起也蓋始也立業聯以殷之今也因末窮而反本此其所爲猶始得之郊野者今還之郊野而已歐洲百年以來出野日闢皆緣邑中母財充溢末業故能爾也然鄉邑之業雖有甚優而國謀人事爲之沮格者尙多故其效終遲而難擅

每觀城邑工賈同業之家相聚而謀類皆操奇計贏踊騰物價之事苟利其業何恤國人餘雖驩聚燕游其會亦寡故工賈勢聚者非國之利也夫謂必取其會合聚謀之事立之法而禁之此固違寬大平均之政憪然示之端倪使之便於爲合又何必乎至立之政法使欲不爲合而不能則尤下策也所謂使之便於爲合者如官設簿書務令同業之人署其名業居址自有是冊前不相知之人今皆屬集苟欲爲會則踵門而呼俄頃皆萃所謂使之不爲合而不能者如著令同業之家死喪相恤此其意非不美也而弊隨之生蓋相恤之事首資於財財出同業則必制爲籌措置之產

業其事非衆謀而公治之不可而後乃緣此而謀爲專權壟斷之事既有業聯斯有約規既有約規斯有科罰此約規科罰者將誰定而誰責之勢必以少從多定且責以聯之太半由是其聯得歷久而不散而專權專利之事亦相引而彌長向使其事懸諸人人則人雜意殊其會雖成不可久矣

或曰惟有業聯而後有約束業以精良工無濫廁此無據之說也工之良楛貨之眞贋非業聯規約之所能爲而視屨與用者之取舍惟其有失業之憂而後爭爲其善而不敢惰欺業聯立則其業其貨無論良楛勤惰欺信皆必售則視利否耳何所勸而爲善業乎是故邑有業聯則市無良工苟求其良且必於聯外之郊野爲此則主與傭皆爲犯約者矣此固居邑者之所習知業日精良效安在耶

案此言通夫治道蓋家國瀰世摩鈍之權在使賢者之得優而不肖之得劣則化民成俗日蒸無疆設强而同之使民之收效取酬賢不肖無以異甚或不肖道長賢者道消則江河日下滅種亡國在旦暮間耳何則物競例行合天下而論之强

智終利於存。弱愚終鄰於滅故也。法義二國以白山爲界。白山者。歐洲最高山也。遊客至沙蒙尼地。過嶺必雇山夫爲導。其二十年前山夫盡人可爲。而聽客之自擇。於是山夫驕捷。馬騾驢駿。後法國官府以此爲不平。下令凡爲山夫。必先由官察驗給憑。始得執業。而其受雇也。以次及之。周而更始。如是不二十年。山夫健者皆亡。而馬騾亦一無可用者。客乃舍沙蒙尼從他道焉。此事雖小。而可以推其大者矣。

又案業聯之所以病國。在專權把持。使良楛無異也。使其立之約束。爲一地之公利。不許買僞售欺。則亦未嘗無益也。今如閩之茶業。人得爲賈。而小民怵於一時之贏。往往攙雜穢惡。欺外商以邀厚利。貽害通業。所不顧也。二十餘年來。印度茶業大興。而閩之茶市。遂極蕭索。向使其地業茶大賈。會合爲聯。立規約。遣商標。令茶之入市。攙僞者有罰。使買茶之家。久而相任。則閩之茶品。爲天下上上。足與印茶爲競有餘。未必不收已失之利也。

凡右所言皆限人數使少之流弊惟限其業之人數使取合者不得任其自然而民業之優絀至懸以起此爲大事言計者所不可不深察者也

案今歐洲諸所有歲黜之制皆廢存者獨醫律二家

二所謂增其人數使之多者其效雖與限之使少者不同而擾塞棄激使物失其理不得趨於平一也今如教士一業使任其自趨爲者將少重教者妨其然也於是設爲佽助之費勸獎之資既成學則有歲俸方爲學則有月廩此或出國家所公賦或本私家所業輸務使開敏少年勸爲是業用以襄佐教道此不僅吾英然也景教之國（考所之景教碑所謂景教者實非基督教宗乃教外別傳今借用爲教宗統名以偏概全古之命名固有此法也）莫不知此其資己財以從事此業者蓋甚少矣且教道宏深操行堅苦必歷時甚久捐棄外慕而後能成使其中有自資爲學之人則成者執業責酬往往得不償費而寒人子弟藉佽助而成學者常不計稍之厚薄而爲之故其爲業貧者易執而富者難操勢常如此非不知教以明道而工以藝鳴

併爲一談斯誠猥褻然而彼既以業受財則固與庸同體兩皆被雇不可分也溯十四稘中葉以前英國私家教士及鄉社神甫俸五馬克約今銀十鎊著於國令者也而同時石工日四便士計今一先令其短工匠夥日三便士計今九便士使二者適年受雇總其所得優於教士神甫者多故后安十二年令曰教士俸入漸滋劣足資生無以勸脩己事天之士勅所在畢協（教士領袖說見部戊）[illegible]以承制增加歲二十鎊以上五十鎊以下於是歲四十鎊號收師常俸此雖國主議院所立法制而當時收師實廩其不及二十鎊者仍多而同時倫敦傭作如鞾匠總工歲入皆不下四十鎊外此雖在下工所得不能復少於歲二十鎊也由來國制詔以定廩庸錢之高下於衆工常多裁減獨至教士則悉主增優然二者抑揚固殊要皆虛行無實蓋教士則爲之者衆供過於求常受微祿網愈於己其他業工則業聯既設供不及求其庸自厚此以見廩庸之事皆有由然非爲上之詔誥空言所能封制者矣

案十四稘中葉以前教士常俸之外又有收所丁錢及教事之酬供布施總其歲

入不僅此五馬克也。

雖然天下惟名足以勝利。教業居齊民之首。爲世俗所欽式。舉協牧師。有官職統屬。地望崇高。鄉邑堂觀。有世業之產業。故雖教侶日多。俸糈劣薄。而清脩之業人尙樂趨。蓋利不足而貴有餘也。且時而過者有之。此不獨公教之國。教道之會爲然。則觀之蘇格蘭與瑞士之幾尼哇。其中教會品地優。爲學便。使其超踰儕偶。席豐履厚。固亦無難。無怪績學之士。脩絜之人。獨望風而趨。不爲其中有生計甚艱者而裹足也。案蘇格蘭之布里必斯持與瑞士之葛羅雲大同小異。乃脩教之一大宗。與羅馬公教異門者也。故斯密氏特舉之。

刑名醫療之業。與教士殊。無提舉堂觀坐食產業之事。使其學得人之伙助。獎成一如教業。則相競之下。將使二業之食報大微。而出重貲使子弟學操之者將日少矣。夫如是。將使律師醫士悉爲貧子而成學。舉由義塾。已之家道已衰。業之同人又衆。競於生事。得少已厭。則二者必日趨於貧陋。又安得如今之雍容閒宴。養酬厚而自

奉役耶。

業資人成學。適以使其業之不見貴。斯密氏於此。若有微詞也者。然此以論事勢之通流。自應爾耳。非以資人成學者爲過舉也。且即使流極果如斯密氏所云云。而合通國計之。其事固有利而無害也。其成學者。於前既無所出資矣。則雖食報太微。亦未云損。此所以西國今俗。其中獨產助學之事。尙爲至多。且其爲人之周。其款目之鉅。誠皆中國古今所未嘗聞者。而遂變洞微之士。終不諳其事爲有損。而不紀其功也。蓋獨產助學。有二大利焉。一則使劬學者無衣食之憂。得以聚精會神。深窮其學。及其既成。遂爲一群之公利。牖世之耳目。此亦通功易事之公理。猶勞心者之宜見食於人也。二則使開敏而貧之人。藉此而有所成就。而國無棄材之憂。斯密氏固身受獨產助學之利者也。已列爲學校有助學之餼。與試獲食之。如是者七稔。其學乃大成也。嗚呼。使中土他日新學。得與泰西方駕齊驅。而由此有富强之效者。其諸獨產助學者。爲之一資也歟。

今者醫律二家幸而免此雖其厄者在俗所謂文人歐洲此種之民始多由教門所拔種中經事會不齊未即署度流徙無業跡近游民其成業非由己資而同類又復至衆求少供多其生計遂不堪設想矣

考歐洲書有印版其事甚遲當未有印書之前此等文人例爲師範或公立或私請設科授業以其夙學傳教人人此其爲業以比近人專爲坊賈著書以之刊售求利者事尊而用切矣夫人自致一學至成碩師必天資人力皆不後人而後能之比功較勤固不在醫律二家下也顧雖有名師其所得膳脩相懸甚遠無他文人多貧窶之家藉他人之佽助以成學而醫律成業多用己財爲之者少故也今使印版未行無著書刊售之事一切文士將皆出而爲師學者不加多而願教者益衆恐束脩之不腆有加於今日者矣往者槧本未行乞士文人異名同實各邦國學有例許學士行乞自發之條爲生之難可想見矣

國家以廩膳膏火借資寒畯歐洲古無此事故其時成學之子道足爲師其食報於

束脩者至爲優厚此可考諸史傳而知者也如愛索格剌諦與智學家之蘇格剌第係兩人、著論剌譏同時師道曰如此人者皆懸至美之的以招來一世謂其徒曰識得吾道則福慧兩足處事交人均歸至當然則彼之所傳可謂天下之難得要道矣及觀於所責報於其徒弟子者乃不外區區四五麥尼之束脩夫號智學之師固將曰其人智也乃所以與人者至奢所以取償者至儉如此此豈非天下之愚夫烏在其能智也則愛索之辭氣而衡之其所指之四五麥尼斷非溢實之語亦非不及實之言而試以今幣言之則四麥尼者十三鎊六先令八便士也五麥尼者十六鎊十三先令四便士也一業之傳束脩如此夫亦可謂優矣而愛索猶或少之以爲受者大愚至愛索之所自責於其徒則人取麥尼者十設埠雅典一時而授百徒其豊腴可以見矣雅典名都愛索碩儒而所授之言語科又爲時人之所最重者則一業之畢師得三千三百餘鎊之束脩非誕說也至同時儒以授徒致富者斑斑在史傳中尚衆如波魯溚爾自言其學贄爲一千麥尼歌爾志亞力能以金範己像會之

得附斐之嗣。柏拉圖所記。一時名師。如谷學詘波羅達歌拉諸人。其居養皆富厚極一時。而柏拉圖亦雄於貲者也。尤足證者。亞理大德勒為馬基頓名王亞烈山大師其父王斐立厚酬之矣。然猶棄之。遄返雅典開帖授徒。學贄之優。益可概見。是蓋當時希臘國勢盛強。物力殷賑。而文明蔚興。人競於學。故能師道尊而報德厚如此。迨其二三百年以降。人文日廣。能者世多。束脩自行。亦稍稍薄。物盛而衰。固其所也。然其中傑出之儔。猶享厚貲。較而論之。終未若今日之非劣。試觀史載希臘資遣嗚那提及知阿眞二子使羅馬。與騎維谷。於斯爲盛。當是時國勢已不及初。特土地尙廣。自主之權未隳於地。其禮遇學人。倘能如此。且嗚那提者。巳比倫稱也。於希臘爲異族。夫心慕異族。不畀以權。者其雅典人若而。嗚力能得之。此非其學術能事。獨所心悅誠服者。固不能矣。

雖然。此之不齊。非弊政也。以比前之爲操立法。以壟斷學權者。其事判矣。夫學子日多。而師儒之奉。坐以爾薄。道富身貧。自身處其境者言之。固若不便。然於其群則無

詩也。且民少出貲而可以受學。與多出貲而後可學。孰爲得失。人能辨之。今者歐羅一洲。學官如林。其中規制。尚有不便於民者。正坐學貲耳。後有人焉。出而更張之。使民之受學。如乞水火。豈非教化一進步也哉。

三。所謂禁其徒業。使之不得自然通流者。如國有例禁。致一工既衰。民不得移其力於他作。一業既病。爾不得轉其財以他營。凝滯既滋。不平遂甚。前之所謂徒限工聯。皆此其也。有徒限則業不得相爲轉。有工聯則地不得相爲通。是以軒輕之差。往往時異變遷。一業之肅。日增月起。而就衰之業。工之餼廩。倮然僅足自存。前者如川方增。招工日急。後者退突。而工作人數不減舊時。二者常在一邑一鄉。畫然分區。毫末不能相濟。問其何不舍此他之。則徒限爲梗。業雖互更。工聯各保封疆。彼此不相容受。彼執徒限之說者。固爲業有專攻。非始於爲徒不可也。不然。製造之業。相似實多。苟許相通。無難更執。試問織枲織絲。二者皆素無文。其工巧有何殊異。即至轉而織罽。其事雖有分殊。顧相與至微。數日之間。即可改操新業。假無徒限。絲枲與罽三業。

即可互通當其一業就衰餘一二皆資挹注則旺者無飫工其庸不至瘠臒衰者無浮食其庸亦不能過跌矣惟其不然遂致失業者衆一業告廢其中傭作僅有二途或無所事事自稱貧子而仰食縣官或降爲常傭而緣南畝顧田作勞苦此曹所不習也於是稱貧而仰哺者日衆矣假使其國無養貧之政則流轉爲盜賊者有之立法阻民使之不便徙業其弊有如此者

工聯禁約立而功力之難通如此而母財之難轉因之蓋母財之廣狹視人工之多寡爲率顧母財之難轉不若功力難轉之甚每見城邑之中聯約甚密而駔商鉅賈欲役財立業於其間雖有小沮究無大梗至於執藝勞力貧民不屬其地而欲覓食則難若登天矣

夫工欲移地爲生而工聯爲梗此在歐洲國而有之至英國則有養貧之政此其阻礙甚於工聯工聯所限者其地之工而已至養貧之政則並其地之常傭而錮之使之售力求生必在土著之方而後可去此則皆不能此緣一邑一鄉各有賙貧之責

其費即出於鄉。貧者愈多。其費愈重。而售力執藝之傭。多皆貧子。舍故投新。人皆不納。故耳。養貧之政。其緣起變革。吾得梗概言之。亦考國俗者所要知也。

羅馬公教衰。天主之菴寺毀。孤寒失蔭。坐以凍飢。於是英倫當國者。謀所以拯之。而患無術。洎額理查白立。則令鄉縣編戶。各自給其貧民。致死者有罰。鄉置有司。與其地僧教牧師共掌之。廉察收養。以時視其鄉貧子多寡。與鄉民貲產厚薄。而上下其所斂之貲。以贍之。號曰養貧之算。

案英國貧算之立。昉此。明代以來。日益繁浩。竭民耗國。雖欲革而其道無由。論治者皆深病其始之以姑息而作俑也。斯密氏推原其制。以謂起於公教之衰。貧民失怙。他家之論。則不謂爾。考顯理第八朝。造惡幣以朘其民。窮簷傭賃。大抵空乏。繼而貪牧畜之利。廢參縱散羊。南畝之民。什九無業。有明嘉隆之際。英野多餓莩矣。此振貧之政。所以不得已也。菴寺之毀。其益困之一端而已。

此令既行。鄉有養貧之責。於貧戶著籍。不得不詳。於是察理第二令曰。民徙新籍。必

安居四十日而後爲其地民不及四十日爲其鄉所不欲納者牧師鄉有司以告其地司理復之於所從來其著新籍力能歲出田宅租十鎊以上或自置貲保不至以貧累鄉里者聽徙勿拒

已而繼張之紀綠令而本鄉吏往往以財啗其貧子令他徙而況命四十日勿出則爲新籍民而舊者賦無累故雅各第二更令曰民徙新籍詣牧師若有司署其前籍及其家丁口之數於是日始計四十日安居者則爲其地民

然而未足也如是則拒受之權在鄉吏終無由絕故威廉第三更令曰民徙新籍詣牧師若有司署其前籍及其家丁口之數揭之於禮堂民於安息日所聚禱所者自是日始計四十日安居者則爲其地民

一令之不詳則袒救者如蝟毛而起總其所爲非使民得移徙也四十日安居者不可得其效適用錮民而已而長民者之意又以錮民爲不可也則更設四條以通之

一凡民能出貲算者聽徙勿拒二爲其鄉所推擇爲吏滿一歲者聽徙勿拒三入其

鄉爲學徒終其徒限者聽徒勿拒四爲其鄉償傭滿一歲者聽徒勿拒然而四者雖設於勞力操業之民無所益蓋於前二條則必爲一鄉所衆許彼知新來者雖暫出貲算後未必能也則拒之亦終不推擇之矣由後二之道則有妻子者必不能學徒罕有家者況律又載明有妻之傭雖受雇滿歲不得著籍其效徒使雇傭者從此不以一歲爲期此雖古俗轉坐此令其俗以變不獨雇者不樂因此予人以新籍即受雇者亦不願緣此而亡其舊籍也蓋鄉有貧人而其算加重自爲人人所不歡而貧者於彼此既屆一貧貲亦不願舍舊謀新而去其親戚墳墓也

自食之工無所依倚而售其技則後二條所謂爲徒爲火而許入新籍者於彼無所用之大抵如此之工覓一住所欲遷往往不爲所納納者必歲出十鎊之租抑自置賃保其不至仰食貲算而後可而賃之多寡鄉吏以意爲之顧至少不在三十鎊下知者以律載買業價在三十鎊下者不得於其地有籍也則因保貲之賃不止三十鎊也夫三十鎊之賃已爲傭者所難矣況乎其不僅此也

家移籍著籍之難。其事純起於養貧之政。如中土冒籍之訟之起於學額也。他國無此民之流轉。自可聽之。而於英民所爲幾不識爲何事。一貧戶之應歸何養。二鄉涉訟時時有之。律師訊鞫之費積久不貲。而皆出於貧算。此所謂爭其末而傷其本者也。以其病民之故。同治四年。自額理查白以來所有籍法。大抵皆能。則斯密氏不及見矣。

令因養貧起者如牛毛。傭作遂不得就善地以售其力。欲難其徙。於是手憑之制又與手憑者威廉第三令曰。凡民徙籍取本鄉手憑。憑由其鄉之牧師若有司畫給兩理官察驗署名。所就鄉皆納勿拒。不得以豫防貪算逐之。其眞食算者。由原鄉給予。或另徙。徙費亦出原鄉。同條又云。民新徙入鄉。非歲出十鎊田屋租。或在鄉官所受雇滿一歲者。不得著籍。

國家既以令使小民不得自由矣。乃以其徵之故。更以令補救之。卒之其與幾何。觀律家藩恩之論貧算可見矣。藩之言曰。鄉受新徙之民。其必責手憑者無惑矣。自有

手憑而民之欲著他籍者無論以徙限以名字以揭白以出算其勢皆不能賃傭徙移不能以手憑移居也至於貧而食算得手憑而知所復附未復其所食者又其故鄉之算也抑病不能行乎手憑者有資給之責是故鄉官出憑以予小民心至不願持而去者十八九還其累本鄉也或過於勿徙由斯而言則手憑爲物受新者必欲得之去故者常欲勿予自然之勢也徙爲厲民之具使鄉吏得以禁錮貧傭之生涯地著之鄉有至不便欲適之土爲甚可樂而不幸生有定區則亦終其身於不得出而已矣

手憑所載不過本丁姓氏年貌籍貫而已非若薦牘契劵於其人之行誼財產有所措辭也顧鄉之小吏往往靳之吾聞蒲恩言往者政府嘗以此爲苛下教飭牧師監算者順民情畫諾而王府法司格不與行也

由前之故英內地工庸優劣往往逮境迴殊食力小民未有室家身健技精業勤者不得手憑尚可他徙其已娶有子女則拒勿納前綴後娶前容後遂者有之大抵處

食算之口多也是故兩地雞犬相聞其一雖役急而庸高其一雖丁多而功寡相需雖殷不相轉注蘇格蘭無養貧之政故無此弊英之同功異廛必二地絕遠而後爾大率都會庸優鄉野庸廉去都彌遠其率彌下若英之工價有豐儉相絕而莫知由然者矣是故一制之立衆果䌷生其極等於畫地為牢民莫之踰峻嶺巨川無以過也

夫為本國之民身無罪罰擇地力業去苦適樂之專誼得自由者也為法網之背天逆情甚矣吾輩英民恆持自由之說平日之論斷斷如也然其實則與他國之顓愚等耳日言自由而不識自由之實為何者此所以籍法之虐身被之者百有餘年至於今猶自若也其中深思之士論政之家固常準理抗言知籍法為厲民之具至於斯業則相忘矣前者連坐之令舉國譁譟非其令立除不止夫連坐之令雖苛身被其毒者尚自有數獨至籍法則舉吾英勢力之民年在四十以往者叩其身世必有一時大為之困於彼則譁而攻之於此則默而受之夫亦可謂傎矣

此篇著論頗為允長然猶有不容已於言者則國家平價之一事古皆以令平通國之工庸物價矣有所不通則令所部相其物土揆其事類各自為之至於今二者之政皆廢蓋覩前事亦知其政之不可行也善夫蒲恩之言曰政治家積四百餘年之閱歷應知物有至情不可強制國權有大限必不可以逆施使同業者必同餼廩則必勤惰同功巧拙齊效而後可有是理乎乃若耳治第三之令曰縫紝之業凡工頭雇夥居倫敦城中及離城五邁內者除過國郵其日庸不得過二先令七便士違者取與二家均有罰此正蒲恩所斥者也凡議院訢定一業中雇者與被雇者兩家相受之率其強有力而持議者恆在雇者之家故其令主於被雇者則多平而公主於雇者則多偏而私也今如裁工律禁製造廠主不得以所出貨給工食必令見財此法極公於雇者之家無所屈抑而售力之傭免侵漁冒蝕之弊此主於被雇者也如若耳治之令則主於雇者之家矣雇者之欲困工傭也常合從立限制而不嚴罰若工傭尤效為此則目為把持而刑憲隨之縱雇者而獨繩被雇者故曰偏而私也如

若耳法之令將使傭者雖至巧極勤其所受極於二先令七便士而止此正猶恩所謂使勤惰同功巧拙齊效者小民之困豈不甚哉

案織紝工價之令於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廢

又令主被雇者多平而公主雇者多偏而私此理自易見國有議院而院紳必家產及格而後企推舉如是則小民失主議之權而過非或受抑必然之數也前謂連坐之法舉國非之而猶法之胥沿而未改亦以連坐之法及諸豪民而轉徙之艱受之編戶一逮之議旣一止於窮窶故耳

考古平價均輸之制皆以殺制商賈之利入而設至於今則其制漸廢英國存者獨餠均之令而已誠以麵麪者民食所必資故也然使其地炊餠者惟一家抑多家爲聯則廣其壟權侵民均之善也若人得爲炊而無聯約則均之不若聽供求自劑其平之爲愈何則均價宜以時上下而上之爲此又未必時故也英國餠均之令設於若耳治第二時當是時蘇格蘭固未行也以蘇無司市以督責之其後設司市行之

然夷考其效有餠均者無大益無餠均者亦無大損

案餠均之令於一千八百十五年廢

凡國世盛世衰若進若退若中立其爲事於道國之貧富有異驗於各業庸息相比之率無攸殊蓋進則俱進退則俱退此比例常同故也若夫異業畸有重輕其致然之因別有所在不得於國財之進退求之此所以庸息相比之率常歷數十百年而無變也

篇十一

釋租

案雜哲斯曰斯密氏此篇所論田租源流其說頗爲後賢所聚訟計學家如安得生威斯特馬格樂理嘉圖皆言田租者所以時壤地沃瘠之差故租之始起以民生孳乳寖多沃土上田所出不足以贍民食於是等而下之迤耕瘠土下田生齒彌繁所耕彌下最下者無租最上者租最重故租者所以第田品之上下而其事

生於差數者也其論如此名理嘉圖租例其爲書多舉此例爲推亦多爲計學家所采取顧自今觀之此例大恉固已爲斯密氏所前知而法國計學家如拓爾古等已爲斯密作解人矣其書日後人輒謂斯密雖計學開山顧多漏義淺者乃肆意排之不知斯密精旨往往爲讀者所忽故匠訂雖多出藍之美蓋寡夫租之爲事生於二因戶口蕃耗一也農事工拙二也當夫戶口衰落穀價甚廉耕者之穫僅及所費則即居沃土不能有租此主於戶口蕃耗者也又使農業不精田作鹵莽西成所得僅酬其勞則雖土沃穀貴不能有租此主於農事工拙者也田土腴瘠農事精粗二者相爲對待而戶口蕃息緣此而生惟田腴事精而後戶口始進故理嘉圖所謂戶口日滋耕及瘠田者倒果爲因其說未必信也英人即一所之田考古今徵租之異而信斯密本篇之說爲不虛譬如都會近郊一畝之田古租率六便士今日之租則百二十倍矣至所產穀價古今之殊不過九倍此之爲異夫豈戶口蕃耗爲之耶又豈必遞墾下田致爾耶探所由然則農業日精故耳故

理氏之例既非獨闢亦未精審其非獨闢以先發於拓爾古其未精審以其倒果爲因後代計學家見聞考據常較斯密氏爲博庫至於紬繹會通立例賅盡則往往遜之

今夫地之有租所以易用地之權者也雖地有不齊（謂肥磽便左）其數要皆極耕者之力以爲量當其授田議租之際田固地主之所有也而以授耕者使得耘且穫於其中則田主之所取償固將盡地力之所出而所遺以與耕者直僅資其爲耕之費與勞若子種若佃傭若牛馬之糗芻勞損若田器耰鋤若耕資所應得通行之息利統之數者以酬之而已矣夫統之數者固耕者所應得而至觳之分也劣是則利不償費而農人不徠而其田以廢故租之有限田主之所不得已也總秋收之所得過前數者彼將悉名之以爲租雖有時以田主宅心之仁厚析利之不精而名租之數劣於此抑有時以農人更事之不廣責贏之不詳而納租之數優於此然而非常道也夫人情終不遺餘力以殖財故曰雖地有不齊要皆極耕者之力以爲量也

極其量者是謂經租

地天設也加之人功則爲美爲田主者曰田之有租非厲農也凡以償主者治地之勞費云爾此固有時而誠然然非通例知者以未治之地亦有租也設彼誠治之則名租益重過於未治之本租且地之治也出於田主之力者少出於耕農之力者多及其既蕆以田授佃農田主常視前農勞費爲巳之勞費而於後農增租矣

地之責租誠無分於治否且有地焉非人力所得施其主之責租自若也海有藻名葛羅卜婿之成鹻灰製玻黎及胰皂者恆用之英國瀕海之地裁處多有而蘇格蘭尤多皆生海石則潮及之日兩番潮退則露此之地利豈人力所能爲顧田之並海以此爲畛畔者田主責租於常田爲有加此益見名租與治地二者不相謀也

蘇格蘭極北有島曰薛德蘭海中多鮮魚爲其地民生所利賴然漁者必其地居民外罟不得闌入也於是其地名租兼海而課土之所穫水之所捕合而徵之數魚爲完英之徵租所謂任土作貢者於今蓋寡此其僅存之一事也

是故田之有租所以易用地之權而與壟斷專利者同物蓋田租高下之率不與所前費者相準以爲最高最卑之分限而獨視農者所有餘羨出之力以爲差等權之名價也不視供者之所值而以求者之慕厭爲乘除故曰與同物也

百貨之入市也必其價有以償其貨之所前費又益之以通行之贏利而後貨迺售則乘於地矣此所謂經價者也今使市價溢於經價則所溢者將斷而爲租值適如經價而止則租無由出而市價之溢不溢又視乎供求相劑之大例

地之所產有物焉求常過供則市價常溢有物焉求或過供或不及供則市價亦或溢或不溢故產前物者其地常得租產後物者其地或得租或不得租而供求相劑之何若

是故合三成價租與居一焉而其所以入價之情與庸贏大有異庸贏之高下物價所以貴賤之因也而租之重輕則物價貴賤之果也夫百產之入市既必有以償其前費而益之以常贏矣故其物之貴賤恆視之至於租獨不然以市價之於經價或

大過或小過或適均，而租則或重或輕或竟輕者而無之。

析而論之，則此篇言租之事，可分為三：一為地產之常待租者，次為地產之不常待租者，三論二產隨世升降相待之變率。

案：後之計學家，皆主租不入價之說，而以斯密氏合三成價之例為非，蓋租之重輕，與物價之騰跌殆無與，故租雖重厲耕者，而無所關於食粟之民；租雖亡，其地產亦不因之而踊貴賤者，大抵供求緩急之所為也。今使一國以其政令之煩致租稅重，農業病，而民生蹙然，亦因其法過也，而租不入價之理自若，此後賢如理嘉圖等之說也。雖然，苟觀斯密氏合三成價之說，亦曰價之中亦其為租者耳，至於價之騰跌，非租所能為，則彼固曰庸贏者價之因，而租者價之果，本末皎然，未必受後起之牽掣也。

又案：租與稅不同。今假國家於城市設關以征野之人貨，則供者於其庸費轉運之外，自必加此稅者以相補，則價以之騰，至於租者不然，故曰租稅異也。

以下論地產之常得租者。

人道孳生之理。與勤物同其進率。與食之多寡有比例。是故天下無棄食。如稻粱菽麥。如牛羊魚鳥。凡在可食之科。皆有驅功之量。或用今施之力。或用舊積之財。其為功同也。今夫以一鍾之粟。食數夫之功。雖以至儉之道行之。其所易之功。常劣於是粟之所資食者。然而既有以康其庸矣。自必有為之致力者。而庸率之高下。則時為之。

案庸率常過於勞力者之所實食。亦不容已者也。儻不能常作。勞有疾病。有休老。且必有以長養教誨其子孫。使庸率僅足以養其當時之躬。則勞力之民。彈指盡矣。

地無論便左腴磽。及其可耕。則總其所登。常大逾於所費。天之酬庸。比諸人之為酬。倍蓰不啻矣。故地實告登之時。不僅勞力者有以復其康也。即具母者亦有以遂其息。二者猶有餘焉。則有地者之所賦矣。

那威蘇格蘭二國。雖極荒之大澤廣場。皆足資游牧。計其中獲酪孳乳之所出。取以償斂擾之勞覓種之費有餘。則地主有淨租。地愈美。租愈大。牧場美者。延袤相若。而所牧之畜多。地狹畜多者。其飼視豈收。皆易功不煩而產增。故地主之租倍進也。

案有時地雖有租。而其實不中名租。農者所受之田。牧者所受之場。往往善惡相錯。於是名租者絕長補短。通而徵之。非其地皆中名租也。

田之名租也。土壤之肥磽相若。則視所居之便左。所居之便左相若。而後略以土壤之肥磽。故負郭之田。其名租也。中下者等於附邊之上。則蓋耰鋤之勞雖均。而所產之入。市求售僻左者。不能不加費轉輸。加費則秋收之入分。以為庸者多。此殺則彼嬴而嬴與租皆以少矣。前之言嬴也。已明鄉鄙之率常較都會為優矣。庸多而嬴優。則僻左之田雖耕。其租必甚微矣。

凡大道通衢。與凡可漕之水。皆所以利轉輸。利之云者。所費省也。故凡國水陸大通道里治。斷而遠近若一者。太平之實象。而致富之樞機也。蓋遠服之地斷則耕者之

環漸廣邦畿處其環中而遠服外繞距中彌遠其環彌宏故也夫鄙遠之地遜都會首彙其利何則以不受近郊者之專利也然而近郊之民獨無利乎於都會雖失其壟斷之私而市場日廣失於中者收之於外二者相較而恆有餘則亦彙其利矣所惡夫專權之事者非曰徙以專利已也國財之理必分之見於民業之日精而後合之見於國財之日阜常智之民其樂循常厭改轍而好逸憚煩苦也久矣使不憂相競之勢而圖存則其業必難精而易窳業而如是國之替破不待言矣五十年前倫敦近郊諸部嘗合詞呈請議院毋許遠部集貲造大道通倫敦意謂果其聽之則下邑工庸極廉成貨運都必奪近者之利而城中田主之租亦且坐減云云其言如此當時和者綦多然而道成之後近郊之租轉增即農業亦日益精進嗚呼計學之理豈易言哉

案此事豈獨於一國爲然六合之大盡如此矣彼斯密之世汽舟鐵路猶未興也至於今則何如非洲之奧區烏拉之荒服致其所產若在戶庭此則大宇之內遠

近若一庶幾太平之見端矣曩聞內外鐵軌未興時士庶知與不知皆言鐵軌行則小民業舟車者絕食理至明顯云不然者非覬奸利即清狂不惠者也然自道通以來舟車數增倍從事效反於所期如此而至今談國計者尙謂礦路諸政無益國計有害民生理之顯明豈口舌所能爭者哉

竊嘗謂聖人之所以開物成務一言蔽之事在均其不齊而已是故衣裳垂則均寒煗宮室立則均雨暘制文字則有以均古今設庠序則有以均愚智倉廩者所以均豐歉也城郭者所以均安危也甚至孝弟之教刑賞之施莫不有均之效焉至於今世則所以爲均之具尤備其力尤閎其效尤爲遠且大也火器用而執兵者之羸壯均矣汽電行而地之遠近均矣鈔號均用財者之緩急也保險均人事之夷險壽夭也光學所以均目也音學所以均耳也顧均者雖多而其所欲均而未能者尙夥民德之厚薄民智之明暗民力之貧富與夫民品之貴賤而皆所未逮者矣大抵至治之世其民勢均而才殊勢均所以泯其不平才殊而後有分功

之用夫而後分各足而事相資而民乃大和繼今以往治道質而言之如是而已

後之君子其諸於余言有取焉

稍以養人之最爲差則中上之稻田所出者過於同幂最腴之牧圉耕之爲勞過於畜牧固也然而秋收之日所穫者以償子種贍力庸之外所餘實多故使牛羊之肉與五穀之實常取等而價同則耕者之穫過於牧矣夫如是故農者利優而禾田之租亦厚地爭墾田人樂耰鋤此游牧之所以轉爲耕稼也

治化稍稍開則穀價與肉價之差隨時輒異當地廣民寡時國中無廠皆牧場耳故其國擅肉多而嘉穀少民以穀食爲難而穀因之貴南美有地名般那舍利（一譯音佳氣）四五十年前每牛常價四理亞當英錢二十一便士有半一牛之獲不售捕捉蹴踢之勞其賤如此耕田種稻則勞費不貲蓋其地近栢拉特河當波拓賓銀礦之衝人趨采銀故也肉賤穀貴之國其狀如此洎文明蕃殖耕耨繁興則其事反此肉少穀多而有非老不得食肉之政矣

稻田日廣則牧場日狹牧場日狹則肉價日騰設此之時其可爲稻田者不爲稻田而縱牧如故則牧利之所入不僅有以償牧費已也必牧之利與耕之利相若而後可屠肉入市其善地之所牧與惡地之所牧無以異而其價同夫如是則惡地之主大利緣斆牧之利其得租去稻田均矣百年已前蘇格蘭山部牛羊肉與其雀麥餺飥輕重等則貴賤同且有時而劣之自南北既合蘇之牛羊驅而售於英市者日夥由是肉價日長至今乃三倍矣而山場之租亦比例而加進今英國麥肉相待之率大較屠肉一斤可易二斤以上最美之麵麪穀積歲所易者尙不止此也

由此觀之知萊汙日闢之時斥鹵牧場之利（一利兼租羸而言）視善地牧場之利爲升降而善地牧場之利又視已耕之田之利爲升降也且五穀之利歲登而殿牧之利則必通四五稔而爲計是故同一町田以之出肉則見少以之出穀則見多耕牧利懸而並存固必於其價焉取之矣使其取償過平田將改牧使不及平則牧將復田必然之勢也

牧出芻田出穀出芻者飼畜出穀者飼人謂二者收利終底於平者以舉一國之地任其自趨大較必終如是而已顧有時地勢不同出芻之利遠過出穀者亦有之

聚芻埸之租往往較之稻田而重者其故有二戶口蕃稠肉食者衆而牛羊大貴利厚一也產芻勞費遠減五穀毋輕二也

都會近郊之地戶口繁闐轉輸輻湊其中人所飲之湩酪馬所食之莖芻皆不可以一日闕又況芻肥驅堅之家日衆其勢有以使出草之利遠過於稻粱然此必其地之形便有以爲之僻遠之地所不能也

事業繁興戶口大進近郭之地所產芻穀皆供不遠求則其地以出芻爲最急而出穀次之何則穀貴而易輸芻粗而難轉也今之荷蘭古之羅馬芻供於近服而麥則漕於遠方職是之故拉體諾史載嘉鐸之言曰家饒足祇飼畜耒耜之利乃無可言當是時羅馬以兵力雄西海勝一異部常徵其地產什一號邦穀國有慶則發倉廒與民其所乏者非穀也故繞郭之田盡爲芻牧而耕之利微矣

曠野平原。偏種麥稻。就中樹園柵爲圍牢。其租較圍外耕地往往而高。蓋田事資馬牛而馬牛需芻牧。就地爲圈。便田事。故其租乃合所耕之田利通計以爲價。不以本場所出芻牧定高下也。設其鄰地盡斥爲牧場。其租減矣。蘇格蘭圍地租值大率由此。夫圍場之善於散牧。所由來久。叢納畜入圈。不須驅牧。一也。畜自齧草。不受人狗之驚。易肥健。二也。

若牧場隨在多有。不難得。則其地之租與贏。必與左近受耕之地。常租常贏相視爲率。不能獨優也。

徒任地以爲牧。則地之出草有限。而所飼之畜雖多。此耕稼城郭之國。肉食所以恆貴也。邇者栽草法行。又以蘆菔蕪菁諸植物。種以飼畜。於是一區之地。所穀養者。其數遞進。自然生草者。牧者地如故。而畜牧者肉穀二價相比之率乃減。倫敦之市。今日肉麪二價相懸。方之五十年前。其減多矣。

案所謂栽草。蓋不任自然而以草子播種者也。康熙中葉。[illegible]始傳其法於英。以

當時報紙有傳賣貲穡告白目爲新法以蘭版稱者其法先行於荷蘭後乃傳英其法舊於蘇背也

史家柏爾志爲王世子顯理作傳狀附著其時物價甚悉牛四隻值六百磅價約九幾尼有奇是當時每百磅牛肉值三十一先令八便士也顯理知世幾年僅十九齡時一千六百十二年十一月六日也

一千七百六十四年三月英國民食壅踊議院雜考所由然有威占尼亞貿人自言於前歲三月爲其海船備食每斤都雜牛肉二十四五先令爲常價有至二十七先令者由英倫至威占尼亞海道遼遠非佳肉不足備致然以與世子顯理時相較則百磅僅四先令八便士矣

顯理時肉價每磅計三便士又五分便士之四而其肉則精粗相半者也可知佳肉入肆零售每磅不當在五便士或四便士半下也

一千七百六十四年議院所訪肉價佳者每磅四便士一法丁粗者約自七法丁至

十一法丁不等。此價與往歲同時者為較。每磅費兩法丁。在當時為稱廉。斷以與斷理時市價相方。則懸乎遠矣。

求於麥價。則當十六稘之首十二年。溫則市中每括打精麥價一鎊八先令三便士又六分便士之一。而一千七百六十四年前十二歲。其同精等之麥。則二鎊一先令九便士二法丁。抑由尤徵之。此二百五十餘年之中。英國麥則增貴。肉則增賤。此可用以證吾前說者也。

國大治久。其中山川野。大致墾闢。無廣樹穀以養民。生齒以飼畜。無荒棄者也。亦有時而但樹穀（凡穀之栽。如栽蔬栽果栽加非栽菸葉之類）則其利與當耕牧之穀一。若所收為程準。無能踰過者。設而過之。地之轉而但樹穀者將多。多則其利或不及。而其地又將復以為牧為田。此其大較也。

料而但樹穀矣。其治地若發之費。或重於耕牧。歲所斥母若子利之費或重於耕牧。治地費重而為之。必其租勝者也。斥母費重而為之。必其贏勝者也。然此二者

之勝必適償其費而不能甚有餘必然之勢也

若苦蓏（一贊若松子可以護酒）若果實若菜蔬地之藝此者其租與息常視耕牧爲優矣何則地中園圃者有樊渠之費如是則租宜加果菜之備其勤巧過常佃如是則息宜厚且果蓏之種天年不齊雖損大異以視秋穀雖特倍之故一收之利必適數稔而時其不此所謂保險者費也行其中矣雖然園圃優矣顧蓺者之家則十九貧窶即有善者不過中貲則知此曹計出爲入曷嘗甚有餘乎況灌園種樹足以怡情養生故富厚之家往往操之以爲遣日消閑之事如此則小民之利愈奪而抑以糊口贍家室者難言矣

地經濟關辨之說而所收利增固也然亦僅償所費無饒餘此其自古昔而已然者也考傳記園圃之產珍者葡萄菸蔬次之故葡萄坪與得水溉足之蔬畦農家所絕重也德謨吉利圖生二千歲前其著書言樹藝最早嘗笑其時種蔬者計拙曰稱蔬必以垣砌石爲之則太費樊籬爲之暴風疾雨又往往毀歲時葺治愈不勝煩云云歎

路默拉爲晉言農事。於德謨說不置辨。則謂易垣以樊籬枳棘爲之。費輕而耐久。難圖。夫樊圃淺制耳。德謨時人顧不知之。而待歌路始發耶。同時言樹藝者有咔樂。後四百餘年。有百里知女。皆主歌路之說。由此觀之。則古之農家。皆以治圃爲已費。謀其所得。或不償灌溉壅護之勤。況南方諸國近日炎歊。非くく交通得水至易者。不中作圃。而至今歐洲蔬圃。例用棘樊。獨不列顚洎北地諸部。蒔果蓏者。以其實珍。始設垣柵。故英之佳實。厥值常昂。否則不能得蓺也。此間蔬畦。亦僅用平常果木園之爲籬柵。果賤而蔬珍。蓋果蔬所收。相補爲利。以償費也。

自古至今。凡產酒之國。皆重葡萄。種術如法。其得利最優。惟新墾之坪。則利否相半。此義大里農家。向所聚爭而未定論者也。歌路默拉書。主新墾之利。以所收減所費。訓葡萄有倍耕之息。非他樹藝所可擬。顧經營之事。徒以所出較所入者。其說常差。而以樹畜爲尤甚。信如歌路言。前人論定久矣。聚訟何爲者。法國西產酒最有聲。持論者欲張樹畜之業。大抵是歌路。而舊種之家。則謂新坪多虧耗。其說莫適從也。或

謂舊種者於此業稔故其說多長可信然亦不盡然衍稱之家專利日久忮新墾者之奪其利乃操此說沮之若稽於其言意徵跡之觀之或可信也一千七百三十一年法之政府令曰凡種葡萄無論新墾之地抑舊壤逾二年更種者非王所特許不可又須旁近民報明其地不種稼穡若他樹藝逆此者有大罰罰所以為此之故則云恐以酒醴妨稼穡也不知使國中酒醴誠多稼穡尚少供求之例將使種穀物者日贏栽葡萄者日絀民方振此棄彼無待上令也又不知新墾利厚即在官設限制之中使其贏之則供求之例將使二者亟趨於平不能畸優畸絀也且云酒醴妨民食者意謂葡萄占地侵稻田也乃今者法國麥田之盛莫自哥林德基安狼幾矣若之數者皆栽葡萄產美酒之名都也而稻田加茂何耶蓋葡萄盛則造酒者造酒者則手指衆夫工不能僅食酒也則以民稠易飭之故而穀物二者亦以利優趨矣豈待為民上者為之周防諄命也哉吾乃知病農之政莫大於限民之業業限則貧貧則不蓄不蓄雖有地吾得而耕諸。

是故耕牧而外。凡他樹蓺。雖其實甚珍。所收甚富。常以治闢耕植之費多。其所得不大過於耕牧。取其利例之常相若也。獨至地居最宜。而區域狹不常有。則其產入市。常索高貲。其利非耕牧常率所可例矣。而此之饒衍誰與歸乎。曰歸諸地主人

又知凡嚼二產地利之比例。主言常而不言似。如以葡萄之利較穀麥。則其葡萄必國中之地。無論隰原墳埴。隨地可種。而亦盡人能蓺。其成熟和平中正。有其宜人之常德。而非艱得之佳醞。夫如是乃有比例之可言。而可取爲準的矣。使爲地美之所獨鍾。抑爲人功之所獨擅。則絕類殊倫。非常品之所能爭者。固不可以定常率也。

今夫實之美惡。因土壤而異者。葡萄於諸實尤著。聞葡萄之美。有某地之植。其芬甘醲郁。絕非培耘灌護之功所可覬者。此之獨美。誠物性然歟。抑人意爲之歟。姑勿具論。第其美有爲一町數畦所獨絕。或侷諸小邑之一隅。或徧於大郡之太半。雖廣狹有閒。而總其所產。終劣於中求者之所需。申求之經例。不足以求夫而後殷於求而能出盜價者至。求殷且爭。價愈益溢。洎價之溢與供之闕。兩相劑而適平。而交易之事

以起此不易之定勢而凡物產之稱奇貨而可居者靡不如此矣然而價昂矣而昂者大抵注於地主之租蓋厚貲之歸必循其本不然將歸諸傭力歟則彼培耘溉護者豈不比他所爲加勤然此不因加勤而昂價乃昂價致此加勤也且其產既珍而鹵莽之失甚鉅即在僧儈猶知慎之將歸諸斥毋者歟則釀成登市而得價取其少許已足酬斥毋養傭者之本息是故大利必歸租何則產之珍系於地也

西印群島多歐民所主蔗田其貴重與本洲之葡萄坪相埒總其所出之數餘銷之本洲而見少安南所產白餹上上就地常價每鈞達三佩斯脫以英幣計之則十三先令六便士也法士波亞維爾遊歷泰東所記如是波於其地樹蔗諸業最詳審也今考安南每鈞達實重自一百五十至二百法磅不等折中之可一百七十五法磅以英衡言則當每罕都維價八先令矣此以較西印所造櫻色餹不及四分之一以較精白者則劣六分之一也越地所種民食稻麥二者爲多故稻麥蔗三者之利可即其地常價互覘而得其比例凡地主培溉之所資三農勞費之所獲皆可以是通

其率矣。獨吾英外屬蔗田。與歐美稻麥之利無比例。嘗聞治蔗田人自言其業之利。但以蔗飴蔗酒（即西國小民所飲之火酒）二者之獲。已夠所費。其結晶成餹。純爲贏利。此其言信否不可知。特信斯言也。則何異種麥者。責一切之費於稭莖糠麩。而以子粒爲實贏者乎。倫敦商賈爭買西印荒土。置筦事者。貸以母財。責治樊植蔗。規厚利焉。雖海國遼遠。往返不可知。其地刑政乖盭。交易難憑。不爲沮也。今假有極腴之土。在蘇格蘭愛爾蘭。抑北美諸部中。無人爲此。三方道里通平。風波不惡。程期可計。刑政差平。然而人終棄此而適彼者。則必有敺之使然者矣。

案此所言西印情形。今昔已異。當日蔗田所以獲優利者。一以畢斷限田之約。二以純用非洲黑奴之故。可知其利之興。不出於自然。而出於摘抉强致終之黑奴之工。始利終害。至道光二十六年。專利約弛。來者新舊若一。西印之餹利遂衰。且蔗菔餹法行。蔗餹之珍。亦用大減。而群嚮生事。遂蕭條矣。

北美之威古尼亞與馬理蘭二部。以菸利擅天下。種菸利過種麥也。菸嘗爲物。歐洲

地大半皆可種種之利亦甚優然而莫之種者各國賦稅以菸爲大宗設令野田徧種則就隴徵收較之入口時當關納権者其事爲繁且難而各國乃緣是而有種菸之禁此北美二部收利之所以獨宏也雖然菸利不及糖蔗倫敦富賈斥母種菸者固不數見即吾民浮海逐利貲其中歲往實蹈由菸者亦不若由蔗者之多且厚也歐洲菸市常若供不副求而價昂者乃北美種菸之家以術爲之耑耑然恐新墾者之分其利乃相聚聯約令種菸無過於六千隴之限一黑奴所出無過千磅之菸且產草作業之餘須耕玉米田四阨克又聞爲師道格拉言種菸者年値旺收往往聚棄若干焚之使入市者供不及求以要高價此其事猶荷蘭人之於蘇荏其爲術如是然則此時之菸雖有厚利其勢不可長矣

由此知無論地產爲何其名租也要皆以穀爲二者之所徵爲準而不能過有上下也使其下之已多則其物將拔而他蓺使其上之則必其壤之性有所獨宜而其地之所生不足給中求者之欲得過是以往則不能也今者總全歐之提封爲隴最素

則知凡地之租莫不折中於麥矣夫既折中於麥則吾英之民於彼法蘭西之葡萄義大里之橄欖（以造油西人極珍之）復何羨焉蓋二者雖珍使通而計之其收利名租亦正等於蜀麥蜀麥之利吾英之壤未嘗後人也彼貧己而富其鄰者可以悟矣

民食種各不同設二種之食此易而彼難地之肥磽相若而出此倍彼則此之田租必優於彼而與農佃之贏庸無與焉當其收穫既償財息力庸之外皆田主之擭也微論其地庸率高下所餘既多食功自廣而田主之利權自進故曰優也

今試取麥稻而並觀之同一區地以之種稻比之種麥所償實多常田一歲再穫每畝克地所收者自三十布歇至六十布歇不等故種稻雖於麥爲劬然登場之利常綽有餘酬農佣備之外其利皆歸於田主往者葛羅利納與屯之民各占地畝自具子牛種稻其田歲僅一穫且田作者皆歐產食麥非其土之所出然等而較之其租於麥隴爲厚也

稻喜溼。稻田美者。終古沮洳。交春。水沒畦者二三寸。故宜稻之地。不中麥。不中牧。不中樹藝蔬。實則舍稻無一宜者。苟其宜之。則不中稻。以不能相轉之故。徵於稻者不可例地租。此在稻國已如此矣。

外此歐民常食。則有薯蕷。其易生殆過稻。不僅麥也。夫薯蕷之養人。其不及麥固也。今以麥薯蕷二物權均重等者相較。則薯蕷之中一半為水。而麥則堅實多精。然而同一畝克之地。其種麥得千斤者。以種薯蕷可六千斤。是去半而其養人之量猶三乎麥也。且薯蕷穫鋤之勞。減於藝麥之作。嚮使歐洲之國。他日以薯蕷為糧。若亞南之於米。而占地與今之麥隴均。則地產養人之量將愈優。以所收較所費比例之率滋大。然此皆地主之獲也。故用薯蕷則生齒日蕃。而地租日大。

案斯密此說已驗於愛爾蘭。愛民以薯蕷為糧。而其地行零田法。地主之租最優。戶口亦不數十年自倍。顧此非愛爾蘭之福也。道光二十五六年之際。有蕷災。食薯殆盡。其地大饑。民轉死溝壑者幾半。而英國亦從此能粟法。蓋民生所恃者

既專且險。稍一乏絕。死亡隨之。且食糧過賤。俯拾即足者。其治俗亦往往不進。孟子謂菽粟如水火。則民仁義。徵諸實事。乃不盡然。

又使以薯蕷為糧。而占地與今之麥隴均。則國中他穀之租。將以薯蕷之租為程準。而與稻不同。蓋薯蕷可生之地。則嘉穀美實。皆可以滋。不若秫稌溼田。難以他蓺也。往者吾聞藍克沙人言。雀麥之美。以之摶飯。其養人勝麩麪。勞力小民。食此最善。吾蘇長者。亦操此說。顧不佞終疑而不能信也。試以英蘇兩土之傭觀之。蘇傭之羸弱。皆過於英。而南北富厚之家。則無此異。然則雀麥效可睹矣。獨至以薯蕷為糧則不然。倫敦都會之中。其作使負檐之傭。門者走卒。降至倚市之倡。壯佼豔冶。閒之十八九愛爾蘭產。亦以薯蕷為糧者也。此可以證其物之益人。而雀麥方之。迥然遠矣。特薯蕷為物。不中蓋藏。非若稻麥之數歲不腐也。以未嘗先敗之足憂。故其種之也常有節而不可過。其所以不能與五穀同量者。職是故耳。

以下論地產之不常得租者。

夫地有所產其地主常可以得租者獨民食耳至於他產則或有租或無租視其所遭值之事勢

案地產民食亦不必常得租說見篇末

民生事之所必資者食之外莫若衣居矣方一地之未墾其任天而有者食之材少而衣居之材多及其既墾則所產常反是夫民寡而衣居材多則强半無所用之莫與爲易而無價值之可論就令或轉以爲民用矣其稱值也將僅計其飭治之勞至於其材與凡所以爲坏樸者不齒及矣及其地之既墾將衣居之材日以見少材少而資之者多於是交易之事興焉而價日以起夫如是則地無棄材見產者既悉取而用之矣而求者未已以求者之殷也故羣以入市其名價也將有溢於運致轉輸之勞費者焉價溢於運致轉輸之勞費夫而後主其地者可以有租

何言乎地未墾則食材少而衣居材多也初民之衣大抵壯獸之毛革而已或射獵或游牧食於斯者衣於斯然衣之勢不能盡其所食者匪所與易則棄於地矣美洲

之北境畋獵之民也方未通時其事正如此至於今則出其餘皮易氈罽鳥鎗茗蘭提酒員輿之上交通日恢雖極榛狉之域第使其地可稱產業則其國常有與通取其族所不能盡用者出以與人爲易其得價溢於運致轉轂之所勞費而漸租以興蘇格蘭山部皆畜牧當牛羊不能出境時所與南國互市者多皮鞹而牧場租起英吉利之羊毛不自織則致之伏蘭德伏蘭德國富而民繇英所不逮也而英牧場之租亦緣是而有此皆斑斑見諸史冊者也使當日者英無伏而蘇無英則通商路絕是毛革者烱於泥沙已耳產此之地又烏從以有租乎

案所言蓋英國義都活第三時事當元至正明洪武間是時英之羊毛幾通國財賦之所從出也

至於室居之材任天而有者曰石曰木其物方之毛革爲難轉矣當其荒棄所產之地固無有租此不獨在古爲然即今商國往往而有今假有石坑處倫敦之左近則得租或甚優乃北之蘇格蘭南之衛勒斯所在多佳石主其地者未聞有所得也已

伐之木。任梁棟者。溢五都之市。名千金之資。地產此材。徵租不薄。獨至北美諸部。參天合抱之材。扶疏膠葛。其地主招人斬伐。不名一錢。乃莫肯顧。若蘇格蘭山中之木。亘古不采。可致入市者。僅其皮耳。而至美之材。常爲溝中斷。烏租於何有。即有時轉而成器。所可租者。不逾斬倒之工庸。其多而無用如此。然有時地勢利便。而適爲建造之所資。則租有時而可得。往者倫敦衕治道塗。蘇格蘭東海石坑之主。遂得前未曾有之坑租。那威海岸諸林。其木常運英。得善價。其地亦有租也。

國之庶否。與民食有比例。與衣服宮室之材無比例也。民求食難。而其二若差易。無饑矣。更求其所以禦寒暑庇風雨者。大抵皆可得。至煖衣安居。而苦乏食者。初民屢屢有之。英國山野之民。其所謂室者。可以一人一日之力而具。其衣以皮革爲之。雖稍費亦易成。故初民一歲功力。用其百一。治衣居有餘。以其九十九求食。或不足也。治化進。畋牧之業轉而地著。一民之所勤。勤至少。可以食二人。是故半其衆以治地。則一群可以無飢。而其半以暇日脩餘業。資以養餘欲。給餘求焉。則冠裾屋廬輿夫

宮中之械器其犖犖大者矣今夫食富者之於貧其精粗美惡與夫烹飪之宜則容有別耳至於多寡之分非絕殊也而富者之壇殿廣宮與其簷筍之欄楯以與巢居卉服者較將其異者不獨在品即量亦相絕也（品者以德殊量者以數異此泰西學家衡物恒言也）蓋飲食之事限之以人腹腸滿斯不過獨至安形所需悅目媚耳則起居之愜適陟降之閑都被服之華作使之便其嗜欲之量有隨人欲而無窮者矣故民食既贍之時莫不貯留有餘以求其他所欲得者易足者以其有限而即足其心所不足乃在常不能足者此富者之情狀也小人謀一飽而猶難而一得之中貧者又常居其大分則各奮心手耳目之力求有以得富者之歡心而求者既多勢必相軋或其技之特精或其價之較廉以冀來人而取我此貧者之境象也至夫田野日治民食日充求食之徒乃愈叢業於是分功局成天地之遺利日出其物材之夥乃過於飭材之衆者矣是故百產告登民以滋侈物或以利用而見收或以飾觀而見設自夫粟菽布帛以至鋈鏐瓊瓌出諸地脈之深登諸墀几之近總是有形

究不外冠裾屋廬與夫宮中械器而已豈能奇設

由是而知民食稼穡者租稅之源不獨能自出租而他產之出租亦必待田野既闢稼穡饒衍之後而始有也且他產雖出租以給其地主矣其爲物之情又未必常如是也蓋百產之有租與否要必視供求相劑之如何必其求之之殷使市價有以逾於經價否雖在田野既闢之國其勢無以爲租也市價之所以逾經其所待以爲敵廬者至衆非爲詳論未易明也

今試即石炭一事而明之石炭礦產也礦必有主人而發掘開采之後或有租或無租恆視二事焉一曰礦藏之腴瘠一曰所居之便左夫較礦藏之腴瘠者功同而所出有多寡耳假使礦藏過瘠而治者不酬其勞費則雖置其礦於五都之會采之無所利也無所利則莫之開莫之開則其地坐廢稍進而礦藏差腴開而采之其入市而收利也僅能償其勞費酬勞力之力庸復役財者之本息夫如是則其礦可開矣然而不能有租故其礦多地主自具母財而爲之所獲者祇通行之贏率而租所不

南洋公學

計舉以與人為之則甚少矣如是之煤礦吾蘇格蘭多有之地主自采貲租則他人莫承更進而礦藏彌瘠開之勞費與他礦同而所出甚富如是而不開者則又以其所居之僻左繞礦之居民鮮少所出者供過夫求又無通行大道與夫可漕之渠則雖腴仍瘠耳故其礦亦廢也

以煤為薪或云有蒸故人用之也少於鄂堯戮其地薪煤並有則煤價劣薪無疑（一斯密氏生於乾嘉間其時英民於石炭如是此又徵其國世變之一端矣）無論薪價高低煤之出售終不能過薪而更貴今使問一國之中其焚煤之費與燒薪相等則不問而知其煤價之已極英國內地如鄂斯福其居民皆取木煤二物拉雜燒之此可驗二薪之價不相遠矣

材木貴賤其騰跌之由與牲畜同所待而相反皆視農業之盛衰為轉移當夫狉榛之秋豐草長林觸目皆是此不獨於其民無所利且深與田業相妨有其伐之為賜甚大遂矣耕稼與是萃萃者日以減矣此其事有二一發焉或樵斫斸而為墟或經

縱牧而灌溉耕牧日進材木以稀固其理也夫牛羊之蕃滋其事固與稼穡之遂生無比例稼穡者純由勤力而後有者也顧牛羊之蕃滋其事雖不盡出於民力而得人爲之斂飼豢養其生乃遂其種乃昌設無牧養之慈彼將任天事之自然際其青葱而飽亦過其黃落而飢猛獸奪其爪牙蟲蛇施其螫蝕縱克自存其生亦隘得人而後免此是人有造於畜產者大也故田事起而牛羊之生愈蕃什伯成羣縱於叢林深箐之中木之孽常以往固無或害而萌蘖之存必已寡矣自其新者不生則雖有樅樛蓊蔚之林不數十百年掃地將盡林木之與牛羊其不相能如此是故一境之内牛羊日夥則林木日彫惟其日彫而其物乃貴貴而後交易事起索價優於斬伐之費而其地乃有租之可言甚且所收之利過於他樹蓺之所期雖落實孔遲而大抵足以相抵此保山林之產者所以有人也吾英幾處山林事政如此說者謂其利優於耕牧雖然時或有之耳欲其常優必不能也瀕海耕牧甚盛之區有石炭供爐爨斵地栽樹以供營建轉不若運致他所之材爲宜故額丁白拉年來邑居雲興

無一杙一椽之材產於本國者。可以知矣。

案斯密氏謂草昧之時。林木於民無利。且與田業相妨。此語殆無以易。惟其如此。故理嘉圖創爲租例。謂農業初興時。其民所耕。皆擇最腴上壤。迨生齒日繁。上壤所登不足以周民食。乃降而耕其次。生日愈繁。所進墾者亦日愈下。及其名租也。是最下者無租。其餘諸田名租。即其田所收。與此最下者之較數。此爲凡租大例云云。方此例初出。計學家論租理者翕然宗之。以爲不可搖撼。號理氏租例。獨美國格理著論駁之。云理嘉圖謂初農所耕。必其上壤。此物理之所必無者也。蓋其壤既肥。則當萊汙未闢之秋。必早爲灌木叢林之野。初民之群散而不合。烏能闢其地而播種之乎。故初農所耕。大抵皆下中之壤。治進群合。而後游耕上田。此與理嘉圖所言正相反耳。顧理氏之例。終有其不可廢者。此學者所當反覆研尋者也。說載篇末。

又案斯密氏於供求相劑之例。往往信之不篤。守之不堅。故其說爲後賢所指摘。

如此節謂材木惟其日彫所以日貴而交易事起有以爲租云云不知使其求盛則材木雖不彫何害使莫有求者雖天下之林盡彫只餘一木爲足貴乎格致之事一公例既立必無往而不融渙消釋若可言於甲不可言於乙可言其無數而獨不可言於其一端凡此者其公例必不公而終破也

煤價與薪價齊斯爲極貴顧出礦時其價必大劣此否則無以爲水陸運費之地此礦主之售煤也與其貴而售少無甯賤而售多數礦並開則最腴之礦實操定價之柄跌價以傾並開之礦冀得專利焉一礦既跌衆礦不得不從非腴而從自然利減減甚則歇業者有之其次雖未歇業不能有租

案此所云云惟出煤甚多供過於求而後如此苟供不過求或煤市暢盛之時其事乃或反此價由最瘠之礦而出而肥礦歸之坐收厚利也

礦之所以開煤之所以出地而歷久不廢者其所待與他產等耳必其所收之利有以復其勞費而益之以常贏焉否雖甚美之煤無從開而不廢也故有贏無租者最

下之煤價矣。且如是之礦，必地主所自開與人開之而不得租，彼何所取而爲是乎。總地產之出租者，惟煤爲最奢。常法田疇之租常三分所收之利而取一，且未嘗計豐歉之異而爲差。獨至煤礦則五分取一爲最優，什取一者其常率矣。且計出地之發廬從而爲異。二者地利之不齊如此。故買采者田疇園圃之業計三十年之利者爲平價。至於煤礦，計十年之利而置買者稱善價矣。

案所謂業計若干年之利者，謂是業所收歲入積若干年而與買價相等也。當斯密氏時，煤礦租率尙有五一什一者，至於今乃益下，大較三十得一而已。此其故坐工庸日貴，彼贏則此詘，故租率不能與銷煤之廣狹相劑爲多寡。然率雖微而實數則倍蓰於前，而主礦者之進優於前人也。

煤礦之美惡不獨論其出煤之多少難易也，即銷場之遠近廣狹，開采之得利與否恆視之。獨諸金之礦產則不然。其品彌貴，則彌不計所居之便左。蓋其爲物易於挾持，盈握之微，爲值甚鉅，雖以之梯山航海，運費加於本植甚微，故銷場所被不僅毗

遷之境謂之流通宇內可也如銅出日本而登歐市鐵出西班牙而流於秘魯智利而秘魯之銀則由美而入歐由歐而轉亞礦產雖而地相絕則各具銷場而其價不相牽涉如頁洛卜沙與紐喀所南北二境之煤雖同在不列顛島而各自爲價其與法國黎夬奴亞之所出愈不相涉矣至於貴重諸金之礦則大不然五洲之礦互相繫牽設有一脉群猜僨蹶此如日本之銅秘魯之銀其出土之多少支那歐羅巴二金貴賤視之所共見也蓋肥礦出產既多其價緣之陡跌跌則猜礦所收勞不償費雖欲無廢不可得也近尋波拓實銀礦開古巴聖多明戈與秘魯諸老礦皆僨然有不終日之虞可以驗吾說矣

案斯密所云尚是當日情景後化學之事日精取銀者多由格利那（鉛卝名）號學提生術由是出銀愈多而舊礦往往衰廢

是故群金之礦其利視宇內所開最腴者爲轉移凡礦利取償勞費之餘所長蓋薄鮮能給重租群金之價其中所以爲賦息者多所以爲租者少銅者已然（謂鉛鐵

屬）珍者尤甚（謂金銀屬）實剌士收師著戈安倭勒風土記載其地礦產甚詳謂最腴錫礦名租不過六分全利之一下者並此不能吾聞蘇格蘭山中鉛礦其名租腴者亦不過此率也又西班牙人佛勒芝暨烏羅阿（曾為海軍官赴南美洲創錄廠歸著書論秘魯礦事甚詳）皆以秘魯礦為天下上腴然人有至彼開采者其地主祗與立約束凡所收卝須付地主所立磨礱碾之價其值與外磨等不更索租也礦有租有稅租者以給地主稅則國家抑封於其地者之所收二者實同物特名殊耳往者西班牙徵銀礦稅五分全利而取一至一千七百三十六年始革是五分一者即秘魯銀礦租率矣設無此稅地主將取之以為租其不復徵租者稅重礦之坐廢者已多故也戈安倭勒錫礦其地獨克立値百抽五之稅此亦無異於租使無稅則租將增而歸地主前言錫礦租六分取一矣租稅合將見戈錫秘銀二租相於猶十三之於十二秘礦租徵如此然且不支故至一千七百三十六年減為什一錫稅則二十而一而偷漏者錫少而銀多此不係多寡數殊也亦以銀珍易挾之故故

西班牙王之銀稅多漏卮而戈安倭勒獨克之錫稅差覈實由此亦知錫價之內函稅多而銀價之中名租少又知金品下則租稅易徵金品彌珍則所以保租稅者將彌薄也

夫礦地之徵租其爲薄既如此而即斥毋望贏之家其收利亦最富厚乎故烏羅阿言秘魯俗視具財治礦之家爲妄人敗子人而爲礦通國望而避之由此知彼視礦業與英正同其事少贏而多虧得者什之一二而失之盡什八九世俗有見於得無見於失遂爭具財展力而趨之不知緣礦破家者前後踵相躡也

銀礦開則國賦仰於是者重故秘魯之法所以勸趨其民使開礦者莫不至也其令曰凡覗得新礦者既報墾升科矣則不必問何人產業得循礦脈畫地延二百四十六尺袤半之惟所欲爲無異己業戈安倭勒錫礦其獨克與民立約與此略同凡欲治新礦除民閒耕牧已園地得任意畫取延袤若干丈尺號曰界礦已界其地或自采或租人采蔑不可其舊主人不得撓也吾聞民生財產之重次身家有國有衆者

所不可不致謹且地從主人者天下之公義也今爲此是覬不可必得之虛利而繁民恆產奪其自主之權導之以取非其有爲相侵牟之事可謂倒置者矣

秘魯銀礦而外則有金礦其招徠開采之政與銀略同而國稅反不過二十而一初亦嘗定五一什一之稅矣顧事反所期欲過二十而一勢必不可佛勒芝賢烏羅阿言其地以采金發跡者方之采銀爲尤尟智利秘魯二國金礦稅無逾二十而一者其漏卮亦甚於銀稅此不徒因黃金珍貴易挾已也亦以金苗與銀苗鍊法絕異之故銀苗出礦爲自然不雜者欲去其沙石則必致之官廠如法披鍊而後可如此則其事煩而廉察易至於金大者如拳小者如搏既多自然不雜者矣就令細瑣猥雜其分解之亦易易耳或以清泉或賫鉛汞私家密室辦此無難而廉察乃至不易故礦雖富以多盜而貧夫銀稅之徵既已苛碎而儌薄矣至於金又加甚焉由是知黃金入市其價值之中所函之租微矣

金銀入市其行銷之理與百貨同雖其最賤之時其所易者必及其經價否而求其

出地必不能也即使有之亦可暫而不可恆特金銀者所以為幣故其價若騰而難明然若干之金其所易之粟布他物因時有高下多少之差其交易之率固可得而驗也故金銀之值雖至賤必有以使采者轉者償其冶鍊輸將之勞費而又益之以通行之常息此之謂經價至於騰躍之頃則其價不繫於他物而獨以金銀在市之多寡為歸譬如言石炭之貴賤其騰跌之際不僅視石炭也薪柴多寡亦劑之薪柴賤則石炭不能獨貴也至於黃金則不然少則騰多則跌其易權之高下獨於本物焉取之蓋黃金有獨具之德以為利用非他物與他品之金所得與故耳

黃金之所以寶貴者三曰利用曰榮華曰希有使獨以利用言之則群金莫若鐵而次鐵者莫若黃金其為物也不鏽不澀而恆晶瑩以為桮棬盤盂則不腥不蝕故以鉛為罌不若以錫錫不若銀銀不若金所共喻矣其采色又群金所不逮也以為容飾燮悅之稚皆悅其華丹漆之施不若金塗銀器之耀也其利用而榮華如此既已可貴矣而黃金乃又益之以希有希有之所以貴奈何民既富矣則欲有以觀其富

觀其富者必示人無而我有夫如是必取其希有而難得者蓋其物勞民曠日而後出挾此者惟富爲能不啻其豐有緐多之標幟矣夫物徒希有不必貴也徒利用徒榮華亦不必貴也三者奄焉此黃金易權之所以大也且是三德故上幣以之有三德可貴而後爲上幣非爲上幣而後利用榮華希有也雖然既爲幣矣則求之者日衆多希有而求之者多而黃金遂由此而益貴

至於玉石之采取皆以其物之榮華舍爲佩飾收用甚希顧徒榮華未云實也則緣希有而榮華益著縋幽梯險勞費不貲故其入市而索賴也價之中所函庸息至多而租常至少而或至於無使玉石之地而得善租非至腴者不能矣往者玉工遴方尼爾嘗親至戈羅剛達泊維芝亞甫二地閱金剛石礦其地那博非上腴出石最美者不開而餘坑多封禁者叩其故則以不酬勞費也

璆琳琅玕之爲物易挾而值多而其貴賤之情與黃白二金相似大抵視字內所開最腴之礦之價以爲差是故金玉二地之名租不自由而必視字內已開者肥瘠之

何者相方為比例而後能得之雖肥租不必多則雖瘠亦不必少矣今銀礦最肥者莫波拓實若然使新覘之礦其肥過波拓實猶舊波拓實之過於歐礦則此礦之開可使銀日趨賤雖波拓實之所收利不足償勞方西班牙之未通西印也歐洲之礦其收利給租固不亞於今之波拓實也蓋舊礦之出銀雖少而今礦之出銀雖多以易權言則古今無以異其地主之收租也以銀論則多寡殊以易物較則多寡均也然則雖多金不足以為富矣

案國雖多金不必為富此理至明常人囿於所習自不察耳蓋易中為物猶博進之籌籌少者代多籌多者代少在乎所名而非籌之實貴實賤也國家貨不增而徒務金銀珠玉之為積此何異博者見今日一籌所值者多他日更博則多其此籌以為富不悟籌之既多其所當者必以少矣夫博者之貧富非籌之所能為猶國之貧富非金銀之所能為也不達此理故言通商則徒爭進出之相抵得銀則為有餘得貨則若不足與言礦事聞有黃白之礦則生歆羨言及煤鐵之礦則

鄙夷之此惑不解而云理財無異不知經首之會而從旁論斷雖其不殺人者寡矣。

是故金銀玉石之礦雖至美極腴日出百千而世未嘗以之加富彼之所以貴者在希有今既以日出而多則其所以為貴者喪矣由貴而賤有必然者然則金玉日多果無益歟曰有昔者栖桅盤盂與夫佩飾敘璽之事得以金寶為之甚不易也今者既日出而多矣則不待有力而後樂此前以土木今以金玉此其適用華美則有閒矣其有益於世如是而已過是以往所不知也

至於田疇園囿之產則大不然田疇園囿之所登以養人利用而實者也故不必待他所之肥瘠相方為比例而其產與租之利自若百頃之地種幾許稻收幾許粱麻菜若干石材木若干章而所食所飼所衣所庇覆者幾人恆定之數也主其地者任土而征之無閒所取之幾何是幾何者常有其易貨馭功之量民之有待於衣食宜嵩禩而無變者也則是田疇園囿之利亦將與為無窮且金玉之礦有其沃者則瘠

者磽。而田疇不然。磽與肥者。皆不獨無廢也。且將蒙其利焉。何則壤沃而收多。收多而民聚。民聚則磽者之產。亦有所銷。壤固各有所宜。有相資者而其利見矣。今使以疏治糞溉之勤。而於地養人之方以進。此之所利。不止所治之田疇已也。其他地產如金玉者。亦蒙其益。而地利以增。蓋田疇治則民食豐。食豐而力有餘。夫而後有以給其餘求。養其餘欲。而一切潤屋潤身雕飾紛華之端以起。起而後他產之供。有其求之者。而利出矣。蓋食者民之楨幹。不徒國之貧富以此爲差。使衣食之不周。則器用使令文章藻飾之爲。烏從起乎。昔者西班牙人初至古巴海梯諸島。見其地民亦用寶石黃金爲頭足襟袪之飾。句之則輒斥與。未嘗有吝容。及見班民爭欲得之。則相詫以爲怪。蓋彼之視金玉也。猶吾人循山巔水涯而遇美石。以其耀目可愛之故。固不惜俯拾之勞。至有欲之者。雖非親知。亦未嘗靳而勿與。其所値於已微也。彼以其國之少食而多金。故不悟世間有如是之一境。以民食之饒。遂有斥一人一家歲月之糧。以易此熒熒然不能粥飢不中煮寒不中衣之物者。使有人爲告之

以所以然則客子之所爲於彼亦無足怪爾

以下論常得租與不常得租二產隨世升降相待之變率

田野治農業精則民食加多而他產亦因之以得利或以其利用或以其可悅其得利不同其待農業隆而後有利者則均也或常得租或不常得租治化日蒸是二產者常有相待之率使國故之足徵是固可得以表列也雖然常得租之產無待於不常得租者而不常得租者則必依於常得租者以爲其利之盈虛焉百工之事日衍則凡衣裳宮室之材與夫地中之寶藏若渾金若璞玉勢必好而求者日以多求者日多而供者不過其所具之易權必以日大其相待之變率類如此矣

設都會近郊有白石坑一區僅是而無他所則是坑之興廢必視城中道塗之荒闢與其戶口之盛衰爲斷又設千餘里中祇有一銀礦而是礦之興廢不以近邑之繁耗爲轉移蓋石坑銷場不逾百里供求相待舍此無他至於銀礦其爲物周流遐宇而不滯於一隅故其利之盈虛動以一世界爲量區區近邑所以牽掣之者微矣顧

使世治日蕃民之需銀日廣而宇內新開之礦其出銀之數供過乎求則銀價將亦日跌而舊礦之利以衰今夫銀所以爲價者也曰銀價跌者由其易權漸減而百貨日見貴耳凡論銀價之漲跌考之於穀麥之價者其粗迹也精言之則權於馭力命功之量所操之銀重同而所御之功力日以見少則銀之日賤較然可知矣

總之宇內以銀爲幣其需銀日多者交通國多而工商之業奮也其事可分三際一假其商務日恢而產銀之礦不與之接武連衡而並量銀將日以見少而與穀食相待之率亦以日加銀數等而所易之穀見多乎前則曰穀賤非穀之賤銀之貴也二又使業礦寖興駛者日出而通商之事如故則銀之出地浴於所需其與穀相待之率將日以少銀數等而所易穀減則曰穀貴非穀之貴銀之賤也三又使宇內之通商日廣矣而銀之出地與之相副如是銀穀相待之率將歷久而不減不增考銀穀盛耗之閒此其大較矣

銀者易中而穀者百產之程準故求商業之盛衰校民力之蘇耗莫便乎於此求之

溯我生之初四百年以往其中銀穀相待之高下始也穀日降賤繼也穀日趨貴至於今則稍稍平矣其見於英法二邦者如此則其見於歐羅巴全洲者可知不佞於詳論租理之餘將旁及乎銀値價而考之求能明乎其所以然之故其諸學計言食貨者有取於是歟

案中國以銀爲易中本位十餘載以還金銀皆日貴穀價亦日漲甲午至今其漲彌甚無慮所增三分而一說者謂往者西國悉棄銀準用金獨印度中國日本三者用銀今印度日本亦用金準用銀之國獨有支那故中國銀多進口金多出口此銀賤所由然也顧吾聞諸賈言各口都市見銀仍不見多則又何說不知自甲午以來中國如鐵路諸事率作者多故需銀亦廣以需之廣故散而不見多而銀之貴賤則五洲之市合而爲之他所既賤則支那不能獨貴也至於米價之貴其故一由戶口之蕃息一由外國之采買大抵國進其穀價莫不由賤趨貴未嘗由貴趨賤也吾聞長者言咸同時以銀買物已不敵乾隆時三分之一至於今日又

不及咸同之半矣．總之各國既用金準．而中國不變其受病之大．終有所底．而一時欲棄而從金．力又不逮．此事所關極鉅．上自朝廷之制祿．下至商賈之交通．皆蒙其害．有心宏濟者．不可不殷覽而熟籌之也．

以下旁論前去四百年中銀值之貶跌．（以非釋和正文故云旁論又斯密氏生於雍正元年是書成於乾隆四十年爲西紀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則其所稱前去四百年當自一千三百五十年至一千七百五十年也）

第一期

考英之麥價．大抵當一千三百五十年至於前此．其每括打麥不下臺衡銀四翁斯．當英今幣二十先令．由是漸減至一千五百年．每括打價僅臺衡銀兩翁斯．於今幣爲十先令．至一千五百七十年尙如此．

知麥價升降如此者．有數證焉．一義都活第三之二十五年．著庸錢令云．每布歇洛作十便士．不得過．以其以令限民之故．知爲常價．非甚貴亦非甚賤者．而考義都活

第三時圖法十便士得銀半翁斯而每括打價當時六先令八便士者爲銀四翁斯矣密謂考較前代穀價與其取之史記不若求之條令間蓋史記所書多凶歲之貴價或穰歲之賤糶以之取平價難若求之條令差無此弊又當一千三百九年庚德伯理神甫大饗衆其時食單載所用酒脯麥麴之數以所載推之知每括打麥當時銀七先令二便士於今幣則二十一先令六便士也又顯理第三五十一年立酒均餅均以麥價爲準而均二者之價自每括打麥一先令至二十先令通爲表以令其民二十先令爲最貴時價而常價三分一爲六先令八便士則四翁斯銀也合前數者而評之知當一千三百餘年時麥之常價蓋每括打易四翁斯臺衡之銀雖失亦不遠矣

自此而至一千五百年每括打麥平價則漸減而僅及其半二翁斯臺衡銀也此於今幣爲十先令至一千五百七十年尚如此此之可考者那丹白狠爾勒家乘中載一千五百十二年麥價兩宗一每括打六先令八便士一五先令八便士當是時以

六先令八便士爲銀二兩斯計今幣十先令也自義都活第三之二十五年至額理查白之初年此二百餘年間皆以六先令八便士爲鎊括打麥之平價雜見舊書條令中斷此價名雖同而實則代減而銀之易權亦代增故富國者用之而不覺也如當一千四百三十六年令云麥價至六先令八便士時販麥者無待給憑許出口至一千四百六十三年則令云麥價非過六先令八便士不准運以入口彼以爲賤如前則麥出無損貴如後則宜納麥外方可知此價在當時爲適中平價矣至一千五百五十八年女王額理查白即位麥貴適六先令八便士者出口有禁第以此爲限則英麥終古無出口時故其五載更令以十先令爲限此所謂十先令實與今幣相若蓋英國之圜法自此以來爲變甚微也可知十先令爲麥平價與那丹白狠爾勒家乘所記可相印也考法國杜不黎所記及穀食志諸書其中穀價與此相若大抵前貴至一千五百六百年之間則大減英法如此而歐洲諸部大致遞如此也由此觀之則此二百餘年中銀之易權日大可以概見而銀所以日貴之由有三一

則其地治化日蒸。工商業務。其資泉幣以爲通轉者日多。而銀之出地與前相若。一則交易之事。未異廣前。而銀之出地日形其絀。一則一因之中。亦有其半。今此二百餘年中。歐洲銀貴之由。則二因並有之事也。當是時歐洲諸邦。文明日啓。戰伐之相尋。刑政之不公。皆比前代爲大減。夫戰伐少而刑政公。則民獲息肩。而其身家可恃。身家可恃。故樂於治生。而交易之事日廣。且既富矣。則有潤屋潤身之事。杯棬佩飾。日以華奢。此銀貴之前因也。又其時新礦未闢。而舊開者多自羅馬以來。地不愛寶。精華日渴。渴而猶取。勞費必多。而所得反薄。此銀貴之後因也。一因並用。則其物日以見少。以之易物。則物價日微。而見諸民食者爲尤著。

考食貨者。多家皆言本洲之銀。自威廉并英。抑自羅馬凱徹以來。降而愈賤。因不待美利堅之通。脈礦濬出。夫而後其易權以微也。此於不佞所前陳。若相反矣。顧其爲說亦得諸較列歷代之麥價。若他產之價值者。又世俗或見每洲交易日廣。國富日增。增故銀多。多必值賤。此其所據之是非。與夫操論之得失。試詳以揚攉之。

由來金銀世貴世賤。徵於前代之穀價者。有三失焉。而大抵皆失之太賤。一曰以變徵之價爲市價。古者任土作貢。自麥菽以至雞豚。莫不如此。降而泉幣通流。田主常與農佃爲約。惟田主所便。得依市價折色徵之。此在吾蘇。號曰變徵之價。顧佃產土物。不產銀錢。且折不折。一惟田主之命。故方爲約時。其所定常劣於市中之經價。往往有僅過其時市價之半者。而後之考者不察。則以此爲當時之市價。如佛理禿之書。往往有此失之遠矣。二曰沿襲官書傳寫之譌。古者平價立均之法。如大小麥每括打幾先令幾便士。則每枚麪麭每格倫酒。應價若干。其比例皆自最低之價始。由是遞加以至於所擬之最貴者。斟量數一。以令於民。且以徧行各部。顧鈔胥潦倒。且以謂比例既定。可以類推。則所錄之價。往往僅及最下之三四價而止。如是流傳。後世考食貨者。不悟此之所載。乃發凡起例之資。而非當時價止如此。昧然據之。以折中其時市中之常價。烏得實乎。此如顯理第三五十一年立餅均酒均。其時所錄麥價。賓自一先令至二十先令止。而胥吏迻寫。僅至十二先令。於是言食貨者。遂謂每

括打六先令等於今幣十八先令者。爲其時常價。其懸如此。三曰不審古價騰跌之情。蓋古穀價騰跌之度甚鉅。有時而賤。過於今時之最賤者。亦有時而貴。過於今時之最貴者。由於淺化之世。往往道路不通。而商旅滯澀。數百千里之內。豐歉不能相通。如英國諾曼初并時。自一千二百餘年至一千四百餘年。萑苻屢起。豪酋梗法。一部有秋。而他部以天時不齊。洊饑見告。設二者之閒。有豪酋爲阻。則其勢不相救。此以流溢而賤。彼以荒虛而貴。其貴賤之情。尚不可以後世之常法論也。而後人徒見穀價最賤之時。遂謂古價跌者。至於如是之微。其常價自必方今爲劣。不知尚有極貴者。亦爲近世之所無也。佛理禿常舉一千二百七十年時麥價。一爲每括打四鎊十六先令。則今幣之十四鎊八先令也。一爲六鎊八先令。則今幣之十九鎊四先令矣。此亦晚近所絕無之貴價。而古竟有之。又何說乎。

案佛理禿所考一千二百七十年麥價云云。似不必然。而斯密氏據之爲所誤矣。嘗有人更考其實。知當時麥價每括打乃六先令四便士。而洛方木及那福克二

部。其年七月麥價則九先令也。豈佛理禿所舉者果有一二所大饑不通外埠偶而然歟。不然何相戾如此也。又斯密謂諾曼并英時。萑苻屢起。後之史家亦不謂然。蓋當日部酋分地各私其土。督驅捸術盜。無所容。而上有彊王。莫敢相侵犯者。故當日南北行旅遇盜甚稀。道路甯謐。觀其時貨物運費之廉可以證矣。此言正與斯密相反。存之俟更考可也。

佛理禿於古麥價蒐討甚備。皆取自一千二百二年至一千五百九十七年之麥價表而列之。每一紀則合而取其中數。今即其表觀之。知麥價實爲世賤。直至其表末年始有騰上之勢。佛所用麥價。多以其甚貴甚賤而傳。由是爲推。果能得實與否。固不敢言。顧即其所表列者推之。將見銀日益貴。與吾及法國杜不黎之說有合。與佛銀多日賤之說。轉無所合也。而彼獨云爾者。蓋其考銀值貴賤。推之於麥穀之價爲少。本之於他產之價者爲多。彼以謂當淺化之世。穀爲人力所成。難而後獲。故常比他產爲貴。雖以樣推。而其所謂他產者。又不外牛羊雞豚及雉兒諸物。夫當貧陋儉

野之世是諸產者甚賤於穀無疑然以其賤而謂爲銀貴之徵則大不可蓋此非銀致功易力之權大乃諸產供過乎求而爲值少耳使此之賤而足爲銀貴之徵則此之貴銀必賤矣而何以銀多之國如智利如祕魯諸查是數產者不獨不貴且復甚賤如烏拉阿音術恩牛價僅二十一便士又如貝來恩紀智利馬價僅十六先令又何觀以處此可知始造之國地大牛荒其中牛羊雞豚雉覓麋鹿之倫既可不甚勞而獲則其致功之最亦必不宏故其賤也以本物之莫之求而賤而不足以爲銀少而貴之徵也

前書謂物有眞値以產之功力爲程然則論價當求之功力乃得眞矣淺化之世天產之鮮其價不足爲典要蓋其爲物時方蒙昧供過夫求其價遂賤產至夥穀無論世化何如產之皆出於作苦是以其供之數常視求之數爲盈虛雖有豐歉之差不能甚相越也且使天澤地美同則產均者其需力亦等力等故眞値同雖有分功善器致產之能事爾恢而田事隆以日精其所需用器馬牛之費粗足相抵合之數者

而言之可知穀同量者其取功之量亦同不問所居之何世非若他土物之因所遭異矣夫功爲價程而穀之取功又不隨時而異彼論銀值者棄穀而求之他物烏能實乎且勞力者之資生也以穀爲楨榦方其由畋漁而游牧由游牧而耕稼地實之滋此爲最優其爲物宜人而廉故勞力之民舍此莫食至夫牛羊雞豚之美進富之國小民斗酒自勞閒得嘗之然亦僅矣英傭優於蘇傭蘇傭優於法傭法傭食肉必其田事告休與夫歲時令節外此不食肉也故廝率視穀價者多視他產者少此又見考銀值貴賤者舍穀價莫由也

案此節所云田事天澤地美同則產均者所需之人功亦等不問所居其爲何世此語後世計學家頗不謂然精而論之其失有二蓋使農學日精則天澤地力人功三者皆同今之所收方之於昔倍蓰不啻今日緣畝之民比之五百年以往未見其多而所出穀食五倍於昔又農事有絕大地力公例名曰小還例小還例奈何曰農事有一程限過此程限而再加功本所收還者不能比例而增當其未過

此限時加功本治之其所還或過所加之比例既過此限加功本治之其所還則劣於所加之比例故名此限曰大還限此例所及甚廣言計務農者不可不知者也以此例觀之則斯密氏言不問所居何世人力等則所產均者亦未協也

以上所言理固明晰而穀麥諸價又非佛理丢諸公所不考乃其論銀值升降不能得實者則世俗之觀誤之也俗謂治化進則交易廣廣則國富富則銀多多則值賤相因而起有必然者然而諦而論之乃大謬矣夫國中金銀之進不出二塗一由礦產之日興一由通商之日廣其由礦產進者本值日賤可其由通商進者本值日賤不可今使胅礦日興金銀山積而百產則同於往日如是同稱等量之銀於前易物則見多於後易物則見少此其事固然故曰由礦產進者本值日賤可也如以工商雲興民業殷賑之故則交易之事以貨易貨各資其利無論金銀之不必多也即令入國甚多將有二事焉因之而見其一所以給求其一所以贍欲其給求奈何交易事廣其求用易中也必多如是則造幣圜法不可緩矣造幣兼則金銀將不見多其

賤欲奈何富而有餘人欲日侈飾觀悅目發玉簪珥下於銀者不足爲華夫以金銀爲脩飾之事其理與耽翫骨董圖書之事略同吾未聞以國中饒衍之故而書畫珠玉之售轉狹則既富之餘金銀不必賤矣

案金銀本值貴賤之理與百貨之所以貴賤本同視供求之相劑不以多少論也夫新出之柏拉丁難（化學作鉑俗呼白金）可謂少矣而價廉於黃金化學金類原行四十餘種半皆取之甚難見者甚少而其價不高可以見矣大抵本國無礦而金銀自外來者其貴賤定於所與易之貨值然則仍視夫供求之例也

故自我言之金銀本值之所以升降與世俗之云云正相反假使新礦不開而一金只有此數則生事滋壯之秋其爲值鉅民物蕭條之日其爲值微在工商殷賑之國其爲值鉅在鄙陋不通之國其爲值微必然之數也夫黃白爲物與他貨同常趣善價以爲易而善價非貴廣貨博之鄉莫之與也物之眞價在其所取之功故使二國食功厚薄相等其功庸必皆與其民食爲比例而金銀在富國以其物博而易多在

貧國以其生產而易殊使是二國者相距甚遠其差將大見何則其物雖皆貧而趣富而以相隔誠懸之故不能旦暮平也使其壤地毗連則其差將微或不可見今如支那爲國富於歐羅巴者也而二土之民食貴賤懸殊中之稻廉於西之麥遠矣英倫富於蘇格蘭者也而二土之麥價差相若夫中稻西麥廉貴固殊至於功庸則高下尤甚歐洲甚高而支那至下此其所以然又在歐洲進富而支那止而不進之故蘇之功庸固亦不非然不及英者蘇之進遲於英也觀蘇之勞民多南徙而英之小人少北遷則知二國生事之孰亟矣夫勞力之民其苦樂舒蹙不以國之貧富殊而以民業之進境中立退行異其理吾於前篇既發之矣

金銀易權既極多於最富之國則亦極少於赤貧之民赤貧之民如土番生番是已在彼金銀幾於無所值若都會之穀食常貴於邊鄙此不得謂銀在都會賤也乃穀自貴耳致銀於都會其費不必輕於致邊鄙而致穀於都會其費過於致邊鄙多矣是故在都會之區若荷蘭若稽奴亞其穀麥皆極貴內產不足以贍則常資諸外供

工商之業之自闢，他所莫及，而民食以轉消之殖而皆致銀於安蒙斯他丹，其費不必減於致諸丹輯克，而致穀於安蒙斯他丹，其費邇致諸丹輯克遠矣。銀在二地貴賤相埒，而穀乃大異。今使荷蘭稱奴亞之戶口如故，奪其富有之貲，絕其轉輸之道，當此之時，黃白二物固已少矣，而穀麥之價將何如，其因銀少而値賤歟，抑將騰踴無藝，等諸饑歲之所爲歟，此不待再計而後明矣。可知布帛菽粟與珠璣金玉爲物殊科。布帛菽粟需也，珠璣金玉飾也。當有所需，則斥所飾，而是飾者，既富則索價高，方貧則取償狹，至於需者則不然，當貧之而愈貴，及富溢而反賤，不賤則無以爲富溢矣。

吾論第一期銀値之騰跌而旁及其他如此，所可斷然知者，則自一千三百五十年至於一千五百七十年，此二百餘年中，吾英之銀日進，其進也由於民業之日興，交通之日廣，故其數雖進，而其値不跌而或騰。此不獨不列顛一島國爲然，實則歐洲之大莫不如此。不知者見銀數之日進矣，而不悟其因之不同，遂妄謂銀値之世減

意非世減不足以明其進也此則實考二百餘年食貨之價已足悟其非而張盧爲說者愈無當矣

第二期（自一千五百七十年至一千六百四十年）

考古銀值之進退者於第一期幾於人殊於第二期則如出一口蓋自一千五百七十年至一千六百四十年此七十年之間銀穀相待之率與前正反銀之本值則日跌其馭功易貨之權日以微穀大騰躍由每括打二翁斯銀抵今十先令者至於六若八翁斯抵今三四十先令此似由美利堅新礦之脈且多而歐洲此時農工交易之事亦與俱隆其需銀因以日眾而無如地產過優川增幅湊供之於求所益實多則其值亦不能不減也波拓實礦脈前得已二十年而銀多之效始驗於英國穀價陡長乃在一千五百七十年也自一千五百九十五年至一千六百二十年通計每括打上上之麥值一鎊十六先令十便士去其九分一而得中麥之價則一鎊十二先令九便士爲銀六翁斯又三分翁斯之一也又自一千六百二十一年至一千六

百三十六年上上麥價乃二鎊十先令減其九一如前得中等麥價一鎊十九先令六便士爲銀七翁斯又三分翁斯之二也其不數十年進而彌上如此

案計學家羅哲斯言秘魯群礦最腴其勢固可使天下之銀由貴忽賤其地利固然而人事亦與有力也蓋當日西班牙治礦之政橫敺土民力作之劬過於牛馬使其不然而用招募之雇工則勞費乘除之間其利自減而銀之降賤亦不能如是之相懸也是時西印紅種被其虐者戶口日稀神甫拉格沙目擊蹙然謀所以救其孑遺者於是議以非洲黑人代之此販賣黑奴之事所由昉也嗟逐一國之私既奪其地矣且將滅其種而不卹西班牙之不振豈天道有時而信者

第三期（自一千六百三十六年至一千七百七十五年）

自一千六百三十六年至今爲第三期其銀值大勢則由賤而復騰特所騰尙微不及前此七十年之所失者耳蓋自一千六百三十年至三十六年此六七年中所由於美礦充溢而然者銀賤已極其致而穀價遂亦漸定不可復增直至十七棋之末

年銀值陰趨復騰之勢而自本十八稘以還銀乃日賤雖其進尙微不抵前者之所跌而謂之爲跌則不可也此第三期銀市之大略也

考之前志自一千六百三十七年至一千七百年此六十四年之間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在溫則市中平價通之得二鎊十一先令强較之前十六稘之平價尙大一先令有奇是穀價尙微趨貴顧吾不以云銀跌者蓋此六十四年之中有數大事焉皆能致食貴之效故此之貴不第非銀跌之所爲且非天時之所使也其大事一曰內訌（順康之閒英國民變順治六年殺其國王寮理第一英國無王者十餘年獨有議院至順治十七年而寮理第二復辟）民不緣畝商旅觝滯蓋不必隔并之壓臻而糴已貴矣當是時通國皆被其殃而倫敦爲尤甚以其仰外供也故一千六百四十六年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在溫則市價四鎊五先令其次年則四鎊祇此二年其浮於前十六稘之中數者已三鎊五先令矣均攤此於六十四稘平價之中其數已大況內訌十餘年其貴賤固不僅此二曰獎外輸而一千六百八十八年

國家以麥賤之故特立賞格募民運麥外售論者或謂麥外輸而農不病民爭緣畝墾殖之餘穀常輕賤此其說信否勿具論特是獎令二年而止爲時甚暫殺多之效無由得也且粒米狼戾時則以政驅之使穀外注至於饑歲無蓋藏以補不給焉有不益貴者耶當前稘之末偏災所被固不獨英而英乃獨酷者即以是故雖一千六百九十九年有出口之禁九市月所救微矣三曰圜幣日劣夫幣劣而麥貴者非麥貴也名貴實不貴也自察理第二復辟而圜法大壞鑿剪摩鑢錢枚坐輕而麥之入市而名價也以實不以名故拉安德言此時通行泉幣劣於法錢者蓋四分而一而麥價則緣此比例爲增至一千六百九十五年威廉第三脩圜法（一英國官銀行立於前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而始復此則純乎名實之差於麥少銀多兩無與者特後世考者不詳則遊謬附統此三端故麥價雖加乎前吾不以云銀跌也

前稘銀市之情如此至於本稘以還則銀市之不跌而稍勝愈易見也圜法既脩幣之名實相準無內訌之事以害農功沮商旅而其獎外輸也政行之時久其初雖致

穀貴。而產銷益遠。民勸農功。則亦有致賤之效。故此六十四稔之間。通其平價。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在溫則市價二鎊六便士半強。此以較前去六十四稔之平價。則賤十先令六便士也。蓋過四分之一矣。以較一千六百三十六年已前之十六稔。當美礦來銀最多時之平價。則賤九先令六便士也。以比一千六百二十年已前之二十六稔。當美礦已闢而效未大著於歐市時之平價。則賤一先令也。此以見銀市之入本稘而復騰。即在前稘末年。固已具騰而上行之勢矣。（已上麥價皆舉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欲得中麥每括打八布歇洛者。用再九折可以得之。如十八稘首六十四稔平價。再九折得中麥八布歇洛者三十二先令也）。

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農家金古烈哥里言其時麥價當中收之年。由田承糶者。每布歇洛三先令六便士。此所謂由田承糶者。蓋無異今之承約價。麥賈與田家立約。就田取麥。限若干年。年若干括打。如是之價名承約價。其所以與尋常市價異者。就田取穀。則省農人運致之煩。而限以年數。則通豐歉之異。故此價常若與市價為微。若

金所言則中麥每括打八布歐洛者價二十八先令也。於前者之數減四先令矣。當未儀之先承約價例如此。不足異也。所可異者。當金所指之時。正議院置賞格以獎外輸之日。且云此格俟麥每括打價四十八先令時。能設如此。則方之金所核承約價。蓋七而貴五矣。非至荒歉。烏從有此。顧此令之行。當考其由。則當是時威廉第三新自洲（英係島國故稱歐羅巴諸國曰洲）至。國論未定。而爲議紳者。多有田人。親見麥價日跌。病農。則建議立此格以救之。爰當更此令如察理第一第二時。而威廉初立。且其時國用空虛。正議稅畝。勢不得與國中巨室異趣。此其令所以竟下也。而吾輩居今觀之。益信穀市於前稘末葉。已稍稍廢。纔入本稘。其與穀相易之權日進。其所以不甚見於此者。乃爲人事所力持。若任夫天時地利之自然。則其效必有異於此者。

主獎外輸之說者。必曰其政利農業而無害於食穀之家。彼以爲穰歲倉箱豐登。來年狠藉。不外輸則穀賤病農。獎其外輸。而後農勸於田業。價常平而穀益多。此兩利

之政也至於歛歲糧之罷其令可耳獨不書積歲之穀既競外輸則留爲蓋藏所以待凶荒者必少如此則歛歲之價無由而平然則歲無閒豐儉自獎外輸政行而民食貴穀矣前考本稘首六十四稔之平價已較前稘末六十四稔爲微殺無此政則其愈微可知議者不察銀賤之由而徒穀賤之爲懼此持前說者之所以力也抑議者又謂使獎政不立則穀大賤而農病病則財力之用於田者必儉儉則無餘而所以劑凶年者亦蔑有是獎外輸者自致其豐稔有餘而未嘗奪凶年之穀以輸之於外也此其說近似總之獎政不獨在農國家所以待工商者有之此其利害因果之致原始究終吾將詳之於後部顧今所欲言者則本稘以來銀之賤穀之跌非吾國所獨然法國之事與此正同且比例之率亦等杜不黎梅山斯諸家之所紀錄可覆驗也然而法不僅不獎外輸且運穀出關者有禁二國之爲政迴殊而於銀麥效同如此若謂此閒穀麥豐歉之效必出於立獎政者之所爲則於法又何說此眞吾恐所未解者耳

然則此穀價之變。由於銀之漲跌者多。由於麥之豐歉者少。吾於前篇不云乎。較數十百年之貨價。則穀不若銀。較數百千年之物情。則銀不若穀。穀以遐而得其通。銀以近而知其漸也。當美州諸礦效形。歐市之時。穀價之長四倍往日。人不目穀之貴而目銀之多。則本稘六十餘年中穀價之跌。雖曰無多。亦當求之於銀市之中。而不當求之於穀之多寡。此說固然。特人見近十餘載中麥價大退。而遂懷銀仍日跌之思。則於頓漸之義。爲不審矣。不知此政天運之偶然。十餘年來水旱偏災。歐洲幾徧。且往者凶歲。諸邦多仰食波蘭。而波蘭近以國步之艱（波蘭第一次瓜分於乾隆三十七年。第二次於乾隆五十八年。第三次於乾隆六十年。而波蘭亡）其穀之登市者日寡。此麥之所大貴也。夫十餘稔隔并之災。古今所常有。見邇年豐稔。則謂爲固然。視頻歲荒虛。則驚爲僅見。人意自生分別耳。其實既有一千七百四十一年至五十年之有秋。則亦有晚近十年之迍歉。昔十稔中穀價之賤。正可與近十稔穀價之貴。互勘而對觀也。當其賤日。上麥每括打九布歇洛者。在溫則市平價一鎊十三

先令十便士弱。再九折之得每括打八布歇洛中麥價二十六先令八便士且此猶是獎政之所持否不止此。實考此十稔中所外輸麥及諸穀。爲八百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六括打。獎費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三鎊。而當一千七百五十年爲最多。獨此一年英國家所出獎費已三十二萬四千一百七十六鎊十先令矣。故是時宰相自關察以爲言。觀此則知麥價爲人力所持而不更跌者。豈淺尠哉。大抵本稘出事五十年以前之二十稔爲有秋。以後之二十稔爲荒歉。故前二十稔之價則不及平。後二十稔之價則過平。雖豐中有一二稔之歉。歉中有一二稔之豐。於大數不增減也。然而後之過平者多。前之不及者少。則獎外輸之爲矣。凡此騰跌之效。以其甚驟。固不能於銀市中求之。何則。麥之豐歉頓。而銀之騰跌漸也。果頓者其因頓。果漸者其因漸。

或又謂言本稘銀市不跌而漸騰固矣。穀價既爲獎外輸所力持。又以天時之不齊。故雖出貲於穀者。猶不足以證其跌。然自本稘初歲以來。不列顛力役之庸。備貨工

價皆以日退則又何耶應之曰此殆不足以云銀跌也蓋近百年之中吾島人事展厯日臻進自都會以至山海之陬自農工以及商賈生業之進比諸古昔幾絕景而馳矣夫力役猶百貨也求之者多則獲善價於銀市之跌何與焉法與英之隔僅一海衲耳（英法中海法人呼海衲）而法之力庸其率與穀食之價比例遞減而吾英乃日增使由銀跌效豈然哉自前稘以至本稘法常傭日廉大抵二十分塞台爾麥價之一塞台爾者劣英之半括打也至於英傭不獨日廉之銀數增也其所得享衣食生事之資亦入本稘而漸充名進者銀跌之所能爲實進者非銀跌之所能爲也則其故當求之於民業之盛衰不當求之於銀市之漲跌也

大抵金銀之礦新開而脉厥利最鉅蓋新礦入市得以舊價易物即稍遜亦不相遠此美洲秘魯諸礦其初年獲利之所以多至於源源繼至則常索高價不能而易權日損損之又損經價乃形經價者償其勞費之外而益以通行之贏率也秘魯礦稅什一而租在其中此什一者非遽爾也其始嘗征其半矣浸假而參之浸假而伍之

終則定什一以爲常相沿至今此可驗其利之始鉅而終微至於今僅有以維持勿廢而已嘗考西班牙之取秘魯礦稅也其減爲五分取一者在一千五百四年（弘治十七年）後四十一年而波拓賓之新礦出自此至一千六百三十六年經九十年之久而銀多之效遂大著於歐洲其價亦賤極而不復更減此之爲勢不獨在銀一物爲然無問何產但非壟斷專利之爲則歷玆百年其勢必趨於經價使降而更劣於經價則其產不復出矣

歐市之銀値何爲而不復減西班牙之銀稅何爲而不同金稅由什一而降爲二十一其所開諸礦何爲利之既纖而不大半停罷則一言蔽之礦尙獲利故耳其產之多如是其采之久又如是何由而尙獲利曰用銀之事與之俱多用銀之事何以俱多曰自美洲開通以來天下交易之場日以廣遠其勢不獨有以持今之銀値使不復賤也且即今之値以與前稘中葉相衡若尙覺其微進者此其所由來遠吾將分其事爲三支而言之

一曰歐洲之舊市日進也。自汽鑛聲興。而歐治日進。進故工商業繁。此近而易見者也。若英倫。若荷蘭。若法蘭西。若日耳曼。皆大進。即至若瑞典。若丹麥。若俄羅斯。農商邑野。皆燦然異昔日。若義大里不幸王綱解紐。民生唸呀。但事在秘魯見并之前。而其後方稍稍復。如是則亦進也。諸國之中退者。獨西班牙波陀噶爾耳。顧波陀噶爾之在全洲。僅為一隅之小國。而西班牙之衰歇。又未若言者所云之甚也。蓋當十六稘之初。西班牙已為貧陋之國。與法國同。特法自此而國勢日張。而西班牙則止而不進。察理第五知兩國事。皆云民業中事。凡法之所多者。正班之所乏也。以此見二百年中。西班牙退境之無多。夫此洲民業。日以騈闐如此。則其待易中以為通轉者。自以日宏。而室家殷賑之餘。而以為藏鏹寶器盤盂彊釧之事。亦必日奢。此則所以資銀。使其値不至坐減者。一也。

二曰美洲之新市日增也。夫美本新通之壤。邇歲以來。其客民戶口之蕃滋。農工二業之競進。特較舊洲。殆過之而蔑不及矣。英民所墾。始皆狉榛叢穢之區。而西班牙

波陀嗎爾之外屬。若古冷那達。若發加坦。若巴剌執。若巴西。未通之先。若游獵紅種之所居。不獨無文教。耕稼陶冶亦未所知。即其中有不得純以野蠻目者。若秘魯。若墨西哥。皆爲强種。無耕稼。善爭戰。其士人自詡武功奇蹟。至今弗衰。顧試讀其史書。平心而論之。則其中農功商業。殆比亞洲島鹿遲之韃靼不如。夫數美洲之舊治。則當以秘魯爲巨擘矣。然其用金銀也。有環珥瓔珞而無圜法。其懋遷有無也。有交易而無買賣。則分功之不宏可以見矣。蓋其治僅及耕稼。而未覩久化之成。故民力田矣。猶自築其宮居。自制其械器。降至衣裳冠屨。無一焉不待於自爲。即有一二業爲工師匠作之人。則皆官府之隸。王及巫祝部貴人之所豢畜。於編民固無與也。嘗規矩業者相矜。而無一皆焉中吾歐人之用。變西旅之入其國也。多者五百人。少者半之。而儲胥芻餉。隨地而購。非輜重自隨不可。此不僅深山大澤然也。即在通都大邑之中。莫不如此。至於清野之事。彼何嘗知。此益信其所謂古極富庶者。爲非事實之言矣。西班牙之於外屬。因常虜用其民。遠不若吾英之寬大。勞民勸相。尤所未能。

然而地點新土則戶口日蕃蓋天時地利既優田廣價廉民趨樂土雖政刑峻刻不足阻之故佛勒芝於一千七百十三年最類摩戶口不過二萬八千家至烏雖阿於一千七百四十六年計之過五萬戶其餘秘智諸都會中進率彷此較之英屬戶口之進不相下也凡此皆前者銀市所本無二百年間從無至有則其爲美礦銷場者又可見矣此所以持銀値使不墜者二也

三曰秦東之商業日恢也美礦產銀其流入秦東者有二道焉一徑一紆徑者由南美往東印之阿喀擘勒古公司此自礦開至今其勢固已日大紆者由歐達亞此其進境尤不可以尋常比例計矣十六稘歐羅巴所與秦東互市者僅波陀噶爾一邦獨享厚實非餘國所敢望至其末載荷蘭踵而分之於印度立步頭數處迨十七稘波荷二國若中分五印度之商利者後來居上波陀噶爾則日退矣由是而英法繼起入本稘而大盛英法而外則瑞典丹麥歲月間往此皆以海通焉者也而莫斯科咈商民數萬里結隊毆駝絕鮮卑踰蔥嶺並天山度瀚海以達於支那之燕薊

此以陸通焉者也。為海為陸。無間梯航。其商務皆降而益雕。中間退者。則法蘭西以近日戰事。印度商業。幾於掃地無餘矣。（當乾隆中葉正英法二權在印爭為存亡之秋乾隆十一年法據南印度之馬都拉斯立。步於番提里利而歐洲以爭奧皇承襲有七年之戰二十一年英失羯羅厄闍而英會克來爾復之敗法印合從之師由是而英權大張各部以次附之然其地尚為大東公司所轄非王有也至四十九年始設印部大臣而其地為外藩）當是時歐洲所銷東產。以茶為大宗。此十七稘中葉以前。民所不識為何物者也。至於今日。則僅吾英所入口而征者。其賦過一百五十萬鎊矣。而其由荷瑞餘國闌入不稅者不計焉。其日盛可見矣。餘產如支那之花瓷。馬剌甲之蘇荏。孟加拉之剔蒐。率皆比例而增。今日英船噸載過前稘中全歐商船噸載矣。夫用銀之多寡。與商務之廣狹。息息相關。今商業其進如是。則美礦產銀雖至多。然其值至本稘不跌而更起。有由然矣。

歐亞始通。亞洲金銀本值。皆比歐洲為高。至於今尚相懸隔。亞洲多稻田。歲再穫或

譯書院印

三稷故民食以穀麥蘭薯輪相若者為饒衍食饒則民聚此亞洲之庶所以過於歐洲也富者厚積而有餘其役萊馭功之權與俱大故東方貴人僕從輿臺雜沓紛衆擬於歐之王者且衣食至足之餘遂以佩飾陳羅相效此珠玉錦繡欲得者之所以多也是故金玉諸礦即治於二洲者肥磽不等而其產之入市也亦將居東者之所易多居西者之所售寡而山印度北抵崇嶺陰山其中產玉石者多產金銀者少故金銀之入其地也以之易穀食固多即以易玉石亦較之在歐為有益也金剛石奇飾之尤者也以其較廉故其物皆自東而徂西金剛石及仙玉石饒也珍及諸數需也其在泰東以金銀易之雖貴賤迥殊較之泰西則皆賤至於力役之庸印度支那其率皆下勞力之所得以易衣食之數既微而穀食之價又賤故二土之庸以較歐洲之庸再受制於天民之勤功均則其製造諸物之價值與工價為比例泰東工之勤功不讓歐洲而其價之廉如此則其熟貨又廉也至於轉運之費歐洲東南多山阻道路險遠轉輸綦難其成物也前有儲材之勤後有致市之費勞費既滋物價遂

長。而支那印度之爲國也。滿地江湖。交輸互灌。行旅之便。倍於歐洲。則其轉運之費又減也。統前數者而論之。則是亞東物產。持較歐西。需者如粟菽。饒者如珠玉。中間如製造之百產。皆此貴而彼廉。而獨金銀二品。爲此廉而彼貴。則西人徂東逐利者之所宜挾。莫二品之最便利。明矣。作色揣摩。匯易權皆在泰東爲大。此不僅往日之事然也。至於今猶未改。且二品固皆利矣。而金不若銀。蓋其利受之率。在彼則十與十二之於一（中國金價國初至乾隆間如此）而在歐則十四十五之於一也。是以由歐赴支那印度諸船。以載銀爲利市。阿咯擘勒古公司。由孟尼拉所運往者。舍銀幾無他物。則知此二百年來。新舊洲商業雖然。而出美徂歐。出歐徂亞。爲金銀流轉之大經矣。

案歐商行賈東方。多載銀而少餘貨。此不僅初通爲然。至今未革。蓋近世各國用金爲準。則銀加賤矣。此不僅銀得利多。而亦由吾人喜於受銀。而不欣他貨之故。故至今言商務者。尚以出口土貨多。進口洋貨少。爲佳徵。夫出口貨多而進口貨

少者其所有餘者固皆銀也彼若知金銀亦貨進出之間初無所謂有餘不及者多少必相抵而業進之圖在出入二者俱多耳抵制之盲說庶有瘳乎

金銀爲用既廣摩損亦多海宇交通市場日大每歲出礦之金銀不特必其足用且必有以彌其損而後不至日消致其價因之日貴也蓋其物范爲泉布與製爲桮棬釵飾之徵所摩刓者日計不覺歲計已多至合天下而綜之亦甚鉅矣吾英蒲明罕各廠製諸種飾器其鍍金貼銀歲不下五萬鎊資凡此皆一散而不可復聚者也夫天下不獨一蒲明罕也錦繡之所絲飾土木之所被施以至梁楹釘飾圖書帳幔積以爲計夫豈其微且轉徙既繁則或沉溺瘞弃之事亦有瘞匿假年月既湮刻舟無跡亦等諸銷滅而已矣使出者無以彌其耗損金銀有不日以見少者哉

西班牙曰日克臨支波陀噶爾曰日力斯彭計此二口每年所入金銀無分征漏約六百萬鎊之數麥庚斯於此事最詳審其言云自一千七百四十八年至五十三年通六年而取其中數計兩口所入無分征漏銀重一百十萬一千一百七磅金重四

萬九千九百四十磅銀每磅值六先令爲價三百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一鎊十先令金每磅值四十四幾尼有半爲價二百三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六鎊十四先令合計爲值五百七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八鎊四先令也麥庚斯所叙如此又兩印通商錄云西班牙金銀歲進通十一年而取其中數得歲三百八十二萬五千鎊波陀噶爾二百二十五萬鎊合兩國之入則六百七萬五千鎊也其數微浮於前今以六兆鎊爲中數歲增歲減相去當不遠矣

美礦歲出之金銀固不盡入於二國有由阿嗒舉勒古公司而攜之亞洲南洋各島者有偷禁私售他國者有留於本洲不出口者入二國其大數耳且天下金銀之礦采者固不獨美而美爲獨肤餘礦視之若不足道者英新則卒所鉶金銀已抵美產入於二國者百二十分之一約計天下所歲鉶與諸礦所歲出者略相抵即有不及所差蓋微其供者或不及求故近歲銀價稍稍騰也

銅鐵歲出之多過金銀遠然不得以其出之無巡遂謂銅鐵之價將日微也此銅鐵

所與金銀異者蓋銅鐵爲器金其用之也亦器而不甚惜以不甚惜而滋耗顧諸金之價其騰跌之情皆以漸不以頓出愈貴則其價之騰跌愈漸也物惟金石最壽以其値之不驟遷故其材中爲幣若嘉穀則一歲所收大抵濟一歲而盡銅鐵今茲所用出地數百年者有之金銀出地數千年者有之是故積大地每歲所收之田穀其量必與一歲之民食相均銅鐵出土歲異歲銷之數不必從之至於金銀愈相絕矣故諸金之產其歲收之與比之田穀爲多而其價之相殊比之田穀則爲寡

以下論金銀相兌之變率

美礦未發之初各國金銀兌率泉局主之大抵金一而銀十若十二至前祺中葉南美諸礦開其贍富爲前此所未有於是二品之易權遞微而出銀尤多其微尤甚而相兌之率乃金一而銀十四若十五則今日之市價也（隆乾中葉）其亞洲金銀相兌之率古與歐同雖二洲互通爲變差緩故至今日本猶金一而銀八（此價至道光間額羅金阿爾格二英使至其國時尙未大致故英人來者但以銀易金已得

大利）支那則金一銀十二獨印度之羯羅瓜闍乃金一銀十五與歐市同蓋銀之由美逕往與由歐往印度者至多故然。

麥庚斯曰歐洲歲進之金銀大較銀二十二而金一然則任物情之自然銀之易金當二十二而兌一矣顧今之金價不然常以十四五而易一者則銀之由歐而入亞者二十二其七八矣二物在市之多寡者其因而相兌之多寡者其果也吾意不然夫二物市價之比例不必其在市之多寡比例也如麥庚斯所言則今者英市牛每頭價十幾尼而白羊之羔則三先令六便士是牛價之於羔六十倍也由是而曰英羔之數六十倍於其牛則牧豎笑之矣麥論金銀何以異此且如麥庚斯言歐洲金銀之多寡雖懸夫既貴如其所寡賤如其所多矣則二品之値將常相等不知貨之在市也設一賤而一貴則賤者之多於貴者不僅常過於所貴之倍數也總二貨而衡之則賤者之總値亦必比貴者之總値爲多近於一家遠則一國莫不然矣麪與肉較肉貴於麪則市中麪多於肉且綜麪之値必過肉値然肉之觔數價値必過於

鷄鴨。鷄鴨之觔數價値。必過於雉兎。賤而常者多。其售貴而珍者寡。所購。其相過之爲量。不止如其貴賤之不齊也。二品之耶。固亦同此。中產之家。器用寶飾。二者兼有。然衡其重。必銀大而金微。時其値。亦銀奢而金儉。有其一而無其一者有之矣。就令並有。爲積蓄。微若時表。若鈕合。若條脫鈴彄。謂其重與値。過於銀之所積者。殆無有也。家然。國何不如此。吾英國幣。銀寡金多。此獨英爾耳。蘇格蘭未合於英之初。其金幣之値。溢於銀幣者甚微。至於他邦。皆銀幣多而金幣寡。法國以銀爲本位。度支大數。皆以銀言。入市求金。常苦不足。此獨以在泉貨者論也。至於寶器儲藏。則五洲之中。無論何國。率皆銀多金寡。以衡言如是。以値言亦如是也。

執市人而問之。莫不云銀賤金貴矣。吾乃今將曰金賤而銀貴。聞者將斥以爲狂。雖然。有說。較物產之貴賤者有二術焉。自其求者言之。則差其市價之低昂。自其供者言之。則程其龐得之厚薄。前可以貴賤言。後亦可以貴賤言也。物產之登最賤。必如其經價下。此則其物不來。經價云何。償勞力者之庸。酬發貯者之息。而地主之租之

有無抑其次矣西班牙之礦稅於銀什一於金乃二十一而金稅之輕又不若銀采金之利方之采銀爲更薄然則產金者之贏得劣於產銀者矣劣則其市價去經近去經近故其物賤於銀也故曰金賤銀貴也苟用此說而推之將天下至賤之物莫金剛石若夫亦以采者之劣費而市價之去經微也

西班牙銀稅可以減乎曰難言也以稅道言之則金銀有稅稅之最宜稅取饒而不取謂金銀饒也況銀稅爲西班牙歲入之大宗減之則立乏故難言也雖然稅之有無厚薄非名稅者之所得爲也彼前者既由五一而爲什一矣則何不可以再降且金礦之稅既已二十而一矣則見於金者何不可見於銀且凡礦之爲事始易而終難鑿礦日以益深積水日以益大外與天氣相絕厲之入礦彌難此固言計學者所共知者也（采礦金多浮出銀多沈入故銀礦之事積久彌艱）及是雖有腴礦與瘠者同開采既艱三效遂著一曰銀值日昂二曰銀稅能減三曰銀稅雖能減而銀值仍昂蓋難而猶采其費必有所出故也且三效之中其最後者爲尤假往者金稅

減矣。而歐市之金價方騰。則彼此銀稅雖蠲。其本值亦未必不大也。特蠲稅之效。終有所見耳。何則。礦之不任稅者。將以無稅而俱開。則入市者其數終多於未減。故一千七百三十六年。因西班牙減徵礦稅。歐市銀價賤者什一。可以證矣。

自我觀之。則西班牙礦稅雖遞減。而通本積之六十年以為計。銀價猶稍稍騰。雖然。不敢固也。其事本微渺而難窺。故至今言計之家。幾於人殊。或以為進。或以為止。或以為退。此勿更論。所灼然可知者。則歐洲金銀歲進之數。終當與其歲銷之數。不久而平。蓋歲進彌廣。其銷亦彌多。而歲銷之所多。或且過於歲進之所廣。使其產不能增而無窮。則進與銷之量。將相劑。至於相劑。而歲進或減。則銷必過進。過進則昂。昂久則銷與進又相劑而平。循若無端。如是而已。

彼世俗以本積銀值為跌者。亦自有說。蓋彼見歐洲之日富。富則金銀日多。多則賤。且挽近以來。百產騰踊。故銀跌之說愈牢也。顧吾謂金銀緣民業之盛而日多者。其本值不能退。反覆辨證。既已煩矣。金銀者百貨之一物耳。百貨常趨於善價。則二

者何爲獨不然。在歐洲之所易者寡。在亞洲之所易者多。則金銀常由歐而趨亞。由美趨歐。亦猶是耳。使其反賤。昔貴來哉。至於百產之日贍。亦由治進民將。求之者多。所以如是。乃其本物之日趨於有用。非必銀與相形。日以見絀也。故銀入本積其本値之進退。誠微渺而難言。特世俗以此爲之因。而定爲銀退。則吾有以知其不可也。

以下論物產區爲三類民生日進著效之不同。

地之所產。辨而舉之。可區爲三。有其多寡任於自然。而非人力所能與者。甲。有其多寡人力所能爲。而其供之數常視求之數爲進退者。乙。有其多寡人力所能爲矣。而或有大限而不可踰。或無定程而難預計者。丙。當民生之日進。國財之日殖也。是甲乙丙三者。甲之價將始於至微。終於至鉅。若日長而不可極者。乙之價則日長矣。而有不可逾之程率。即逾之亦難久。丙之價其大勢亦日以長。然有時而騰。有時而跌。有時而不跌不騰。視人事天時相得之何若。總地所出。盡於是三者。

物產甲。

所謂物產緣民生之進而價日高始微終鉅若不可極者蓋其物之滯彫非人力所能為產於自然者有數其為物又無金石之壽可以斂儲國日侈富民之嗜欲日滋求之者衆而供之如初不足則爭其價遂長長之量隨爭之淺深為無窮故曰不可極也此凡珍鳥嘉魚雉兕麋鹿之屬蓋如此矣今使吾英木雞在山枚至二十幾尼而木雞之歲捕與今之數當不甚異也羅馬民主全盛時嘉魚珍鳥價至不貲而闤者方曰其時銀賤豈銀賤歟吾嘗考之羅馬古民主治至沃古斯達乃轉而為君主際變政之後先其銀易權皆比今歐洲為鉅當是時昔昔利賦制什一史言其麥入羅馬一摩提價三塞斯特一摩提當英量二格倫而三塞斯特當英幣六便士顧此非市價昔昔利臣屬羅馬法麥入國在什一內者抑其四之一以當賦過此方以市價糴市價者每摩提四塞斯特也由是知其麥每括打為二十一先令而英麥平價每括打二十八先令知羅馬時銀之易權於今猶三與四之反比例羅馬銀之三其易權當今銀之四矣然則非其時之銀賤明矣拉體諾史家柏來尼記塞過斯購一

白篤獻王后阿骨力畢諾價六千塞斯特今之五十鎊也又阿希涅購紅鮮鱺一（地中海嘉魚紅色脊有金綫三條有鬚似河鯉）價八千塞斯特今之六十六鎊十三先令四便士也奇貴驚人如此然以真值計之尚損三之一也跡其所以然之故決非銀多而賤致然蓋物力豊裕珍奇之產欲得者多耳

案斯密氏於此僅及地之所產言之故所云止此然製造之物亦有數已定而不可加多者民生日富之秋其價之增亦無藝若鍾鼎尊彝若圖書碑版若良藥善墨其在世間有數而勢且日澌皆此類也蘭亭石刻吳道元畫壁湮於其事者所共喻矣

物產乙

凡地產供與求偕進民生日厚國富日增其價與之俱高高至其限而不得逾者皆此屬有樹藝之產有畜牧之產方其草昧出於自然者蕃衍而多人民鮮少慾還未興以無所用亦無價值洎夫治化蒸開或焚之或驅之其物乃日以見少而民生日

聚求者轉多。物減求增。其價乃起。久之其物之利。將與民力之所專藝腴壤之所當植者同科。而其價之日高以止。猶不止則他藝之人力。他植之壤土。將轉而藝之植之。故曰其價有不可逾之程率也。

此之爲事。最先見於牛羊。使治地爲牧以飼畜。與治地爲稼以養民者。厥利雖均。則牛羊之價將止而不進矣。猶不止。則爲稼之場。將漸轉而爲芻牧。治進之秋。田隴日闢。而天然之芻牧坐減。倉箱日富。而食肉之人民亦多。此賤腊之所以不淹。而芻豢之所以日滋。至於利均稼穡而後止。雖然。耕牧力等。其效常遲。方其未至。而民生猶蒸。則芻豢之價。高未艾也。今歐洲諸國。尚有然者。蘇格蘭多牧地而不中耕。故未合於英。牛羊之價不極。英耕牧利等者。亦但倫敦及左近之野爲然。前稘之初。葢已若此。而遠所鄙僻。尙未然也。

耕牧利均。此其關於一國者至鉅。蓋使牧之利不及耕。則其國雖有至美之田。將無由以悉墾。田距都市城集遠。無糞以蘇其地力。故鄙遠田之治否。視廬舍之糞爲乘

除。而廬舍之糞。又視所畜田牛之數爲多寡也。糞不出二術。或縱牛於田。卽收爲糞。或飼牛於宮。出矢以糞。今使牛羊價微而牧之利劣。耕則縱牛散牧。以中耕之地爲之。既不可矣。欲飼之於宮。出矢以糞。則費重而力亦不逮。蓋飼牛於宮。其芻藁之所從來。必由沃壤與已治之地。而後芻美。而飼者不勞。使其蘇諸荒穢。將用力鉅而所得已微。故使散牧之利不饒。宮飼之折閱乃更大也。由是一莊所擾之牛。其數必僅足於田役。過斯以往。其勢不能。然而足田役矣。其所出之糞。則不足以復其所耕之田。使地力常有餘而無竭也。於是糞之所及。農將擇其最美最便之地而加之。及其既久。則中耕之田。僅有此耳。其糞所不及者。地力既竭。無或能生。即有少芻而瘠薄之收。取以牧牸馬羸牛。猶不足。是故計其所畜之數。以可耕之區言之。則太少。以所得取而飼者言之。則又過多也。迨六七稔以還。或以微糞之積。則取其少許之地而加耒耨。將亦有升斗之雀麥與夫稍且惡者之收。既甚薄矣。乃轉盼而地力又竭。則又廢之他。從前所耕者爲穢田。以更待此微糞之積深。更廢迭代。而終不足以言腴。

此古蘇格蘭與夫今日貧國耕其下田之常法也其常得糞而中耕者一莊之田不出十之二三而已下此皆更取而竭之者也夫使其國之田法如此則凡民業之盛衰物產之貧富教化之淺深皆可不再計而得之矣雖然彼農豈不欲變哉而無如牛羊之價甚賤牧之爲利必不足以齊耕則勢不得不出此所末如何者也顧亦有牛羊之價既昂其田法尚有循是而不改者則以野人智下而樂因循故也抑事多爲沮勢不可以卽變者亦有之積畜常微値牛羊價騰雖欲增多其力不可以驟辦力可辦矣而牧場之治斷需時又非可苟而已也故曰勢不可以卽變也總之畜牛之多少與田疇之糞治相課牛多欲其地之無治不能也欲地之治而畜牛之少亦不能也牛稀則糞儉糞儉則地不肥地不肥則芻少芻少而牛多必飢故曰二者相課也且牛羊之價既長牧之利足以敵耕矣然欲變舊以圖新亦必農者之儉且勤數十百年以往而後其封內之地乃皆可耕也吾蘇南合以來易事通功其收益於英棐矣願無如牛價致昂其惠利爲最鉅山國之日斷田値之日高其近效耳工商

之隱賑文物之殷殷可數計耶

案斯密氏此言乃當時實境至蘇格蘭灉此之休明斯密不及見矣今者蘇境之高里洛與斯諾部田疇之治隴稼穡之盛美英殆弗如而英市有牛其最腯碩者問之皆北產也百年之間果能有為其進如此中國士大夫好譏空言為無補言誠有無補者然如斯密穆勒諸家之言利存民生衣食之際蓋無異慈母抒嬰兒而乳之矣其功豈可量哉

大抵新墾之國其地舍打牲游牧之外無所用之蕃息至易畜多民少其價自微以其價微耕牧之利不均田事之弊遂與前等此之實事見於美洲者也美洲舊無牛馬自與歐通來者常挾與俱十數年字乳彌多價值至賤即入山林轉為野種主者不更求也故治場牧牛萬萬無利田雖廢而牛則稀穀瀓不足以蘇地力而新洲田法遂與蘇格蘭往者如一轍矣瑞典游人嘎沐嘗於一千七百四十九年親至其地歸而著錄云英之小民素號知田吾嘗徧覽北美新地田疇楛惡不見所謂知田者

也。其耕有播穫無資漑。得一地必盡其力而後已。劣三四稔。輒棄舊畝即新田。又竭則又徙。其犍牸皆縱牧荒莽中。然多饑羸。不任田事。緣芻草歲生。榮乃播子。方春萌芽。不可縱牧。縱而齧之。其種立盡。來歲滋滋瀰望皆惡草。而牛飢矣。北美中芻之貴甚者。歐民初至。徧地蔚然。長三四尺。可隱人。以縱牧無節。今乃掃地盡矣。前一區可以飼四牛者。今所飼不過一。前之牸牛。乳多而醲。今乳比昔亦四而一。由此推之。則地力損者十六倍也。夫地力之衰如此。故牛種不供。苗碩降而羸。今之所出大類蘇格蘭前四十年種也。然蘇自合英。得所補救。而北美之弊。則補救者誰乎。

案北美洲自始立以來。事事長進。至今農業之盛。甲於五洲。稻麥轉輸徧天下。斯密氏此言。當時事耳。

耕牧力均。而後農之闢地轂牛。其勞費有所出。然不易至。群去草昧而進文明。凡此產乙之中。利能均耕者。尙以田畜牛羊為最蚤。設不能。則其國將終古貧陋。求如今日歐洲諸邦。無由也。蓋惟民生殷賑。而朕膳價高。而後田畜牛羊。可為場圃圈牢而

畜爲場圃畱牢而畜而後糞有自來而田疇可以盡闢不必爲轍田遞易之規也且芻豢之族不僅牛羊也凡歧蹏枝觡皆可擾而畜之但使銷廣價昂則散牧之事自起故其事見於牛羊爲最蚤見於麋鹿爲最遲英國此時鹿脯之價其利貲不足償治苑養鹿之費故莫爲也昔羅馬有小佳名鶇鶇其爲人所豢畜以此時棐泊歌路默拉二家昔皆言其利之厚今時法國有時鳥名阿拖藍至則捕之置幽室中哺以黍令肥可食國人珍之英民珍鹿脯使民俗日以侈富則治苑養鹿之事在旦暮間耳。

產乙之中價之以國富而昂昂而至於其極者以牛羊爲始以鹿雉爲終牛羊產之需也鹿雉產之饒也始於所需終於其饒民生之事莫不如此然此二候之間有無數物焉價昂而極者譬如雞鴨農人廒倉場圃中多潰穗餘粒不可盡收以飼群雞有餘使其不飼終於播棄故其畜之也於農人爲無費而所得之市價皆贏羨或甚賤無損也戶口未稠時所供已足故其價不過與他貨等耳顧無費之所生終較出

費專營者爲不及且民俗滋奢人情常易其所多而珍其所寡故物力日侈雞鴨價常趨昂貴於牛羊之腴膳者有之至於極高有以營樹栅治塒之費畜雞之事且爲專業而有母本贏息之可論矣其利至於畝耕則止不能復優也嘗見法國數部以畜雞爲田家勝業特斥中耕之地種黍稷彫胡之屬以爲雞糧中農夫畜四百餘尾則其利之優於蓺稻麥可想見矣英國不然於是雞者曰既曰價昂力畝耕則有以爲專業者矣今雞之價英貴於法法雞歲輸英市者其數至多非彼低而此昂不能如是然而法獨以畜雞爲專業而英不爾何也曰俗之轉變須時而當將轉未轉之際其物價常最高英食法雞不自專業職是故耳若夫既轉則畜養者每從新術能使地大小同而所出之數加昔產多而母輕其價將降使其不降其產之數又將復初倫敦屠市腴膳之價本稘賤於前稘亦以用蘆菔馬覓之屬種以爲糧餧飼之術不同故耳

案此言亦以各有地宜之故英之雞價雖貴於法然使其地他蓺利過畜雞則常

食法雞不以自畜也此類物產英之仰於他國者至多不僅法雞一端而已自無遮迾商法行地各出其最宜法之雞子售於英市者當咸豐壬子稽册已一百八兆枚至光緒戊寅則七百八十三兆枚價雖日貴何嘗自產乎

彘食不獨與他畜之弃餘故人家畜彘豬雞爲費至少使如是而足以供則彘肉之價常較他腴爲賤國日富庶供之不足其價因起餘豢爲稀所費自增而其價昔賤與牛羊肉上下之間則又以其地產農事不同爲例法國牛彘二肉價埒而英國則彘肉貴於牛羊也

英國雞豚降而愈貴者其所由則自田法之變零畝爲稅田始夫農業日精則所耕之田彌廣其理固然然自斷畦零畹削爲小民所主者無以自存於其間則雞豚下生必以驟貴蓋田家雖所耕至狹而一彘五雞不俟費而辦者猶邑居人家雖窮猶豬畜貓犬也朝廚之餕溷酪之所棄登之以溝塍之可獵者常足給其糧矣至於變爲稅田一家所耕進仟越佰東漸平壟之後樸畝之餘糧既稀繞屋之微生自絕

供少求多其入市之所名亦以貴矣使其民生稍進則價且日騰騰極而後區專地為專牧以豢畜之者其費乃有所出其勞乃有所酬則其產遂源源以不竭矣湩酪之產與雞豚同始於田事之無衆蓋有田必畜牛而數擠所出之乳以哺其犢飲其主人婦子不盡其為物易敗一歲所出時寡時多春夏騰踊不過六時不飲可棄矣由是而攪之為酥製之為膈（俗呼牛奶油）前之不日者今可以旬矣入之以鹽可以年矣更壓而堅之為餬醯（俗呼牛奶餅）則可以儲數歲一家享之不盡持之入市以售然所得必與勞費當夫而後可以不倦使其甚賤而不與勞費當則慣無聊者彼亦出之以無聊一宅之中無專室以為此區湢潲溷恣以為之味餲色惡有固然者此三四十年以往蘇格蘭之乳油乳餅所以舉不足道也大抵湩酪之貴賤與臠膳相表裏蓋惟芻牧善而後臠膳精亦惟芻牧善而後湩酪美也此由民生日進食肉者多多而價貴貴而以為專業者有以償其本息酬其勞費彼乃區極腴之壤以牧以芻畜多牛而以湩酪為專業至於此時其價乃極英諸部中湩酪

價極者多有。故畜牛之場多上腴之壤。蘇格蘭則不然。今都會之旁。其價皆劣。故南北二產之高下。視其價為差。價之高下。為因產之精粗。為果由價賤而後產惡。非產惡而後價賤也。

由是而知道國之事。欲四境之內。莫不盡闢。而有以充地力之所能生。非物產各極其善價不能。極其善價奈何。使其地所收之租。等於上田。使役財勞力者之庸息。等於為稼穡。以一言利必敵耕而已。夫物價極善。一事也。土地盡闢。又一事也。順前常為因後常為果。欲地力盡而物價未高。必無之事矣。且此物價之高。非銀多所為之謂。銀多所為。僅其名耳。非眞值也。百產充溢。民業日蒸。有其求之。而後勞苦勤劬。為之致物。則其所以待而沽之者。不在虛名之銀數明矣。總之民之勤而脩業也。志以求益。不以為損。使登一產。而入市取酬。不及前者所出之勞費。則損也非益也。今使道國者知田疇治闢。地力充盈。為有國者莫大之公利。則當知物價歸贏。為其事之先聲。舍此其境無由至。因嘗目此為菑禍。而奈何轉以為憂乎。彼求國富而以物價

之長爲要者無異求一身之康强而以加羸爲大戾也。

案近人皆言西國稅重中國稅輕西國物貴中國物賤二者皆實錄而當俗之情且即以此爲民生樂業之據而豈知吾中國所以貧弱之由即在此欲稅重而不堪欲物貴而不能之故乎。

物產丙

此屬之物其價亦隨民生之進而日以騰人力欲爲之廣供則或其勢有限而不可踰或其情無定而難預計以天時人事相資之不齊故其價有時而跌有時而騰有時而不騰不跌天之生是物也常使之有所旋而後生故其數必以其所旋者爲之畛如毛革然國中所產之少多常視其牛羊之數而牛羊之數又視其農牧之業之何如則前論所已詳者矣。

其爲物相待之情如此然則事之能使脩脯價賤者亦將使毛革市高且其所高宜相比例是說也使一國之牛羊其毛革之銷場與脩脯之銷場相謀則必信而無疑

顧雖通商至狹之民。二者行銷遠近絕異。則求得其情固不能若前說之易易矣。凡牒腊之銷以其易收也。常域於產地而不遠。爰附蘭北美常醃之爲脯腊腸脹以遠售。然爲此者僅一國耳。至於乳酪雖遠可以捆致也。毛無所飭治而可行。亦雖有所飭治其功亦寡。其爲物資以爲材者多。故雖本國製造之業不興。而他邦工廠之時。其產亦因之而長價。

菜鮮菜果蔬。所以易收者。緣風中有蟲。近日抽氣製罐法行。食物不爲天氣所蒸。自能經久而一地所出雖不必即銷亦可致遠求售以收大利。此法美澳二洲用之最多。近香港澳門各埠亦有此製。其爲益民生甚大。亦斯密氏所不及見者也。

農事滋繁。戶口蕃衍。往往一畜之值所存於乳酪者多。所資於肌肉者寡。吾友哲學家休蒙言英國當撒遜之世。一羊之值。什四在毛。又吾聞西班牙往往殺羊非以爲肉。爲得毛毳脂骨以售。至於全體。常委積野間。飼彼鳥猛獸。而南美智利諸怨陼査中美之海檄鄙。其殺牛常爲皮革。較之西班牙乃或過之。肌肉之賤如此。

民生進而戶口蕃。境內牛羊因而得價。然其價見於肌肉之價者多。見於毛革之價者少。肌肉之市盡於本境。故人口衆而求之者增。其價以長。至於毛革。則其物本可以行遠。故不以產地之銷場爲重輕也。然使民業日盛。製造功興。則前之運致於外方者。今則內銷於產地。如此則運費與折耗可省。而其利則產毛革與治製造者分得之。是故民生日進。毛革價長。雖不若肌肉之多。然亦終於所進。至有減跌。則必無之事也。

羊毛一物。其在英國。有獨異而不可以常法論者。蓋英之戶口日蕃。而製造工商之業。今亦勝古遠。獨羊毛之價。則古鉅而今微。考一千三百四十年。當義都活第三之代。羊毛每拓特值十先令有奇此爲今幣三十先令。今之羊毛每拓特以二十一先令爲善價。是徒以市價言。古之於今。猶十之於七。其賤固已多矣。以眞值言。則相懸益遠。眞值在麥。古麥每括打常價六先令八便士。故古之十先令。爲麥十二布歇落也。今麥每括打常價二十八先令。故今之二十一先令。爲麥六布歇落也。然則以眞

值言古之於今猶十之於五其相去不更懸哉顧吾前謂毛革價跌爲理所必無之事而英羊毛之價乃古鉅今微如此則知其非任物勢之自然而必由人力之强致也其强致奈何曰爲之法令使不得任其自然之勢而已其爲之法令奈何曰禁其出口一也由外國至者不加征以徠之二也屬地之所出必銷本國禁不得售之他邦三也以三令之行英之羊毛遂不得他之以趨善價而西班牙愛爾蘭之所出又使之常爲競於國中此英之羊毛所以古貴今賤而愛爾蘭剗毳之業亦以不昌也

案前數令皆於道光五年論罷而道光二十四年英羊毛之進出口者皆不征

考古皮革之眞值視毛毳爲尤難蓋古毛毳制爲常貢於王有司以時畸其價值而皮革無此雖然往者佛理禿以搜討之勤常得之於鄂斯福教寺之紀載云一千四百二十五年市價犍牛之皮五爲價十二先令牸牛之皮五爲價七先令三便士二歲牂羊皮三十六爲價九先令貲犢之皮十六價二先令其所標識如此自今觀之則此時國幣之值倍於今其所云十二先令者猶今之二十四突以五除之得四先

令九便士半而今中等犍牛之皮約十先令是以市價較之古之皮價不及今遠矣更試即麥以求其眞値之上下此時麥每括打常價六先令八便士故十二先令可糴麥十四布歇落又五分布歇落之四今麥價每括打二十八先令則十四布歇落又五分四之麥需價五十一先令四便士以五除之是古一犍皮抵今十先令三便士所糴麥也然則執古較今市價雖相倍不啻而眞値則微跌也至於牸牛之皮此例亦爾而胖羊皮價則古過今遠蓋古售羊皮常與其毳偕其貴犢之革在古甚賤者牛羊價微犢生不牧則殺之以節乳此在蘇格蘭三十年前猶如此也而其所以然之故則亦政令之所爲其事雖未若羊毛之多然亦未任自然之致也如近日皮價大賤因獺皮免征而愛爾蘭及北美所至牛皮皆與稅除之故故通百年之價而取其平則今之皮價於前爲稍貴特無多耳皮革爲物與毛毳殊以之久藏行遠皆有朽敗之虞而酣鹽之使鹹其品斯下而利亦減故其物在不製造之國則廉在製造之國則貴在蠻野之部則廉在文物之邦則貴在往古之世則廉在近今

之世則貴英皮革之不日貴者固有或沮之者矣國家待攻皮之工常欲其價之歲減則以政爲之於是其價若反於自然之例雖然吾例實自行於其間未嘗反也田野已闢生齒已繁則此令所爲於野業之民無損毛革雖以其令而賤而肌肉亦以其令而貴夫民區中耕之壤而爲牧其畜之價必有以償其租庸息者不償於毛革必償於肌肉不償於肌肉必償於毛革二者相爲消長苟全畜之取盈於其計爲已得而孰多孰寡之間農牧者所不甚較也而於食肉之衆則有殊田野未闢戶口彫疏其事反此叢牧而不耕一畜之利毛革居其大分肌肉之所出供常過於求故其價不能起而皮革之價既落租庸息與之俱微使此時而毛革出口之禁行其病國不僅使地力不盡田價日微而已民生一切進境將從此而不與世常謂英之此令始於義都活第三非其實也

案凡論物價當先知其物之爲正產副產每有一正而副者不一使副者得利則正者可以至賤此如今時南澳州羊毛價大昂其肉價則名存而已淺人會價往

往不察其然居今論古徒執正產之廉以相詆不知此正如斯密氏所云主者但範統計利不較其爲正產副產也

大抵羽毛齒革之業皆有所限而盛衰無定不若產乙之可與民生偕進而無窮爲致力者所可操券其有限以其地所產之有數其無定以他處所產之贏稽其贏稽不僅在所產之幾何而在所不自製造而以外輸之多寡使其自製造又視其國進出禁令之如何故其事純非操業者所得主者於此屬物產所以云能事有窮而其利不可預計也

物之有限而難定者殆莫如魚民居距海有遠近其地之江河湖陂有多寡其產魚有稠稀凡此皆限之之事矣戶口既滋魚之銷場益廣捕魚者非益其勞費爲之不能副也且所增之勞費常降而益者不係與求者之多爲比例昔者登市之魚歲千今之登市者歲萬則漁者之勞費不止十倍於前而已欲求多魚勢須遠去艇艄小舟不足周事則必有稅海之舸而罟網帆索畢以益繁而或爲其力所不能辦求多

供少。其價益高。此漁者所同歷之境也。其爲無定。非謂得魚之數也。列箚區具網鉤。一日所得。即不可知。然使通四時合數歲計之。其爲數當不遠。究顧吾所謂無定者。以其事率天繫地。不以人事爲程。國富而民勤者可以得少。國貧而民嬾者或以得多。其事之興衰。不必由於民生國財之進退。非所謂至無定者耶。

案計學家羅哲斯云。斯密此謂勞費之增。出於求者加多比例之上。乃獨指此屬物產而言。至於常法。則銷場彌廣。產費彌輕。蓋求之者多。則供之者勸。且由是而分功彌密。作術彌精。故有產費彌輕之效。然羅與斯密均得一而失一也。凡地產之興。有大小還二境。二境之間。即斯密所稱之產限也。凡爲地產。無處皆有小還之日。故國土養人之量。將有所窮。而過庶所以爲禍。此例所關至鉅。乃後賢所立。而斯密與羅。或所未窺。故其說各明其一如此。

至於礦產。取之地脈。登諸通都。其事固與民力相引爲無窮。而不必有限制。特其利至無定耳。國內金銀之多寡。不關礦之腴瘠有無。而常以二事爲差。一視本國民業

之盛衰。一視同時宇內所開諸礦之肥瘠。使其國工商興盛。出物繁多。則所轉以與金銀爲易者自衆。而二品之出於本國。抑采自他邦。無所異矣。又使宇內之礦產之非難。則其流轉世間。用爲易中者日溢。其國中雖無一礦。黃白趨之。若衆流之滙大壑矣。支那印度國中無礦。其去南美秘魯智利諸部。夫豈不遙。而金銀之湊於其市者。不以是而汛也。且由民業日盛者。金銀雖多。其價不跌。民庶則功力之庸率必廉。積貯多則所出以爲易者衆。此金銀易權所以常大也。其由礦肥者。金銀日多。價乃日跌。其所跌之數。若常與礦之所溢多有比例。此前論所已詳。不必復贅者矣。

夫宇內民生。降而彌進。則見礦之肥磽。所采之豐儉。要亦自爲一事。而與國用之盈虛。閭閻之舒蹙。所係蓋微。民智日崇。人跡所通。日以漸廣。新礦之出。今易於古。此可知者也。舊者之寶藏既竭。新者猶閟而未開。則不可知者也。采取金銀。其利最爲難恃。必待其產之寶與。而後可言得失。否則擲資虛牝。覆車相尋。可勝道哉。繼自今或新覓之礦大肥。出金如邱山。或降而愈艱。肥者既盡。瘠者方來。凡此皆難預計。而吾

學所可言者則民生國用不以爲殊已耳夫謂由金銀之數有多少泉幣之値有重輕由泉幣之値有重輕百貨之所名以異說亦近似雖然其名可殊而其實之多寡豁盧不可變也使金銀而大有後之有一先令者其用同於一便士使金銀而大耗後之有一便士者其用等於一先令國幣之所準固大不同然而當其有先令不比便士而加富當其無便士不比先令而加貧其爲異將徒見於盤盂器飾之間多而賤則增華少而珍則反樸舍此而外非吾之所知矣

案斯密氏之論金銀也可謂獨標先覺者矣先是歐人說國貧富必以金銀之多寡爲衡自斯密論出群迷始寤名理之言有裨於民生日用如此雖然自今觀之亦少過矣彼當物論晦盲意不如是則無以收廓清摧陷之功故甯爲其過而不暇審其平言所爲各有攸當也顧金銀爲用其於生財又烏可忽乎使懋遷既廣而易中之用不得其宜則在在將形其佩滯故其物一時之甚少過多均足爲民生之大患今主計者求其國金銀本値之恆則固不可得已然而爭劑曲防期於

其變之漸而舒則國家之大政也比者中國銀值之微較之三十年之前幾於三而失一矣凡吾民所前藉三倍之力而為之積累者乃今僅有一焉銀之所積損之所在矣合吾國二十餘行省而籌之則坐銀跌而國財受制者豈其微哉豈其微哉。

又羅哲斯考金銀出地之數自道光己酉至光緒戊寅金總值八百五十一兆鎊銀總值四百七十二兆鎊。

以下結論銀值進退之理

言計者言人人殊要皆以金銀寡少國中物產價賤為化淺國貧之明證自不佞觀之化之淺深國之貧富與國中金銀之多寡判然兩事絕不相因也由金銀之珍少所可推知者不過其時宇內所治見礦瘠而不腴金銀猶貨也流入人國必有與易貧國之物產彫稀富國之物產盛侈當其取易必不能貧國之所與易者反多而富國之所與易者反少明矣若謂金貴物賤則必化淺國貧又何解於支那金銀大貴

物產功力甚廉而其國反富大抵操前說者徒見年來歐洲各國治化日亨民業日繁而金銀亦日多且賤二者同時並觀故耳而不悟二事雖同時並觀而致然之故則各有其原不相涉也金銀之日多日賤者起於美礦之特腴此爲偶然之事非民力所能爲而治化日亨民業日繁其原甚遠往者吾洲原爲擾亂之世蓋居其處各各屬民民奮其勤不食其實比者景運肇開長夜將旦由擾亂而轉爲致治之規無限君權稍有所制勞民歌詠勤苦各食其所自生政公刑平而無使卒奸欺之虞農工商賈浡然奮興此國値之所以增民業之所以繁夫豈美礦腴瘠金銀多寡所能爲哉且必謂多金爲富則曷觀波蘭今者各國之治皆新而波蘭獨否然其國所產穀麥市價何嘗不增其國之金銀本値何嘗不賤乃其貧陋無異厥初其金銀固日進矣其歲收地產則未聞緣此而加多其農工諸業亦未聞緣此而治巧其敗法亂紀與凡其閧鬬之所頓蹙又未聞緣此而竭除也金雖多何益乎若以是爲不足則請更觀之西班牙與波陀噶爾是二邦者非獨有南美腴礦之國乎試入其地而訪

其俗則其貧陋去波蘭不能以寸若必以金銀之多寡覘人國之盛衰將金銀之多且賤莫茲二邦若何則金銀固由彼而後散諸各國者也美礦之所出彼全而收之出國則有舟車之費保險之費即關出邊關亦有偷漏之費故至各國者終不若在彼之廉也其國金銀之數與歲登之物產比例爲多如此而尙不免爲貧陋之國者何也則其治睢睢乎據亂之規而君民相與之際猶未進於文明之實故也金銀之多且賤既不足爲富教之徵反是而少且珍亦不足爲貧陋之驗矣

雖然有一類焉使其價過賤則以決其國之貧其民之野十可以得其七八也如牛羊如雞豚如雉兎使其物甚賤則由之而可推者有三知其國之田狹而山林叢薄之廣一也地價甚微而未闢之地猶多二也其積畜與人民之數與其地不相副三也蓋物値之貴所由來二塗或以戶口之蕃民生之進或由礦產之多易中之溢二者不相亂也由易中溢者物値之踴徧於百貨或叅而增一或伍而增一其所增之率必與銀本値之所減者同由民生進者則入市之貨騰跌不齊即其悉龐龐率亦

異此如本稘英國諸產所貴至多而麥價所賤者甚少知不止因於銀跌矣蓋麥價本稘六十四年以來較之前稘尙爲稍減此不僅吾英溫則市紀爲然蘇格蘭各部司均（主平市價之官）之所著錄法蘭西梅山斯杜不黎二家之所討論皆相脗合食貨一事向爲繁碎難稽今之確鑿如此殆前人之所無者至於晚近十餘稔麥價之大則天時使然不由銀跌益無疑義觀此則知時俗之說至爲不根而非考諸實事者矣

或曰同是銀也在前稘則所易者多在近世則所當者少此之事效見前者也小民勤苦歲進幾何乃握銀入市終於受損斤斤然著其事之起於銀多抑其效之由於物貴二者雖分於小民固何益乎應之曰是固然今夫言計者於一物價之低昂必明辨博咨至於得所由然而後已者非曰以此之爲彼小民將知買賤而售貴也吾聞爲治之道祇已成事知所由然之故而後有以爲後事之師故於民生之進退務知進退之所以然此最切之學也今者百物之價降而日昂此其故或由於銀賤或

由於民業之蒸。使由於銀賤。則可推而知者。不過美礦之盛衰。而吾國財之實境。與夫地利民力之所歲登。若波蘭波陀噶爾之日退可。若荷法諸邦之漸進可。舉無以定之矣。使由於民業之蒸。則吾國百年之中。地力必盡。田野必闢。嘉穀之農必益多。倉箱之積必益衍。治化必日益休。風俗必日益美。皆可一言斷之矣。所關顧不大耶。且一國之財。土地終爲其大分。而爲最恆最重之民依。使吾黨之勤於此而得其定論。有益來葉。豈可數計。不然。吾何取於勞精苦思。而爲無益之分別耶。

案後之計學家。皆謂土地人民。雖生事所必資。而不得名爲國財。國財在所積貯與其民之能事。今斯密氏以土地爲國財大宗。蓋當時計學家之說。後賢所不由也。

且其用不止此。輓近勞力小民。每以糧食之日貴。訟言庸率之宜加。聽者莫衷其說。此亦今日言計者之一大事也。使前說明。則庸之宜加與否。可一言決矣。蓋使其事由於銀賤。則力庸之率。自所宜加。而加宜適如銀價之所賤。使不由此而由於土地

之日闢農事之日精則出之增否與增之比例必審計而後得其平不若前者之易易矣今夫民食非他穀與蔬肉已耳耕牧之利既均則饌膳之價必昂於往日然而肉食貴矣而瓜蔬之價將以其物之日積而日賤也彼芻豢之所以貴者因區中耕之壤以爲牧牧之利必均耕農與田主乃勸爲之農之贏主之租皆不下於耕而後可而瓜蔬之所以賤者因其地沃而所植番地沃故畦省而用力紓植番故薯蕷蹲鴟蕃薯印稻（玉米西人呼爲印度米）種皆外來移植英地裨益民生者至鉅且求者日多則供者日蕃若盧菔椰菜昔之種以畝者今則稱以未矣故農事日精民食有其不得不高亦有其不得不賤衡量二者之間而審其相補之何如何物於此民爲急何物於彼民爲輕而後有以定其出之加率此非辯論之士固不能矣百年來吾英饌膳之價合蔬肉而外固莫不增然至此殆將極而不過設他日者他畜之價又賤如雞豚如鵝鴨如雉鹿如魚鱉於小民固無傷也何則肉食之所費不敵其蔬菜薯蕷之所贏也最後數年以天時不齊麥價既高識編氓之所苦然從歲徵

中收則麥價平有含哺之樂他物雖貴無害於民故民生今日所困於生貨價高者滋甚而受累於熟貨稅重者譬諸若鹽若糖若皮革若胰皂若麵糵酒漿(謂麥酒)之數者皆民生日用所不可無而常困於賦稅則人事之不臧而非天時地利所馴致者矣故吾乃繼今而言熟貨

案近百年來英國肉價日貴而蔬穀之價日平戶口降而益蕃是農事日精民食日高之言益信矣

以下論民業日進其效見於熟貨者

民之生業果進熟貨之價莫不趨廉此其故不難知也手足巧習機械益精其分功部署之法亦日善用力寡而成功多不如是則無所謂進矣雖此時功庸之率莫不增多而二者相較常大有餘此熟貨之所以賤也有一二事焉以其坏樸之材日貴則民業雖進亦有不見廉者如梓匠之事是已若其材所貴者微則其價亦日落本積以逗熟貨之降賤者莫著於下金之成物時表之內機昔之以二十鎊售者乃今

不過二十先令矣是所減者二十倍也他若刀劍若鐘錶凡精明犂與夫非勤二部之所出莫不如此特未若時表之多耳是二部之所產令歐州他國爲之雖再倍其値所不能也此他國工所自晉者盡其物分功之術機械之精若不可加故能成物之廉如此

罽毳之業價減亦微三十年來呢貨日精其價亦比例而貴或謂山川西班牙羊毛其約克沙所織用本國羊毛則其價見減此皆未爲定論第其價所不見廉者百年之中織罽之功進者甚少所用機器亦不逾前然終有少進其價亦稍減也若取其運者與今較之則織事之精粗呢價之廉奢皆大可見矣一千四百八十七年當英王顯理第七之四載令曰凡國中所售呢無論上上亦綵抑他經法其零售價每碼不得過十六先令運者依所售碼數碼剛四十先令由是知所稱每碼十六先令抵今幣之二十四先令者爲當時常價而市中之價過此者有之今上上呢價不過碼二十一先令是即品色相等呢價所減已多況古佳呢不及今之中品而以眞値論

則其時之十六先令爲麥二括打有半以今平價每括打二十八先令言是麥三鎊六先令六便士也是則古今呢價之差古三鎊有餘者今則一鎊其所減三倍不啻矣

熟貨市價代減粗者已甚精者尤多一千四百六十三年當英王義都活第四之四十三載令曰凡田傭若僮僕若郊鄙之工其所衣呢價每碼不得過二先令此令幣四先令也今約克沙成衣價如此者固是佳品非當日田傭賤工之所能望且二先令古爲麥二布歇落有半在今値八先令九便士然則當日每碼之呢小民所以爲易者猶今之八先令九便士可謂奇貴而當時制令如此則非不常之事可知又同時令云小民不得服絨韈其價乃十四便士於今幣爲二十八便士以麥課之則抵今五先令三便士使今日小民有以此數買一雙韈者人將云何吾聞義都活第四時歐洲少知織韈者其所用者以布若罽縫合爲之此絨韈之所以貴也英人用織韈自額理查白君王后始聞乃西班牙使者之所獻也觀前事知細貨之價所降賤

者尤多矣

案額理后始以絲縷自織機非始服織機也斯密所云少誤

織造之業無間精粗皆古遜今遠蓋二百年來織造之業機器之用有大進者三而小者不計矣其三維何一曰紡機二曰經緯之機三曰碾機其在紡機者則改紡輪爲排鑿之架已事半而功倍矣益以織機之用持耑引緒經緯理極化織事之至繁者爲極簡又前者已成匹段必入水壓踏而後堅緻需力多而歷時久自碾機出而功省布密蓋十六稘已前英倫暨歐洲北部諸邦水碓風輪罕知其用知者獨羅馬舊邦之義大里耳製造之業古窳今良在此古貴今廉亦在此其成物也勞費既滋其登市也索賴自奢不易之理也當日英倫工業與今淺化不進之國正同一切粗确之熟貨大抵家而爲之無廚肆大廠之事且脩之於農牧之隙難收成貨之利不必祇爲專業以資生也故其勢能廉至於精細之功則固古英所無有必富厚鄰國如伏蘭德者而後脩之彼則資生專業其勢不得甚廉且由外而入則有盜關之稅

雖其時護商之法未行而國中長者費兕居養甚豫遠方異物欲其輻湊未必為重征使之甚足而征而價增則所不免者也由是知製造之貨其價精者降多粗者降少蓋粗者由廉降廉所以見少而精者本貴之賤所以見多也

業此與今英情境固大不侔今英一切熟貨無不降而日廉機器之用仟佰於昔分功之細密廣遠幾於不可追求且舟車大通懋遷有無徧諸大地則資財坏樸亦無由貴故製造之事方雖增長雖已數倍往日而物之廉賤自如此其為功豈僅計學一端而已若測算若格物諸學皆實為之培庚有言民智即為權力豈不信哉

以下通結本篇論租

此篇本釋租之言而益以二金消長之所勞逸物產貴賤之所類推遂使文辭冗長然尙有未盡者則謂民至合群成國其中一切進化利民之事凡可使地產日增民生日裕者無一焉非有田土者之大利其為利也或徑而得之或紆而後見要皆使租

稅之日多，地主馭功致物之權日重而已。自其收利之徑者而言之，則為之而租增利饒者，莫捷於田野之治闢。田野治闢，所穫加多，所分之租比例而進。此最易見者也。且此產真值增多者，田野治闢之第一效也。而地產值增，則田野亦與以愈闢。故始也地產值增為田野治闢之果，而繼也地產值增轉為田野治闢之因。夫二事相為因果，如牧事以牛羊價昂而地租遂長，且其所長常不止於價昂之比例，即此理也。夫田治彼地主之分租既多，而產貴則所分之真值又長，是地主之利再進也。且利之因價昂而進者，其產之固無俟加勞費也。故發貯之農人、勞力之佃者，受其常贏常庸而已。足則農佃得其少分，而田主享其大分，又何疑焉。

更自其紆而見者言之，物產既充，國中之熟貨必賤，蓋分功繁、民增巧習而為之者疾故也。夫云熟貨賤者，與云地主易富日充，田租加多，異而無以異也。分於田者為一身一家之奉而有餘，則出之以與國人為易。其所易者十八九皆熟貨也。而熟貨

又適應如此。則地主之利又進。而生事必需之餘盈。凡適意娛情華炫玩好之事。稍因起矣。且積貯豐備。生之者衆。故其國無游民。無游民則緣畝者多。積貯充則食功者衆。物產滋而民獲其依。則租稅雖深不病。故曰無所往而非有土者之大利也。反是而觀。則田野荒者。必生貨日以賤。熟貨日以昂。積貯蕩然。而民生皆窮。其爲有土之大害。豈待言哉。是故善國租重而民樂。能國租輕而民煩。

案斯密氏此論。與前者言地產之宜貴不宜賤。皆理財精語。學者所不可不知。原富一書。其有功生民。開悟來學。大抵此等處耳。

又案生財之術。益巧益疾。如講田法。用機器。善分功之爲。因通國之公利。使生齒之繁不過。則力作小民獲益最廣。所患者民愚。愚則昏嫁愈以無節。故民智未開之日。生業之進。終不敵其生齒之蕃。雖有善政良規。於國計不過暫舒而終蹙。此則雖有聖者。所無如何者矣。

今者綜而論之。則一國之內。地利之所歲出。民力之所歲登。無論以土物言。抑以所

常之泉幣言自然之勢實區三塗曰有地之租曰勞力之庸曰發貯者之贏息三者民之所歲入所賴以養生命綿家室長子孫者也然而國之財賄物力固於三塗焉取之而三塗之利害與通國之休戚則有合有離是又不可不區以別之也夫地主之利害與通國之休戚相爲關通已概見於前論焉利而地主不利國害而地主不害者未之有也當國家有所廢興群喙紛延各自爲政用有地者之說常多是而少非何則人意多出於自營此之自營適與公利相合故也所慮者學識之不明更事之太淺則亦有時焉不可用矣蓋三塗之衆此最逸居心手不勞以租自贍往往沓以疾苦而不知間以爲細而莫辨庸豐底瘛無所用心則與論一政之施窮源竟委所收效於事後者云何斯無望已其挾利勢以陵人自是而愎諫則又一事也

若夫勞而後食之民其利害之與一國相關者殆與前常無以異大抵庸率最優莫若進治向富之國中立不進所得將微故國勢進盛之秋大利固歸於產主及其衰退其家削尤酷者又莫若勞民也顧其人智識甚淺雖與計事與地主所因雖異其

效則同。所謂與群休戚之理。傭者末由知也。終身勤勤。固無有考道問學之一時。且山其地勢以成心習。即使慧黠過人。爲其役役。亦難使操國論而執事權也。是故群有大議。小民之所呼籲者。世常弁髦置之。其有時挾衆喧歷。則往往爲狡者之所指嗾。而其所持之說。甚且與其衆之私利相逕庭也。夫亦可閔也已。

其三則有發貯逐利之家。貿傭鳩功之主。自無母財。則贏利不生。故其業爲有國者所不可廢。操奇計贏。心計獨精。而勞力執事之夫。待其餼養指揮。而後有收利生財之效。獨是贏息之進。與租庸殊。租庸。國休俱休。國戚亦戚者也。贏息之利。與國相反。民貧而後子錢加。國彌富則息率彌微。國治衰退。民生困窮。息率彌大。至其極高。其國與群。殆將亡而散矣。故彼與群相待之際。異於前者之二民也。工魁駔賈。役財最多。以其殷實。常爲一國之所重。且計慮精審。爲田主工傭所不及。持說巧密。信從者多。然其意之所主。常以其業之利害爲先。而一群之甘苦爲後。則難用也。譬如今之大賈。常謂國宜廣銷場。而狹市競。而後國富乃蕃。不知云廣銷場。固邑野二業之大

利而狹市競則壟斷辜權者興物價日騰貨物產者將失廉而得貴而小民之生計日艱此與無名之賦又何殊焉於彼誠利矣而於群何益乎故商政之議而出於商不可不諦聽而深察之也彼非樂於害群也一家之私利與一群之公利相違則遂一已之利資於群不能無損及其已甚願利否耳雖罔民病國何憚焉

案斯密謂役財者之利害常與國群之利害相反言稍過當矣其謂叔季末流子錢日鉅夫豈不然然此特保險費多非真贏也至於敝極之時則強梗詐偽侵欺蠭起彼役財者尚有利乎故亂國之厚息不若治國之薄贏政謂此耳總之生財之術多門而民富必基於政美使刑罰不中法令冒黷則倉庾筐篋中物廪廪乎且不可恃況乎所仰望而未收者耶必謂貧國退治而後子錢日大者亦非篤言進境之國地廣物帑可興之利未艾當此之時民求母財之用最殷以其道利之多故子錢之酬亦厚此政贏息最大時也斯密前者釋贏之篇所舉北美墾地事政如此豈忘之耶吾意斯密之爲此言意中必有所指然議院之過聽遂不覺其

詞之失中計學所明之理宜為千世立程不得以一時之用心使其理失實而有漏也中國此時貣貸子錢亦重此半坐民不相任半坐立事方多使繼今以往鐵路宏開遺利歲出子錢之率勢必大增使不大增必由二故中國自立銀號章程詳善民出濟財無所疑慮一也股實之民儲財外國銀號經其擔保出借亦可無憂二也由前則中國之利由後則中國之損主國計者其審諸

又案釋租為全書最繁重之篇其中雖不乏精湛之言而於田租源委性情願均未盡其論金銀二貨之消長物產三類之蕃滋與租涉者蓋寡此在後之作者方將特起篇目未必贅之釋租之中也故後賢揚搉此書僉謂此篇最為斯密氏綆短汲深之處其言未盡過也格物窮理之事必道通為一而後有以包括群言故雖支渠扶疏派流糾繚而循條討本則未有不歸於一極者斯密氏之言租也不特不見其所謂道通為一者且多隨事立例數段之後或前後違反而不復知如篇首謂地有主人租名乃起矣是其多寡厚薄之數純出於田主之所為乃入後

又言租以地產豐嗇農力高下為差如是則多寡厚薄之數又若非田主所能為突於一業則云租者物價之一分租長則價加租因而價果也於他業又謂租之能進由價之昂租果而價因也即其所物產之有租無租其說亦非至確無他理未見極則無以羣衆說以歸於一宗即有奧旨名言閒見錯出而單詞碎義因未足以融會貫通也後此言計之家思所以補闕拾遺為之標二義焉而求其極其一曰知物所以究租之為物所與他利不同者為何其一曰求故所以討租之厚薄升降起於何因其說於此多所發明而英之計學家則理嘉圖與其弟子穆勒父子為職志雖德美諸家於理嘉圖租例尙多掊擊而當世碩師如倭克爾馬夏律諸公為之論定折衷而後知其例之必不可廢今以其例之所關宏鉅乃取穆勒雅各釋租之說譯附是篇以俟學者之攬擇並以覘學問之事講而益精彼前賢常畏後生也

附穆勒雅各釋租

田腴瘠不同自山田埆确沙田壤疏澤田斥鹵之幾於無所收等而上之黃壤黑墳上腴之壤性品之殊有不可以猝數者其產穀也雖在同田其多寡殊其難易判焉譬如有田始收十石繼而倍之再進而三之其最初之十石易也其進求之十石難其更進之十石愈難每進之所收其勞費必深於前者故例曰屢田增收後收之費深於前費

圜之始闢土之始耕所斥母財收利相埒洎夫腴田盡耕母充其量後有繼者事乃異前故闢土出穀之多其量皆有所域過限求進勞費加前故田功用本之情可區爲二一曰大還一曰小還大還利厚小還利薄

小還之由致之者二或母施於新田其土之腴次於已墾或施之舊壤其用母已充二者用母同而利皆趨薄故曰小還民之斥財而求利也則以新舊之難易勞逸爲歸假如施之舊耕僅添八石別耕次腴可致九石彼必舍舊謀新無疑義也

案此篇所論田品當兼腴瘠僂左而言其義始備

今設磽地之腴瘠。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諸等。而同田先後所施之母降。而收利遞減者。命之爲初度次度三四等度。自其初而溯之。當一群之始合。一國之肇興也。凡無有能生之田。勢必莫之爲墾。降而有墾者矣。而田餘於民。所耕者皆上上。未耕者無所出。有欲耕之者。皆可佔其地而名爲己田。當此之時。田固無租。雖已經焚闢斬刈之田。與夫萊汙荒穢者有異。民耕前田。於已作治者。每有所納。然其納者固非租也。租者緣地而後有。此之所納。緣人之勞費而後有。則等諸用人之力而予之以庸。用人之財而予之以息。是固庸也。息也。而非租也。故曰當此之時。田固無租。

群合而孳乳寖多。民食之所耗日廣。上上之田。轉瞬盡闢。若求足食。不能不進耕上中。抑其次度母財而益耕。務治之上上者。之二事起。乃入小逕。

當降耕上中時。假有人焉。具若干母財以治此田。其歲收僅及八石。而治上上者例得十石。則彼或求治上上。祛二石以易用地之權。抑姑治上中。收八石而無所

費二者之事於其母者爲利正同但設爲其前耕有主之田率什二以償主者則
租之名物於此甚矣

更假有人焉以謂其母而降耕上中不若以此爲次度母財而仍耕上上之爲便
顧其受母之量已充大還之限已至故初度之母收十石者次度同母僅收八石
此其事效與前乃同蓋自上上諸田受母之量既充大還之限已極十石之贏必
無從得則其母治田之家勢必以八石者爲贏利之通率以八石爲通率則主上
上者固可與其母治田者爲約而得其浮於八石者以爲租故曰其與前同也

循是爲推則知租之所增以治田遞用之母財收利之降減爲比例矣設究其說
他日戶口愈蕃民食愈亟上上上中都已墾盡不得已而降耕上下其所收僅及
六石如此則上中之壤必與升科爲率二石其上上諸租同時必進二而爲四矣
假其即舊加母以求多收則爲第三度母其效亦與別地降耕者同上中之主得
二上上之主得四然則租之物情大可見矣民之役財以治田也或用之異所而

有肥磽之殊。或用之同壤而有先後之異。其計毋課還。昔有大小。時至利分。其最小者則爲役財之家贏利之通率。彼非不欲多也。人競於求利。欲增益毫末而勢不能也。過通率而有餘。則皆主其地者之所獲。是故租者可一言而界其說也。治田之租。大小還之較云爾。

即前之三租而明之。國田迤耕上下之時。則出八石之上中。其租爲二石。出十石之上上。其租爲四石。使不別地爲耕而毋財悉施於上上。則以初度之收十石。次度之收八石。以與三度之六石爲較。則初度之羸四。次度之羸二。合而征之得六石也。

租之爲例。其賅簡如此。而爲用則至閎。顧彼持論之家。尚以是爲不足者。則以謂田至各有主名之世。無不租而耕者。雖蘇格蘭極磽山田。治之者必有所納。厚薄雖異。爲租則同。前說謂最下之田無租。無乃有未盡歟。

一例之立。雖者瑕生。而察其難端。有爲本例所深病者。有與本例實無損者。苟其

無損則難者之蔽恆由二一因於理未精不悟已之所持無關立例之宏旨抑守舊不化過有新理樂攻擊而事吹求今如前難所云蘇境山田未嘗無租固也而不謂千頃之田歲納五鎊析而著之每頃之租不過一便士之數而每頃耕播之資不下十鎊則較多課少其與於無租者幾何固知此之區區立例者雖心知其然不暇計矣

矧夫難者之言固非實耶難者徒知蘇格蘭事耳不知字內他邦不耕無租之田所在多有使見亞拉伯之境自流沙不毛至於沃野上腴名品差殊不可眡列有地能生矣而稼不償勞則永無墾者有地墾矣而歲收微薄養傭之外羌無餘糧則雖耕而不租者也

圖於員輿之上其疆域稍廣者皆有耕而不租之田耕而不租者其地之所出僅足以敷勤動者之食而不能餘也必升其租其田立廢吾英境內亦有此田山石犖确磽薄蒼蘚而外無或能生蘇格蘭嶽山之脈無不納租固也而不知雖至劣

薄之山田其中皆雜有坡陝之澗谿佃者勁受數百頃於其間乃計頃而納至薄之賦取盈補絀逭其有無苟執此而云石田有租不大謬耶